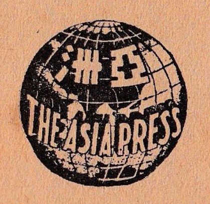
潮汕淪陷三年

蔡慕華著

亞洲出版社出版

潮汕淪陷三年

蔡慕華著



亞洲出版社



本書介紹

本書作者蔡慕華，廣東汕頭人，向服務于汕頭文化界。共軍陷潮汕後，作者改營商業，繼續留居，因對三年來中共在潮汕之一切措施，與乎挑撥「階級仇恨」，「鬥爭清算」，殺害人民之殘酷手法，莫不瞭如指掌，洞若觀火。民國四十一年汕共整肅文化界，作者亦被列入黑名單內，幸事前得訊，臨時冒險出走，繞道閩南，輾轉三月，始脫險抵港。本書所述潮汕淪陷經過，及粵閩邊區人民武裝反共實況，其中包括千百知名人士之悲壯遭遇，均作者三年來所耳聞目覩之事實，多屬信確可靠。謹以此書獻諸海外讀者作爲客觀的參攷資料。

亞洲出版社——編者識

序

潮汕被淹沒在瘋狂的紅潮中，整整地，三年又六個月了，現在雖然又是明媚的春天，然而在這黯淡而悠長的歲月中，僑鄉的人民，遭遇了什麼浩刧？他們現在與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這是僑居海外的三百萬潮汕華僑所急切要知道的，亦是一千二百餘萬海外華僑急待明瞭的吧。

三年餘以來，潮汕善良的僑眷，在中共殖害下，用血和淚所描寫出的慘痛事蹟，說明了美好的僑鄉，正如大陸上任何地區一樣，中共施行極權政策，殘殺與恐怖的統治，從「鎮壓反革命」的「清覇」、「肅特」、「土改運動」的「清退餘糧」，以及「三反」、「五反」，和不斷的捐、獻、勒……等數不清的殺人吮血的花樣，眞是變化萬端，層出不窮。不論農村或城市，正普遍地氾濫，貧窮、困苦、支離、破碎的洪流，構成了悲慘、荒凉的景況。整個社會組織被破壞了；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的歷史傳統和固有美德被摧毀了。在不斷地殖害下，今日潮汕人民，對中共的「工農當家」、「翻身」、「人民民主專政」……等無恥謊言，再也不會上當了。相反地，他們對中共的猙獰面目，已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今天我們從大陸淪陷三年多的種種事蹟看來，已經可以透澈明白中共本來面目與豺狼心腸了。這些年來，從狹小的潮汕地區到廣大的中國大陸，正在施行着史無前例滅絕人性的暴政，那些統治者驅趕着四億五千萬人民在「一面倒」的政策下，受蘇俄主子的奴役、蹂躪。我想海外僑胞，一定會懷疑着他們的親眷、父母、兄弟、妻兒、戚友有何罪慘受磨折？田園、廬舍、祖宗墳墓又爲何要受毀壞與挖掘蕩然無存？他們亦許更痛惜錦繡河山之淪爲鬼域吧。因此，我更應該就我的耳聞目覩所及，實實在在地報導出來，讓自由世界作一個公平的判斷了。

在這本書裏，我謹以愛好自由，追求民主爲出發點，拿出我的良心來作正確的報導，並不誇大渲染。把鐵幕內血斑斑的事蹟，呈獻於海外僑胞的跟前。但我仍應作歉意的聲明，因爲環境條件的限制，我所報導的事件，只是千千萬萬數不清血漬中的一點一滴而已。

親愛的讀者們，在今天，明顯的事實已不能被否認了，就算流光飛也似的消逝了，然而它抑不會沖淡那存留和烙印在人民內心底仇恨與血債的。雖然在極權統治者的恐怖、殘殺的高壓力下，他（她）們也正用沉着憤怒的心情，期待着未來眞正的天亮和解放！

我帶着虔誠底心，希望讀者們，運用眞理正義的良知，來批判今日中共在潮汕以至整個大陸上所施行的暴政，增加投向自由、民主政治的決心，共同負起推倒中共統治重建僑鄉——潮汕——以至整個舊山河底責任！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仲夏慕華於香港

潮汕淪陷三年目錄

第一章　潮汕陷共經過

徐蚌會戰一役，是大陸悲慘命運的開始，在國軍精銳被殲滅後，强弱懸殊的形勢造成了國家瀕於潰決的危局。三十八年四月，中共挾雷霆萬鈞的優勢兵力，渡過長江天塹的江陰，京、滬、杭相繼棄守，國民政府雖遷都廣州，但在中共急攻下，殘山賸水的偏安局勢，終亦無法保持，國家民族便這樣的淪入赤色魔掌，使四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的深淵之中！

潮汕位於韓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地帶，當方天，胡璉等兵團由贛省南撤，與梅區亦予自動放棄以後，在三十八年農曆中秋，一輪明月雖然依舊照耀人間，然而由山區向城市施行攻擊的土共槍炮聲，却代替人民賞月的鞭炮聲了。那時潮汕已處於風聲鶴唳的情況中，同時共諜大量滲入城市機關，學校散佈謠言，擾亂人心，潮汕此時已臨於暴風雨的前夕了。

由湘，贛等省南撤的國軍雲集潮汕平原，數逾十餘萬人，精銳的交警第四旅，則沿閩南公路撤經潮汕，先後趁輪赴台，留下方天担任左翼地區總指揮職，方鑑潮汕政治腐敗，賭場公開擺設，卽下令禁賭，和粵東王喻英奇發生了大大的磨擦，方權大兵衆，終把喻英奇的閩粵贛邊區剿

匪總指揮部撤銷，降喩爲粤東勦總，廣州吃緊，余漢謀把喩部調赴粤北，便結束二年來喩在潮汕搖撼不動的地位。另一方面，自三十七年即在東江搞特務的中共要員方方，透過投共的前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陳卓凡關係，向潮汕地方實力派展開活動，準備機會成熟時響應共軍。首先被陳收買的便是澄海縣自衛總隊。總隊長陳漢英，替陳漢英方面牽線有曾任黃崗區長，潮汕前進指揮所參謀組長莊昇彥，和陳漢英的胞侄陳萬盛。據說喩英奇在第五區淸剿指揮任內，曾據情報，告發兩陳的勾結經過，擬拘捕究辦，惟經陳漢英的上司洪之政再三保証，喩始不疑。那時候第五淸剿區有兩枝得力的地方部隊，一爲反正的王國權部，一爲洪之政部，喩向倚之爲左右手，洪旣担保，喩自然予以信任。不過洪之政過去太信任陳漢英，他絕對不相信一個二十餘年來共患難，共甘苦，以綠林起家的心腹助手會有一天向他倒戈的！

在國軍於大陸全面撤退的前夕，潮汕正有千千百百的失意政客，過氣軍人，千方百計想向中共獻媚，拿着民主人士的幌子，四出招謠，以致影响着地方團隊的士氣。故在陳漢英宣佈投共後，許多平素和土共作戰，而又有不共載天之仇的忠貞團隊，這時也動搖了。再加以國軍的自動撤退，陳漢英的「陣前起義」，與及無恥失意政客的附和，就這樣地輕輕讓土共闖粤邊區縱隊劉永生的，人數只有四千，配備惡劣的流寇，兵不血刄踏進來這僑鄉的潮汕了！

第一節　戲劇化的「陣前起義」

陳漢英叛變的經過是這樣的；當雙十節後，廣州，厦門相繼棄守，此時正是胡璉兵團屯紮潮汕，積極搶救青年，準備撤退的時候。土共劉永生的政治部副主任吳南生及黨書記李平，三支副司令員馬毅友啣中共命令詣樟林謁見陳漢英。那時各縣地方團隊已奉廣州綏靖公署命令改編爲挺進第一縱隊，交第八行政區督察專員洪之政指揮，陳則兼東地區指揮所主任，握澄海全縣自衛武力。中共潮梅行政委員會主任林美南，要陳漢英準備襲擊撤退國軍，扣留洪之政，並允將來將潮汕地方團隊改爲「潮汕義勇軍」。臨時並由四支許傑部暫頒給臂圈以資識別，歸陳指揮，接受劉永生調遣，陳終因兵力有限。未敢向撤退之胡璉兵團阻擊，僅利用莊昇彥，沈時團，黃莫邪，黃哲明等人向洪之政說服，請洪交出兵權退休。陳當即會同副司令黃莫邪，代汕頭市長王哲夫，代潮安縣長黃哲明，代澄海縣長黃本英，及洪部五個團團長發出宣言，宣布「起義」，迎接共軍入城。陳本人則率部遵令撤至樟東，隆都，黃錢一帶，聽候新主子的命令。於是揭陽，潮安，汕頭，澄海，便一槍不响地升起了「汚腥旗」。這種戲劇性的陷落，和國軍開進日軍所盤據六年的潮汕，辦理接收的情形，如出一轍。不勝今昔之嘆！那時潮汕人民對於自己未來的命運，在中共欺騙下正懷着一個美麗的遠景呢。

第二節　劉永生接收潮汕

當潮汕瀕於「解放」邊緣的時候；外圍地區已被土共「閩粵邊區縱隊」劉永生部逐步包圍，由台灣新開到的十一師劉鼎漢部，僅佈防於韓江下游三角州平原地帶的潮安，汕頭，澄海各縣。這一師人並沒有協助喻英奇掃蕩日見猖獗之土共張希非，馬毅友，許傑等部。惠來縣城於是年六月卽告失陷，中共派饒平縣人共幹詹澤平任「縣長」，普寧縣九月中旬亦繼惠來之後陷落，由該縣人共幹陳煥新充任「縣長」。九月杪饒平縣爲許傑由鳳凰山方面進侵縣城，兼縣長洪之政部苦戰絕援退出，損失兩個中隊，終將縣治遷移到下饒錢東區，自浮山至上饒各區，皆爲土共所有，並派共幹揭陽人陳君覇任「縣長」。

在這種日趨混亂的局面中，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第八區保安司令洪之政所屬部隊暨各縣地方團隊改編爲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由洪兼總指揮，黃莫邪，陳漢英分任副指揮官。並將各縣地方之自衞隊及保警隊改編爲六個團，計第一團由潮安團隊及洪部直屬部隊組成，由黃莫邪兼團長。第二團由饒平地方團隊及一部直屬團隊組成，由吳超駿兼團長。第三團由潮安各區警察及揭陽撤出保警陳志部組成，由黃哲明任團長。第四團由澄海縣自衞總隊及東地區指揮所直屬團隊組成，由陳漢英兼團長。第五團係豐順縣撤出地方團隊組成，由吳柏蒼兼團長。第六團係汕

頭保警團組成，由王少亮任團長。胡璉兵團在汕頭撤防時，第六團隨國軍撤往金門。此外另成立兩個警衞營，計第一營李銘康，係由南澳開回的一個中隊，與蘇南突擊隊，蘇南警察所員警組成。第二營吳思義，係洪部直屬部隊，擬在共軍進攻時，背城借一，並轉進山區游擊。惟副總指揮兼第四團陳漢英，旣已秘密向中共靠攏，準備譁變。迨洪氏爲陳所刧持，由第八區專員公署臨時委派代理汕頭市長之王哲夫，潮安縣長黃哲明，澄海縣長黃本英，在共軍閃電開進潮汕後，均「遵令」於二十三日辦理移交，各縣市首長，由中共「潮梅人民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美南派共幹充任。潮安縣長一缺，由劉永生部第四支隊政治部主任李習柏充任，澄海縣長一缺，由中共武工大隊長余錫渠充任，當時汕頭市政府尙未成立，由林美南自兼「軍管會」主任。至接收各行政部門的工作分配，計方東平爲行政接管部長，鄒瑜爲公安接管部長，徐揚爲交通接管部長，江寧靜爲衞生接管部長，余昌輝爲建設接管部長，置汕頭於軍管狀態。

第七區行政專署所在地的潮陽縣城，因胡璉兵團旣撤，專員陳丹青，亦於二十三日由達濠撤往南澳。潮、普、惠一部地方團隊，則分別撤入南山及龜齡島，中共委潮陽縣赤寮鄉人吳揚（卽吳成映）爲縣長，方維新爲副縣長，鄭希爲軍管會主任。豐順於十月十五日告陷，共方卽委湯坑人邱豐爲縣長。揭陽於十九日地方團隊撤出後，陷入眞空狀態；共軍於二十一日開進，卽委楊世瑞（楊揚）爲縣長。於是潮汕的八縣一市，二十五日以後，卽完全爲土共所佔據。惟洪之政心腹舊部，如吳超駿，李銘康，吳思義，林孔昭，都非眞心甘願附敵，在洪之政秘密策劃下，伺機反

正。

進據潮汕各縣，僅閩粵邊縱隊劉永生的四千餘配備窳劣的土共而已，後來劉部臨時擴編四個支隊，用以掩護軍政各部接收各縣，計一支謝育材部開進豐順，揭陽，二支張希非開進惠來，普寧，潮陽，三支魏漢新（前保警十二團長，附匪後編入劉部，實際大權操副司令員馬毅友手中），接收汕頭，菴埠，澄海，四支許傑部則開入潮安及饒平，

中共接收各縣軍財經，行政各部門，因人手缺乏，經驗不足，因此標出毛澤東的「三大主張」，「八項諾言」來欺騙不及隨軍撤出之公教人員，利用他們協助接收，收拾殘局，揚言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不住民居，以安人心。在行政接收完竣以後，進一步追繳民槍，解除人民自衛武力，藉以施行暴政時人民無法反抗，從此勒榨，迫害殘殺手法，逐漸加深，完全暴露出本來的猙獰面目，演成潮汕同胞死難逾二十萬人，史無前例的慘況！

第二章　和淚說暴政

以屠殺爲改進社會，把仇恨鬥爭，認爲「革命」手段的中共政權，於接收潮汕初期，卽向人民許下不兌現的支票。但在三十九年春渡海攻陷南澳，解決了心腹大患的吳超駿部，又解散了龔攏的陳漢英部，潮汕的殘存地方部隊已完全放下武器，再沒有武力可以反抗他們了，猙獰的面目終於暴露出來，那搾壓財富，屠殺人民，逼害僑眷種種慘絕人寰的慘劇便一幕幕的排演出來了。

中共殺人的手段，時時巧立名目，按照預定的時間表演出，三個多年頭中，像滔滔不絕的洶湧波浪，把潮汕善良的人民，捲入狂濤中！

現就三年多中共政權在潮汕迫害人民的手段名目，工具，時間及經過情形分別紀錄如左：

第一節　「鎮壓運動」

「鎮壓運動」亦卽共幹所謂「拔蔣根」運動；目的在殺絕曾在國府統治時代的公教黨團人員

及在地方具有潛伏勢力的縉紳，它是一種漫無止境的屠殺手段，他們大聲疾呼「不革命，便是反革命」，是殺無赦的。根本是根絕非共人民的一種最殘酷的殺戮手段。當劉永生部接收潮汕後，中共的正規軍四野十五兵團四十四軍方强部延至十二月杪始由東江趕到，接着便瘋狂的展開「鎮壓運動」，在毛澤東還沒有簽署公佈「懲治反革命條例」前，潮汕各縣已奉令全面逮捕人民的新行動了。

從三十九年夏至臘底，逮捕人民的對象，是以曾在國府統治下担任情報軍事及公敎人員與靠攏份子。四十年春初，潮汕各縣全面逮捕的範圍，擴展至曾任保、甲長、警察、地方團隊、鄉公所丁，亦列於黑名單中，在一週間，八縣一市被捕人數達五萬餘人，各縣「人民監獄」及鄉政府臨時拘留所，擠擁不堪，爲了減少人滿之患，大部份犯人在黑夜間被秘密集體處決，或載往海外投諸清流。這恐怖的氣氛瀰漫着一向和平安定的潮汕社會，任何荒陬角落，皆不能免。

對「反動份子」的殺害

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方面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到達潮汕後，各縣共幹卽擴大構造殺人的罪名。被指爲「地主」、「惡霸」、「反動勢力」、「國特」的，均在屠殺之列，又推翻了判決的案件，凡在四十年十二月以前經「人民法庭」或縣區「人民政府」判處無期徒刑或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一律處以死刑，曾在國民政府憲警機關及保密機關工作人員，經中共逮捕，或自

己「坦白身份」，向中共登記自首，則以「國特」罪或僞裝前進罪，仍處死刑。其他凡參加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黨，民社黨等黨團組織，留在大陸，未能逃脫者一經拘獲；卽以黨團名義處決，凡有宗教、神教信仰，慈善救濟會社中的領導，有號召力的，則以組織「聖母軍」邪教密謀「反動」罪，或「善棍」與「人民爲敵」罪名槍決，潮汕許多歷史悠久，辦理救濟，施糧，施藥著有勞績於當地的善團善社，如汕頭市的存心、誠敬、養蓮、延壽，澄海的存德，明德等善社的董事，或主持人，多被以「善棍」罪處決或放逐失踪。鄉村間的人民所特有的「館頭」（類似青紅幫之黑社會組織）組織，則以「魚肉鄉民」、「土霸」罪處決。潮汕在「鎮壓運動」展開後，「批准處決人犯不僅是「縣人民政府」、「軍事機關」、「公安局」、或「司法機關」，各級黨政人員，區鄉農會均有執行判決殺人的權力。這個漫無止境的「鎮壓運動」是賡續屠殺人民永遠有效的「運動」，直到現在，在這支血腥的屠刀下死於非命的人民，約達十八萬人。

茲將在「鎮壓運動」中潮汕各縣市被非法殺害的知名人士共四百九十七人，列舉如後：

陳松發，潮安縣人，爲前汕頭同濟中學校校長陳松年之胞弟，中共指陳奉其兄命在潮安、澄海等地組織游擊隊，接受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毛森麾下潮汕軍分區陳克華之指揮，在潮汕密謀顚覆中共政權之行動，並組織潮星話劇社，吸收青年男女學生圖謀不軌。陳被共軍汕頭澄海兩地公安局破獲時，同時被捕的尙有第二支隊長唐亦文，直屬情報組長陳友謙，獨立第二大隊長王應河

，大隊附謝鵬程，陳世仁等共四十六人，均被共軍殺害，潮星話劇社男女青年七十餘人，先後被捕均被秘密謀害，這是潮汕「解放」後最先被開刀的一羣青年。

林賢琬：澄海蘇北區南沙鄉人，爲已故巨紳林仔肩之姪國軍第四名將軍林賢察中將之介弟，被蘇北區長陳勝豪加以「惡霸」名義在鄉公審，將林逼穿紙衣，戴紙帽，畫鬼臉，用芒花裝狗尾，百般凌辱，林悲憤塡胸當場吐血昏倒，結果判禁五年徒刑。至民國四十年改判死刑，假說是接受人民請求，其弟林賢彪，曾在李揚敬任東區綏靖委員時所辦潮安農林講習所畢業，在鄉自辦農塲，目睹乃兄被辱慘狀，竟自縊而死。

方振達，普寧縣人，普寧淪陷時，任該縣警察局長，率各區警察撤至潮陽，依第七區專員陳丹青，受改編爲廣東省保安司令部第七縱隊第二支隊副司令兼第四總隊長，在南山一帶打游擊，中共「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方方，曾以同鄉之誼，勸其投降被拒，潮汕陷共後，方率部撤至三門闢繼續反共，四十年春爲中共兩廣縱隊曾生部渡海攻陷被擄，解回原籍公審處決。

方式韜，惠來縣靖海區人。吳欣豐，惠來神泉區人，均被中共煽動農民鬥爭，以「土霸」兼「地主」被處決。

楊聘三，普寧縣人，向旅居汕市，歷任汕頭市商會委員、茶業、烟業各公會顧問，被中共普寧縣長陳揚派隊詣汕拘捕，指爲「土霸」兼「不法地主」，由人民法院判處死刑。

吳文獻，揭陽縣人，歷任揭陽，潮安等縣縣長，第一集團軍少將參謀，抗戰時歷任廣東軍管

區參謀長，瓊崖師管區司令，洛陽警備司令，緬甸遠征軍參謀長，於勝利後解職歸農，在汕頭招商橫路置一別墅僦居，研經讀易，深居簡出，故潮汕淪陷後未他往，四十年六月突被解潮安公審處決。

李照儂：（卽李鑑淵），澄海縣蘇南區竹林村人，在陳烱明治粵時曾三度出長潮陽縣長，著有政聲，自國民革命軍奠都南京後，卽息影家園，在原籍村郊築一別墅，題曰息園，背山面水，蒔花栽木，作暮年息養之所，除兼任汕樟公路行車公司董事長外，不聞政治，垂二十年，李有女名蘭芳，肄業於澄海縣立中學高中二年級，三十八年隨同學赴饒平鳳凰山參軍，來縣接收，榮任文教科長，返鄉清算乃父，李被驅在一破寮棲宿，此年逾八十老人，竟憤而自縊。

潮陽縣之紀明善，林桂放，徐慶平，林石山，詹元，吳宏緒，林勇等均於四十年五月十四日被中共第三區人民政府以「國特」罪狀押赴區屬青林鄉下尾地方處決。

陳家才：澄海縣蘇南區建陽鄉人；被判「惡霸」罪處決。

潮安縣十三組更館館頭，被中共以「惡霸」處決凡一百五十餘人，計有龔英，謝德生，周椿，葉六，張鎮，林烏獅，陳江等。

各縣之被害者尚有：郭賓松，潘黨飛，林德步，周金强，黃達三，陳立夫，李遂揚，林鶴濤，賴石聰，周子隱，林亞乳，周和記，方修村，許佳金，王佑光，蘇楷，林寄虞，林靜軒，蔡孝添，王先登，余潘生，杜之乾，余功粲，李之雄，李長枝，李世慶，李澤龕，朱行澤，李澤英，

李澤榮，李金賜，杜同修，杜國佐，許乃梅，王定卿，張植農，王竹友，王振興，王潤泉，王理昌，王和琬，王和昌，王不論，王來謙，王和青，王蒂，王崇歆，王加明，王振朝，王鶴清，陳雲根，陳世安，林欣敬，林成拱，劉南州，黃銳輝，陳羣英，徐昆，吳介珊，方耀輝，鄭俊岳，方希頴，林慶中，吳士超，吳祖仁，方作霖，余構成，沈式敏，沈時泰，余在珍，林偉侯，林光鏡，姚在通，吳崇鏞，陳大由，陳午樓，陳震三，林沛然，陳少豪，陳鴻飛，陳壽仁，廖作民，黃百舉，陳崇凱，陳陛恭，張其昌，陳訓，李瑞昭，吳松昭，方其南，方一夔，李桐，張岩僊，許莫秋，許漢炎，蔡榕史，陳其維，林雲程，許照寰，陳府鑑，杜周南，陳暖仔，王鼎初，巫佳音，許宛如，林五聿，柯幼芳，莊世趾，李有朝，許柏友，郭詩貴，郭詩文，王炎盛，王睦勝，王睦河，鄭承賢，蔡友白，鄭應烈，鄭二耀，鄭承典，羅小亭，郭豫育，林燦三，林昌裕，林良春，李科謨，李科羽，黃承基，林紹玉，黃經訓，黃彥，黃國耀，黃國光，黃震胄，陳芳鴻，陳邦明，陳維時，黃英焯，黃賢經，黃贊堯，黃卓民，黃維仁，陳遜卿，鄭國華，賴俊臣，陳文宛，洪希孺，鄭應標，王隆珠，湯書英，李貽蓀，黃君任，林文琴，陳劍侯，林集輝，吳月圃，陳章海，徐廷獻，郭川潁，許其江，林美煦，吳長源，鄭力人，林趙璧，柯禮玉，鄭權，林勉，陳玉崑，張志業，曾適如，林惠波，蔡慶蘭，林海珊，吳光陔，胡公俠，方錫衡，黃珍，章聲律，陳維道，鄭伯逸，林煥然，林泰伯，黃秋風，陳歷光，蕭育羣，林輯五，林桂秋，吳伯柔，劉茂章，周裕農，周鶴山，周芝傑，翁寄凡，郭華堂，陳履之，王海珊，黃贊興，黃承基，林倫昂，

黃經訓，張輯，張竹銘，鄭志烈，張振英，吳惠圃，陳有本，林一可，林昌裕，葉展茂，劉擷癰，劉擷芝，連本荃，蔡仁俊，蕭鼎卿，張子澄，王英，鍾國雄，鍾錦英，鍾幹臣，鍾鎭海，鄭德之，賴達聰，陳祖文，紀景原，柳冬菁，沈朝陽，黃鼎銘，梁之光，黃雲巢，張珂揚，鄧國樑，楊亨泰，方廷珍，陳績楷，陳德藩，吳詩琳，陳玉波，謝燕庭，張震漢，陳成行，林先甘，李德萱，倪宏景，徐鼎三，許其賓，林元璧，蕭世鴻，蕭競長，蕭崇禮，蕭建侯，蕭航舟，蕭仲特，陳邦，馬適士，周修眞，張耦如，鄭定威，陳秉瑕，吳三傑，吳秋甫，翁佩蓀，傅協添，鄺守六，吳承欽，丁忠龍，蘇瑞語，陳鈞石，郭川恭，林肯，黃秉奎，蔡欽，吳質彬，林美銘，侯澤略，許典章，石爾鈞，蔡壽吾，許次農，丁子久，伍用光，陳興美，黃蘭，黃耀華，胡佩珊，吳蕊秋，吳鼎芬，許其馥，蔡篤士，鍾振德，方振漢，賴啓華，方龍翔，黃紹芬，陳德儒，翁幼秋，吳長坡，黃傳家，謝幼臣，林堯佐，林運科，林行貽，郭山仰，吳子弼，黃虞聲，陳豈凡，張純深，章文資，洪靜友，許乃敬，吳詩澤，張鎭禧，方向錚，李曉村，黃禮藩，廖世英，陳建勳，陳夢非，陳俊永，方益三，方榮，方東，吳承川，康剛玉，吳忠貴，楊學良，黃繼錦，張紫禧，張世智，黃德輝，楊滄洲，丁貴祿，盧育進，吳芝英，黃美菁，陳德岱，林阿抱，林聯璧，余少登，黃禮國，黃映梅，陳壯飛，蔡少河，陳科銘，黃宏徽，林禮復，藍道立，張永萬，張娘來，林名秀，林安定，陳薔薇，陳詩貞，林文達，林運傑，林廷榮，林一舉，林標錦，林運天，林錫昂，賴書揚，林英方，林香楠，鄭祥星，林阿希，陳建芳，翁昭賢，許耀曾，唐聯芳，林平和，林

振源，范上達，陳桂雲，陳式儀，林公任，鄭展之，鄭太伯，蕭學倫，陳升渠，陳升榜，陳昌五，陳有光，陳寶渠，鄭伯良，郭柳洲，陳達源，陳公偉，鄭煦，鄭魯香，郭益殿，郭成章，周杰，許棣棠，林慎之，鄭子卿，鄭之樸，鄭漢材，郭愼傳，徐圖，林玉珊，許逸羣，黃若愚，黃化傳，黃允中，吳徵，黃平階，黃德彬，劉振心，張學淵，吳伯柔，劉竹船，鄭子農，陳鴻藻，陳連源，陳開乾，蔡奕根，陳子東，李海珠，趙還源，許敦通，許映三，郭山平，張子恭，翁孝忠，林本原，林聞桐，林舜宜，陳友德，林聞瑞，林英萬，湯三順，黃星乙，羅幼亭，林邦燾，郭川茂，劉學勤，劉莊，許旭雲，鄭國凱，王應，陳柳卿，陳興利，羅質儂，傅自雄，鄭月川，鄭力仁，林承發，鄭應標，馬屛園，蔡哲之，吳惠甫，吳明閣，吳璧奎，張振英，吳傑生，林蓮漢，余翊南，謝梅村，紀冠英，紀壽南，紀炳鴻，紀錫祺，郭合先，黃繼昌，黃德智，彭光，黃次農，蔡漢閣，宋亦光，鄒光祖，杜國瑚，陳志渭，鄭映庭，林上珍，袁逸雲。

以上所舉之四百九十七人中，爲中共以「惡覇」、「地主」、「國特」、「反革命」等，莫須有罪名處死者，佔百分之九十。因中共廹害而自殺者佔百分之五，被迫餓死或瘦斃者又佔百分之五。中共之滅絕人性，殘酷暴虐，可概見矣。

靠攏者的收場

潮汕旣陷，許多久經失意的官僚政客和「人盡可夫」的投機份子炫惑于中共甜言蜜語的糖衣宣傳，竟認爲這是獵取功名利祿的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不惜多方鑽營，靦顏事敵，向「主子」們表示前進，以民主人士的姿態出現，協助中共接收地方，檢擧藏匿物資，詆毁政府，獻媚邀功，籍邀中共靑睞。尤以中共尾巴黨之「民革」，「農工黨」，更爲賣力，公開活動，煞有介事。但前後未滿一年，負責人和幹部竟被逮捕，屠殺殆盡，以單位機構，或個人向中共靠攏者，截至四十一年春，大多數「鳥盡弓藏」「兎死狗烹」了！

玆擧出一些顯著的例子，以概的其餘。

陳政，潮安五區東鳳鄉人，曾做過和平縣長和潮安縣參議員，潮汕護堤公路行車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有子陳江，是中共的老幹部，抗戰時在柳州，桂林藉教書爲掩護從事地下工作，幹了不少危害政府，探刺軍情的勾當，三十六年化名何家幹，潛返潮汕，組織武裝部隊，企圖暴動，任中共「潮普惠南政工大隊長」。三十八春在惠來，梅林爲廣東省第五淸剿區指揮喩英奇部馬漢初大隊擊斃。潮汕淪陷後，中共潮安縣長李習楷卽製就大燈籠一對並書「忠義之家」贈給陳政。陳政受寵若驚，將之懸諸大門樓以爲莫大的光榮，同時該縣「人民政府」並聘陳爲顧問，汕頭市第一屆人民代表，陳在公審喩英奇席上，與投共被喩處决之陳鐵，梁一飛之妻的出庭指控喩罪，喩因而被殺。不料，到了四十年二月在中共「反覇」，「肅特」的時候陳竟與林志見一同被捕處决。七月中旬，其妻亦在原藉被佃戶藉口「退租退押」諸般凌辱，陳妻因率全家九口，投韓江自殺。

鍾勃，潮安縣意溪鄉人，四十七歲，廣東嶺南大學畢業、中央軍校第四分校政治特別班黨務系畢業，歷任潮安縣立第一中學校長，中國國民黨潮安縣黨部特派員，書記長，洪之政任潮安縣長時之主任秘書，汕頭市商會秘書長，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主任秘書。潮汕淪陷後，鍾以子侄爲「人民功臣」，有恃無恐，故未隨軍撤退，向李習楷呈坦白書後，仍被扣留，初解五華改造，三十九年十二月後解返潮安處決。

余維恭，澄海蘇南區永平村人，三十八歲，廣州中山大學畢業，歷任澄海縣中教員，縣黨部設計委員，汕頭市黨部及東江黨政軍聯席會報處秘書，澄海縣參議員，汕頭淪陷後，因惑於同鄉共幹王貫一之勸說，親寫自白書向中共軍管會主任林美南，申請自新，仍在聿懷中學任教職，在「淸覇肅特」時，於三十九年秒被捕，在金砂鄉公審處決。

蔡懷一，澄海縣西社鎮人，三十九歲，抗戰時卽在後方服務，歷任廣西西隆縣政府秘書，三民主義靑年團廣西分團科長，復員後派充汕頭支團主任，市黨部副書記長，市立第三中心學校校長，潮汕淪陷後，受余維恭慫恿且力爲担保，辦理移交，與余一同處決。

張競生，六十二歲，饒平縣浮山區浮濱墟人，早歲留學法國，得博士銜，因著「性史」一書出名，言行怪謬，國人所共悉。張在桑梓服務時期僅十四年，曾任潮安縣省立韓師校長，二十三年任饒平縣長陸桂芳聘爲該縣農林推廣處主任。張在任中，以開墾錢東、浮山兩區荒山五千餘畝，提倡造林，防災防旱及僅化了四個月時間建成饒錢公路（自浮山區直達錢東區黃九段，並駁接黃饒綫，長逾六十華里）饒平縣人到了現在仍不會忘記他。張晚年已絕不談「性」問題，只埋頭從事建設。抗戰期間，歷在貴陽、獨山興辦實業，惟張對政治極有興趣與野心，秘密組織中國農民黨。勝利後，在潮汕大量吸收黨員，獨樹一幟，因在原籍競選國大代表失敗，卽去上海，與現在向中共靠攏之章伯鈞，沈鈞儒，羅隆基，史良，沙千里等大談民主，爲中共作應聲虫。中共成立「人民政府」，張且宣言擁護，並馳赴北平，想分一個部長過癮。詎知中共將張打入冷宮，被監視二年餘，迭請回梓未准。與張一同赴北平之該黨常務委員詹德生，竟秘密潛返原籍，參加反共游擊隊，在閩粤邊界打擊共軍。故許多人憂慮到張有一天被株連。四十一年九月廿七日，張原籍浮濱墟民兵突告反正，張的房親數十人更隨反共游擊隊撤入山區，致引起潮汕中共當局的密切注意，備文呈穗轉呈北平當局要張交出中國農民黨在潮汕區的黨員名單，十月四日張在北平已被逮捕入獄。據十月十二日中共宣稱張的罪狀爲投機取巧，欺騙農民的主犯，在潮汕方面以包庇地主，覇佔土地，壓廹農民，勾結反動份子有據，除宣佈該農民黨爲非法組織，實行解散，責令將該黨在各地負責人於五天內交出黨員名冊，辦理公物移交，停止活動。張在原籍浮濱圩所有產業，亦被中共「饒平縣長」陳君覇派員封釘收，張現尙羈留北平，將來命運如何？祗有問一問排除異已的中共當局好了。

至於各縣的靠攏人物，其稍知名者如：陳志，徐隆安，黃莫邪，莊昇彥，林志見，丁培綸，黃本英，沈時園，蔡雨生，陳鍾毓，楊英勇，黃家器，周英拔，余仿眞，林亦仁，蔡心沐，丁尉

文，黃君述，陳亞樹，鄭月痕，林一足，吳文偉，李貞壽，陳步文，陳宗勳，林本，黃宏，余樹輝，紀力渠，紀友英，余啓正，洪應堃，劉子才，林象盛等三十四人多爲中共於利用後處決，其倖免一死而飽嘗縲絏勞役之苦者，亦僅陳步文，黃家器等三數人而已。靠攏者之下場如此。殆非彼輩始料所及也。

抗共殉難烈士題名錄

三年以來，中共在潮汕瘋狂的屠殺手段雖寫下了歷史上曠古未有的新頁，但並不能鎮壓一般忠貞志士的反共意識，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就足以說明潮汕人民是如何的屹立不動，仍然繼續去和共匪搏鬥了，潮汕地方團隊及人民的揭櫫反共，爲國犧牲，前仆後繼，實不可勝數，茲將三年來，從平原到山區，從山區到海島的人民反共游擊部隊，因抗共死難烈士的悲壯事績，分別縷述如後：

吳超駿（綽號吳大柴），饒平錢東區人，船夫出身，中年淪爲海盜，依附洪之政，抗戰軍興，洪受廣東省第九區民衆抗敵自衛統率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志陸改編爲該區自衛第一大隊，吳任第二中隊長。二十七年隨洪之政渡海攻克南澳，聲譽雀噪，吳雖一介武夫，自追隨洪氏後，忠貞不二，洪亦倚爲左右手。潮汕緊急時，奉命改編並被任爲廣州綏靖主任公署挺進第一縱隊第二團團長，尋而陳漢英刦持洪氏，吳適屯兵黃崗，錢東一帶，迨洪脫險，逃往青岩洞，策動心腹忠貞舊

部反正，吳率部首先響應，重舉青天白日國旗，改稱復武部隊，與林孔昭，李銘康，吳思義在黃崗，錢東起義，對抗共軍。

三十八年十二月，共軍三支馬毅友部及四支許傑部，聚三千人來攻，吳因衆寡懸殊節節敗退，由其部屬吳思義率衆撤至閩南烏山，李銘康率部渡海退至海山，吳本人則率林孔昭入閩南詔安，與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閩海縱隊王盛傳會合，時福建省五十四縣，除金門外，俱已淪陷，僅詔安縣城在王部第四團沈思泰孤軍困守下，仍飄揚青天白日國旗，吳轉戰入詔安喘息未定，閩南共軍即聚衆數千來攻，王沈兩部不得已退東山島，吳由宮口渡海轉南澳，招撫殘部，在南澳建立基地，時洪之政亦間道抵澳，指揮反正部隊，繼續反共，尋因足疾遵醫赴港療治，呈荐吳代司令，南澳原有地方部隊如周德，吳澤波等大隊，均編入該縱隊，並挽南澳參議長黃紹宗任副司令。李銘康營仍駐海山。

中共謀攻南澳日亟，利用靠攏之前南澳縣長章潛龍，公安局長龍可成，參議長章聲敬策反地方人士。固守既不易，台灣方面，又因鞭長莫及，一時無法接濟，有識人士咸知孤懸海上，外援不繼的南澳遲早終爲共軍所奪。吳檢視所部連周德，吳澤波二營僅二千人，槍械窳陋，重兵器全付闕如，欲環守此長逾一百二十華里之海岸綫，殊感不易。

翌年農曆元月初七日，潮汕共軍攻澳一切部署完竣，即徵用潮汕沿海大小漁船一千二百艘，機帆電船十二艘，以投共之國光號炮艇爲指揮艦，駐潮汕共軍四十四軍方強部精銳鄧錫範的一三

○師及曾魯的一三二師的全部並輔以潮汕軍分區第二，第三，兩個公安團，沿海各縣民兵，共二萬餘人，以獅子搏兎的態勢，渡海進攻。共軍炮兵，先佔據南澳軍政心臟的甕嶼島（距離南澳軍政重心後宅僅五華里水程，）砲轟南澳，島上重要軍署地點，均在密集砲火控制之下，共軍如潮湧至，吳親率部抵抗，中彈片負傷，遂被俘，解往東里，尋押赴潮安、汕頭公開遊街示衆，吳因傷重，於解返東里途次斃命，吳雖死，潮汕人民對其忠貞不二較陳漢英之事敵被戮，不可以道理計，蓋忠奸判若雲泥，正氣浩然，令人無限景仰。文信國公詩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漢青」，吳當之無愧矣！

吳澤波，南澳縣後宅人，抗戰時期橫行閩粵邊區海盜，綠林草澤之徒，咸爲懾服，吳烏綮抗敵殉國後，吳獨豎一幟，活動於海山、信洲、柏洲、南澳一帶，勢力日見膨脹，受廣東省第五區保安司令部東地區指揮所主任張我東收編爲游擊隊，勝利後任海山守備隊長，李少如長南澳縣時委吳任該縣自衛大隊長，吳超駿渡海至南澳，受編爲團長兼任南澳警備部西地區指揮所主任，衛戍長山尾，西樓等要衝地區，共軍在南澳登陸，吳率部抵抗最烈，犧牲亦最重，及彈盡援絕，大勢已去，吳乃化裝逃匿民居，被共軍淸查戶口時捕獲，坦然自認，尋解往潮安，一度押赴平遠，再解返海山公審，壯烈殉國。

林孔昭饒平縣錢東區人，爲吳超駿部驍將，歷任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第三團團長，南澳被共軍佔領時，林駕一葉扁舟突圍，飄流至澄海縣屬大𡐓，終被俘虜，解往黃崗公審，後被殺

害。

周德，綽號獨目空心，南澳縣人，爲廣東省保安司令部南澳支隊黃紹宗幹部，周原係海盜出身，性慓悍善戰，黃極倚重，南澳之役被俘，在黃崗丁末公園足球場公審後處決。

李銘康，澄海縣蘇南區蓮北鄉南徽村人，爲歷任汕頭警察廳長，澄海、南澳等縣縣長李少如之第四子，幼聰慧，抗戰時期佐乃父爲澄海自衛中隊長，年祗弱冠，尋任職普寧縣警察局督察，時普寧縣共軍武裝活動，除縣城外，各區均在土共暴力刼持下，縣長周英耀，對推行庶政，甚感困難，公務員對差遣落鄉工作，尤視爲畏途，李獨往各區督練警察，不避艱險，其胆識過人，可見一斑。勝利後、任饒平縣警察局隆都警所所長，爲乃兄舊部所累，啣縲絏經年。出獄後，不久仍任廣東省第五區東地區指揮所突擊隊長，於石龜頭進剿許傑，及東界剿楊英勇之役，均有戰功，並經喩英奇傳令加獎，三十八年七月，奉第八區行政專員洪之政委爲澄海縣蘇南警察所所長，對警政極力刷新，是時各縣警局因經費支絀，員警極力裁減，李因蘇南土共騷動，仍不避困艱將警察實力擴張，拱衛地方。對於庶政推行不遺餘力。

三十八年秋初，東地區主任陳英漢爲增加該所武力，在轄內增編若干個突擊中隊，李奉委爲蘇南突擊隊長。是年秋，擴編爲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警衛第一營仍由李任營長。中共進入潮汕後，洪之政爲陳漢英所刼持，將李部縮編爲潮汕軍分區公安第五團搜索連，李抗命不顧，率部自白沙鋪村開錢東鶴仙樓，懸青天白日旗，並與吳超駿一同反正。十二月杪，潮汕土共傾巢攻

黃崗，錢東吳部防地，李率隊渡海退海山，建工事，組織民衆，作久守計。當吳超駿由詔安撤至南澳，李歸隊建制，仍駐海山，其所率海虎部隊縱橫潮汕沿海，土共爲之胆喪。迨方强軍由東江開抵潮汕，爲解除潮汕沿海之反共勢力威脅，决心「解放」在游擊隊佔據島嶼，遂於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一三一師李漢弼部分由井洲東界等地渡海，首先在打斷登陸，李親自指揮抵抗，激戰劇烈，卒因衆寡不敵，退南澳，損失第四連一個連。

時洪之政病足在港留醫，李奉吳超駿令乘帆船詣港謁洪，請示機宜。農曆元月初七日，共軍四十四軍己波海向南澳總攻擊，李在港得訊卽立刻租賃機帆船一艘，火急返防，初九日抵達南澳，惟該島已完全陷在共軍手中，時台灣海軍正密切封鎖港口，李乘坐之機帆船，爲台海軍誤會砲轟負傷，李幸遇救登艦，載返東山島。駐在該島宮前村之沈思泰部吳漢忠營，多爲李當日袍澤，相見甚歡，李逗留數天，遂乘船往香港，復謁洪氏，報告經過，洪部在南澳之武力，雖全部潰滅，惟深入閩南烏山區之吳思義部，及散佈青岩洞，望海嶺一帶之陳鎭，羅固部，實力依然保存，並對共軍不時發動游擊。洪氏爲統一指揮，派李卿命赴烏山聯絡吳、陳、羅等人，繼續指揮作戰，李絕不猶豫甘冒鋒鏑，願入虎穴，隨行心腹廿餘人，無不感動，五月杪某日清晨，曉烟含黛，花香鳥語，綠波如鏡，香港仔海畔，記者送李下船，睹一載重祗四十餘担的小舟，揚帆而去，此情此景與荆卿易水之別，殊不可讓也。

李途次遇風，由汕尾登陸，改乘單車尾循廣汕公路至樟林留宿妻家，因事機不密被捕解縣，

交公安局收押，中共公安局長余錫希，向與李善，設筵招待，圖用懷柔手段將李收買以爲己用，李峻拒並斥其非，遂被解返蘇南，在坟埕與靠攏投共之陳漢英中隊長陳雄一同公審，李知不免一死破口大駡，並高呼，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致共幹大恨，立殺之並碎其屍，同時殉難者有李副官蔡英杰，盧鎭耀二人，李雖殉國，然其忠貞凛烈，磅礴浩氣當永垂竹帛也。

蔡策南又名漢源，三十八歲，澄海渡亭鄉人，在灣渡鄉長任內爲李銘康策劃建軍主力，共人瘦削而富謀略，爲李所重。李部擴編爲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警衛第一營時，李聘蔡任營附兼第一連長，三十八年農曆除夕李奉洪之召赴港，其部衆時適駐紮長山尾最前綫，由蔡臨時指揮，共軍攻長山尾不克，惟另一路已陷西樓，吳超駿急令蔡率隊救援，不意共軍大隊已在後江登陸，蔡突圍不果卒爲所俘，解返潮汕後繼吳超駿等被中共殺害。

李連瑞，浙江嘉興縣人，爲閩南縱隊幸明部中隊長，駐紮於東山島下窩頭，五月中旬共軍二十一軍由詔安方面進襲，李率部抵抗，至彈絕援斷，始分乘帆船突圍，惜不熟識途徑，在饒平縣大港寄泊，遂爲共軍繳械，終在揭陽被戮，與李同時罹難袍澤有郎鐵青、楊廣光、田家谷、雷栢青、林裕、顧志剛、黃唐凱、李少霞、黃筱峰等十人。

李煥三，李福建，詔安縣四都區人，中央軍校十四期生，年四十歲，曾任國軍沈向奎部團長，武漢機場衛隊長，胡璉兵團新編十七軍楊維翰部警衛第二團副團長，東山淪陷後，潛入雲霄，組織抗共武裝游擊隊，任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浦雲詔和（漳浦、雲霄、詔安、和平四縣）支隊司

令，於共軍三野二十一軍各部會劉烏山時被俘，由潮安解雲霄處決。

沈寶國福建詔縣人，為沈向奎之姪，歷任三十五軍營長，團附等職。三十九年二月，奉沈向奎將軍命往東山島組織閩南游擊隊，東山淪陷時，不幸被俘殉國。

沈思泰，福建省第五區詔安縣在城區人，為三十八年十月金門大捷名將沈向奎將軍的侄兒，年三十九歲。抗戰時期，響應十萬智識青年志願從軍，投效青年軍二〇六師溫劍鳴部，會參加緬甸曼德勒攻城戰，積功擢升營長、參謀主任等職。共軍渡江時，沈尚在國軍三十五軍供職，旋奉乃叔命令，返詔安號召沈姓子弟組織反共游擊隊，（沈姓在詔安有七八萬人，有沈半縣之稱），沈登高一呼，族人紛紛携械參加入伍，迅速成立一個團，嗣因糧餉發生問題，故撥交福建省第五區保安司令童懋山為特務團，指定負責保衛詔安。三十八年十二月中旬，在共軍進攻下，汾水關，四都各要塞，相繼不守，沈廹得率部退至東山島。三十九年二月台灣國軍增援，沈部士氣大振，五月初旬，共軍三野第七兵團王建安部二十一軍渡海攻東山，沈率部反滲入大陸，在烏山建立基地，縱橫閩粵邊區，予共軍以重創。三十九年秋，沈部主力，逐漸由閩南，詔安、平和侵入粵東饒平，在上饒、東界一帶異常活躍，粵東沿海島嶼之南澳，海山，信洲，柏洲，迭被沈部登陸襲擊。沈氏不幸於四十年三月間，在平和大峯地方，與共軍激戰彈盡被圍，無法突出，吞槍壯烈殉國。沈雖為國犧牲，在過去能以孤軍堅守閩省詔安城，使青天白日旗仍能在大陸一隅高懸至四個月之久，因而名聞於國內外。部屬受沈忠勇精神所感召，再接再厲，並未因沈之死而喪志。現沈

部已由王盛傳直接自行指揮，四十一年間自春至秋，大埔，饒平一帶迭為反共游擊隊所攻擊，使共軍手忙脚亂，疲於奔命，皆王部健兒所為。現潮汕區的一支游擊隊以王部隊勢力最雄厚，並為國府所承認改編，按時予以配給軍經彈藥，或由沿海接濟，或由空投接濟，以沈舊部配得最多，此亦國府獎勵忠貞以慰忠魂的良好措施。

黃紹宗，原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南澳支隊司令，與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代司令吳超駿同在南澳島抵抗共軍四十四軍方强的渡海進攻，因彈盡援絕被俘。他是南澳縣隆東鄉人，因家境清貧，故僅受初級中學教育，便因環境不佳輟學。黃紹宗是瞎了一隻眼睛的青年，但是他並未因殘廢而失却他的知能，潮汕淪陷時，他正担任南澳縣參議長，他早已料到時局演進會有這麼的一天，因此他在任中積極招撫海上英雄，著名的海盜周容心不久便成為他手下的悍將。

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南澳坐專輪潮生號赴台，途次東山島宮口村會晤閩南遊擊領袖王盛傳，沈思泰，一同聯袂赴台請纓，那時候台灣情勢緊張，撤至台灣的國軍正在整編不遑，對黃等的請求（武器，彈藥的補充），雖不能全部滿足。但經多方設法，也撥給中正式步槍三百桿，小鋼砲四門，子彈若干發交黃運回基地，潮汕動蕩時的南澳縣縣長李少如因在地方上與黃不合，潮汕淪陷時，李即辭職他往，縣政負責無人，僅由東山撤至的吳超駿以軍事管理，黃在台時，便調省主席薛岳，取縣長職位而代之。

三十九年農曆一月初七日共軍以萬馬奔騰之勢登陸南澳，駐島的吳部，黃部雖奮力抵抗，奈

衆寡懸殊，終無法遏止共軍的攻勢，黃率衞隊二十餘人，逃入上下松柏坑，終爲共軍搜獲，解返潮安，九月廿七日，便在潮安城慷慨就義。

黃頌聲，南海部隊潮汕區縱隊長黃頌聲，廣東省饒平縣人，年五十二歲，中央軍校畢業，歷任國軍連營長，保安團長，汕頭市軍事科長等職，潮汕淪陷時，隨軍撤退至金門，四十年往港號召潮屬青年，赴金受訓，卒業後卽編成南海部隊，是沿海一支有力的反共游擊隊，並在閩粵邊之南澎列島建立基地，執行封鎖中共的各港口，並癱瘓了中共的海上交通。

四十一年十月三十日潮汕共軍三野第十六兵團二十九軍陳賡文，再度糾合「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陸戰隊及所屬艦艇，並徵用大批漁船，進攻於九月二十四日爲反共游擊隊王盛傳部所攻克之南澎島，島上僅有黃部留守部隊數十名，黃與副司令陳會彬適由金門來南視察，卽指揮部下抵抗數約二千登陸之共軍，並死守山頂燈塔大厦。共軍迭次衝鋒，企圖佔領大厦未果，死傷達二百餘人，相持十小時，金門援艦開至，登島共軍倉徨撤走，遺屍百餘具，該島卒獲保存，惟黃與副司令陳會彬因勇敢指揮作戰，均被砲彈碎片擊傷，因流血過多身亡，遺體於戰事停止運金門安葬，黃殉國後，國府已撥欵撫恤其家屬並在金門舉行公祭，以慰英魂，至與黃同時殉國之副司令陳會彬，係澄海縣上中區島門村人，軍校畢業，爲已故旅港潮商領袖陳子昭之侄。

吳金基，年五十七歲，饒平其東界區下富村人，爲吳烏鬆及反共游擊隊「南海部隊」黃炳炎部著名驍將吳烏騾之父。吳早歲卽與隆都區客鳥巷村人林偉侯參加同盟會，追隨國父從事推翻滿

清之革命工作，丁未黃崗起義之役，吳任革命軍攻城先鋒隊長，率隊進攻黃崗鎭台衙門，失敗後被清廷通緝逃往閩南。光復始回鄉務農。三十八年十月潮汕失陷，吳往東山依其子烏螺，秘密在東山下安頭輸運大批武裝，循海路饋往東界原籍，擬號召吳姓子弟作內應攻奪拓林所城，不幸事機不密，被饒平中共當局查悉，會同四十四軍一三〇師李漢弼部馳赴下窩圍捕，吳與族人猝不及防被俘，藏械長槍一百桿，短槍十餘枝，均被起獲，解往饒平究辦，尋瘐死獄中。

吳鄭氏，吳金基之妻，年五十六歲，饒平縣人，吳烏鬆以一個十八歲的小夥子，在抗戰時期能統率二百餘亡命之徒，橫行閩西，迭次騎刧日方往來台灣，厦門，汕頭之武裝貨船，實由伊母爲幕後主要決策及指揮人。三十一年九月初旬，潮汕日軍落合部隊糾合厦門日海陸戰隊五百人在拓林登陸，擬一鼓將吳部殲滅，吳亦不示弱，據險與日軍作戰達三晝夜，不幸中彈而死，所部感吳母平日優遇，因共推吳弟烏螺爲領袖，在東界一帶負責地方治安，並由廣東省第五區保安司令部東地區指揮所主任張我東爲獨立第一中隊長，時烏螺僅十五歲。卽能指揮所部與日軍迭次作戰，潮安，澄海諸役，均由吳鄭氏親自出馬。渠雖一鄉村婦人，惟待人接物，極爲豪爽且有義氣。故爲附近各股綠林豪傑所懾服，歷次作戰均奮不顧身，迭次深入敵後，胆量之豪男子漢亦覺遜色。故抗戰時期在粵東各地人民心目中，咸認爲她是潮汕區的「趙老太太」。

氏又曾爲閩粵贛邊區綏靖總司令香翰屏召見，頒發奬狀，勝利後，林賢軫繼藍遜任第五區保安副司令兼潮汕前進指揮所主任，對吳鄭氏亦備極借重，起用吳烏螺，清剿活動於閩粵邊境之楊

英勇，許傑等部股匪。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底，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副司令陳漢英，黃莫邪等向共軍靠攏。使整個潮汕和平易手，吳漢忠時適任福建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童懋山部特務團沈思泰的第一營營長，隨沈扼守閩省最後孤城詔安縣，吳母亦在軍中。因據情報稔知陳漢英反叛洪之政，部下多不値陳所爲，故決心冒險往潮勸陳部反正，以厚伊子吳漢忠之實力，廼率幹部數人，打扮鹽販，由水路潛至潮安城，不幸爲共軍識破被捕，共軍當時尙欲利用吳母，俾設法誘致吳烏螺率部投降。初時備受共軍優渥招待，但氏始終未爲所動，遂於三十九年十二月，被押往拓林公審處決。

郎鐵青，與閩南挺進縱隊第二支隊第六大隊長李連瑞在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於東山之役，逃至饒平縣屬大埕登陸，卒被共軍俘虜之該部大隊副郎鐵青，浙江青田縣人；政委楊廣光，福建莆田縣人；二支主任參謀田家穀，江西龍南縣人，第六大隊軍需雷拍青，浙江瑾縣人。參謀林裕，廣東合浦縣人，第六大隊中隊長顧志剛，廣西西隆縣人，黃唐凱，廣東龍川縣人，中隊附李少霞，湖南長沙縣人，第二中隊特務長黃筱峰，廣東平遠縣人，均被共軍加上「頑固的敵人」在揭陽縣城監提處決。中共對放下武裝的俘虜就是這樣殘暴的。

周必信，一個年近不惑的肥胖倭子，閩西永定縣人，大陸危急時，周是福建省第五區保安司令部童懋山的參謀主任，詔安淪陷後隨吳超駿撤至南澳縣，任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參謀長

，南澳被中共渡海攻陷時被俘，解抵潮汕究辦，同年十月在潮安被處決。

第二節 「土地改革運動」

中共推行「土改運動」爲改造社會基層手段，用以澈底破壞數千年來國家的歷史傳統，在潮汕，這種「運動」隨同他們軍事的進展與政權的建立而急劇的展開着。所不同的只是時間先後而已，因爲廣東省較華北、華中淪陷稍遲。三十九年中共廣東省土改委員會成立，首見指定粵東的龍川、興寧、及潮汕區的揭陽三縣先行土改，作爲示範實驗縣份。後又增加本區的普寧縣，連前一共是四個縣份，是年杪，「廣東省土改工作團第一分團團長林美南，副團長吳南生，率帶一批土改幹部抵達揭陽，工作隨卽開展，並以「反霸」、「肅特」、「消滅地主」、「打擊富農」、「孤立中農」爲號召，同時又高唱製造階級仇恨，反對「和平分田」，反對「仁慈觀念」，及放手發動羣衆，擴大鬥爭等口號。在試辦期中，中共又特別將揭陽、普寧劃爲試驗重點縣份。因此兩縣所受的慘酷暴虐較其他地區更甚。

揭陽縣位於榕江流域，田地肥沃，夙有潮汕大米倉之稱，在「土改」期間，以「地主「惡霸」論罪，沒收土地房產及處刑的，約佔全縣戶口十份之二强，擁有五七畝田地的自耕農，亦逃不出這個厄運，全縣「土改」完成後，良善的人民被處決，或廹害自殺的達一萬餘人，普寧縣的土

改，在生性極爲殘酷的匪幹李雪光主持下，殺人一直是在和揭陽競賽着，直接由人民法庭所判「處的「不法地主」破壞「土改」案件，自三十九年七月至十二月便佔了一萬餘宗，（根據潮汕農民日報四十年一月十六日報導）

四十年潮汕各縣，原擬於秋收後一律「全面土改」，惟廣東各處，因旱造歉收，龐大軍糧擠征的箭頭又伸向潮汕方面，（因四十年潮汕方面的收成較其它各地爲佳），人民便要緊縮着腰帶積極獻糧支援前綫，以表現「愛國行動」。且中共正瘋狂地進行着「抗美援朝」的戰事，龐大軍隊的給養軍糧，已遭遇到全面性匱乏的嚴重階段，因此便抓緊這個時機，擠征農業稅以彌補赤字。在潮汕動員了各級基層幹部，中小學校員生協助落鄉工作，把原來預定四十年完成的潮汕「全面土改」計劃不得不延滯下來，直至四十一年春間，潮安、澄海、饒平、潮陽各縣，才由「局部土改」擴大爲「全面土改」。揭陽，普寧兩縣，四十二年一月間正式展開「覆查」工作。

自葉劍英，劉永生兩派在潮汕爭奪領導權，互相傾軋，劉永生系被打跨後，曾爲劉的縱隊政治部主任，及汕頭軍管會主任的林美南所負責的「督導潮汕區土改工作團」團長一缺，改由中共廣東省副主席古大存兼任。古在二月十四日接見潮汕農民日報記者談話指出進行覆查」的中心任務有三點：（一）查瞞田，查漏報的地主成份。（二）加强組織，從鞏固自己的過程中之搜索敵人。（三）調查幹部與羣衆的關係，解決內部發生的磨擦。他考核過去各該縣分好的土地，許多犯了情感作用的「偏差」，必須從頭糾正的，約佔十分之四。總之，揭陽、普寧過去土改期中所

犧牲了五六萬無辜的生命，中共在削減人口計劃的心目中，自然認爲不够，必須放手放胆去做。（見二月十五日潮汕農民日報市聞）

「實驗縣」土改的展開

揭陽、普寧兩縣推行「土地改革」，中南區軍政委員會爲保証，改政策正確實施，提防工作人員犯着感情作用起見，特頒佈幹部在土改時期內的八項紀律，要求一切參加工作人員，「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及人民政府與人民團體工作人員，在土改期間嚴格遵守，以保証，改政策的正確實施，並規定凡該八項紀律執行人員，有功者予以表揚，違反者按情節輕重分別處分，總而言之，這八項紀律，是用槍桿作後盾，逼使幹部泯滅人性，向人民瘋狂的施行廹害吧了。茲將其內容臚列如下：（一）嚴格執行政府法令，認眞掌握「土地改革」路綫，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二）堅決保護農民利益，不得包庇地主，不得附和地主叫囂。（三）依法嚴懲不法地主，堅決領導農民合法鬥爭，打擊地主的抵抗與破壞行爲，防止亂打亂殺。（四）明確劃清敵我界綫，不得喪失立場，製造參加鄉村宗派糾紛。（五）絕對禁止貪汚受賄，必須廉潔奉公，刻苦樸素，不得私自呑沒鬥爭果實，不得假公濟私。（六）切實服從農協決議，遵重農民意見，凡事須和羣衆商量，不要個人決定，强廹推行。（七）堅決服從上級指導，不得陽奉陰違，不得各自爲政。（八）嚴格請示報告制度，不得虛報情況，不得報喜不報憂。（見三月十一日潮汕農民日報）

可是，中共的土改政策，是武斷的，硬性的，謀財害命的一貫手段，潮汕的土改實施，百分之百都犯了挑撥製造宗派糾紛，亂打亂殺，假公濟私，喜功飾過等暴行。同時又由於人民的積極，消積採取反對態度，使揭、普兩縣的土改工作，比原定日期延遲了幾個月，各縣因土改人手缺乏，雖招集大批失業青年與學生參加訓練。但在人民武裝反共活動之下，它的推行是非常困難的。

「局部土改」與「全面土改」概述

潮安，潮陽，澄海，饒平，惠來等縣，自四十年夏徵後，曾指定各該縣之若干區鄉先行展開土改，迨四十一年初，始規定各縣一律於秋收後全面土改完竣，實則上述各縣地主田園，在四十年五月「退租退押」期中，已全部被沒收，地主均被列爲「黑戶」管制。潮安縣的地主出街，要提灯籠及於頸下掛地主名牌，行路要行「地主路」，如錯走「人民路」便要挨打。許多原想藉靠攏保產的地主，被共幹檢舉後，所受凌辱更慘重，像揭陽新樂鄉人陸伍洋，曾任張發奎的上校秘書，和十九路軍在閩時的六十一師參謀長，乃父子法曾任合浦縣長，兄伍嶽任區長，弟伍洲任鄉長，潮汕陷落後，因與中共「游擊專員」曾廣爲舊交，被挽出任專署軍法處長，中共土改指責他倚仗職位，欺騙羣衆，虛報人口，逃避負担，假立分書，企圖分散家財，降低身份。土改會據羣衆報告，依照「中南區軍政委員會」頒佈的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第四條，自即日起撤銷陸

伍洋現職，並處有期徒刑帶勞役六個月，財產分別沒收，已被分散者追回。（見潮汕農民日報四十年五月十三日報導），是年十一月揭陽縣舉行第一次清監，陸竟難逃一死。

潮安，潮海各縣，人民置有田產五畝以上者，不問人口若干，一律加上地主罪予以沒收，除了手胼足胝的佃農外，未聞有中農階級能倖免清算的。據未完整的統計，潮汕各縣在推行土改期中，九縣人民，被逼害自殺及處決者約五萬五千餘人，被移往粵北，贛南墾殖者約七萬餘人，被判徒刑者約二萬二千餘人，土改後農民所謂「土地回家」，自已作「地主」，每一個成年壯丁，只分得七分地至九分地，購肥購秧外，已所餘無幾，何況還要負担種種「農業稅」和其他的苛勒，結果祇有淪爲餓殍。中共這無耻的騙子，已開始在「土改運動」中暴露出牠猙獰的面目了！

人民對「土改」的反抗

揭陽，普寧兩縣的土改展開後，據「潮汕農民日報」賡續報導，各該縣不法地主，當聆聽到本區被指定爲土改實驗區惡耗後，卽消極的反抗「土改」是着手破壞林木、堤防、水閘、耕具，出賣、屠宰耕牛，分散土地，粮食、浮財，與佃戶狼狽爲奸，私約暗將田地授受，暗中仍還租谷。積極的反抗「土改」是購買軍火，武器，圖謀不軌，伺隙暗殺落鄉工作人員，放火燒屋，放毒謀殺農民。揭陽縣在土改第一個月內，被加上「破壞土改」而開刀者。有洪希儒，盧育進，侯老四，侯景傑，蔡傑忠，李瑞勉，陳勉予，陳漢杰，李培筠，林葉仁，吳順記，黃友祺，張月如，

張雨生，陳大纘，陳大安等二百餘人。普寧縣有張聲器，張寬裕、許錦傑，張珂成等一百餘人，在各該縣土改完成後，根據中共「人民法庭」公佈，因犯破壞土改被處死的人民計揭陽有一千三百六十三人，普寧有八百二十餘人，犯破壞土改被判刑的，計揭陽二萬一千三百餘宗，普寧一萬六千四百餘宗。

第三節 「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控制潮汕後，對於言論，已毫無自由可言，民營報紙、雜誌，在地方淪陷前原有十六家之多，淪陷以後，均被摧毀殆盡，現有日報，除中共官方御用的「潮汕農民日報」一家外，已看不見第二張的新聞報紙了。

四十年的春天，中共在潮汕區着手開始改造人民思想；什麼「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史太林是人類的救星」等無恥的媚外論調，眞是叫得滿天價響。同時把這些理論作爲「思想改造」的準繩。因而將扣留於各縣犯罪較輕的人民三萬餘名，集中潮安的登榮，澄海的隆都，揭陽的五經富，潮陽的司馬舖，分別成立「四個集中營，編爲九個總隊，實施思想改造，受訓者偶有不滿，或批評當局的措施，即被認爲「思想有問題」，不可改造，而移徙失踪。中共爲箝制潮汕三百萬人民的思想自由，將「思想改造運動」，全面推廣於工人、農民、學生、店員方面。集中小學教

師加以訓練，改革課本，規定學生，村民於晚間一律應參加小組討論。全面動員組織識份子參加「土改」，參加「抗美援朝」務使人民智識與實踐，符合特定的標準，以控制黨員和人民的靈魂，爲主要的手法。兩年以來人民偶有對於措施不滿的談話，輕則拘押，重則腦袋搬家。在强迫參加各項集會中，除盲目附和外，對中共的新八股既長又臭的文章，都要默念爛熟，可憐人民已是僅有軀殼而沒有靈魂，操縱由人的木偶了。

同時，中共對各縣的有名耆老，認爲腐化無可改造者，均一律滅種殺根，「偶語者棄市」，在今日的潮汕，已司空慣見，現列舉一些「思想改造」的殺人事實，以證明中共怎樣的撲殺智識份子，和用恐怖的殺戳手段來箝制人民的言論。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中，潮汕共軍展開執行逮捕人民，其範圍包括：（一）曾在國民黨時代服務政府的公務人員，不論時期久暫，職位高低，即在地方團隊爲警察、隊兵、警員亦在逮捕之列。（二）地方自治機構人員，如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省縣參議員，以及各村鄉鎭保甲長。（三）智識份子，思想封建腐化者。（四）工商界負有名望人士，及殷戶、富農、地主。（五）靠攏份子及民主人士，起義地方團隊。（六）投機份子，剝削階級。（七）無業遊民及二流子。（八）領導地方慈善事業者。（九）民間幫會，俱樂部負責人，更館組織人物。（十）意志不堅定之共幹等。

各縣經三個月餘賡續發動逮捕，八縣一市被拘人數，已逾四萬人，分別公開秘密處决的在這

運動初期，即達三千餘人，各縣監獄及區鄉農會看守所，人犯擁擠，值春瘟淤濕，傳染病到處滋生，各處監獄，均乏衞生設備，致人犯罹疾病而死於獄中者，比比皆是，共軍任其自生自滅，熟視無覩，囚糧支出，除准由人犯眷屬按日携赴獄內轉由獄卒代爲遞送外，甚難謀一面。

部份犯人因家鄉遙遠無法送飯，則由共軍配給膳食，每人每天不足三两米，致犯人餓死者甚衆。其殘存者在上列四個拘禁地區中，設立「潮汕區特種自新人員政治訓練所」，俾「構通人犯思想」。但是在訓練期中受訓人犯逐步遞減。這並不是犯人已搞通思想後受釋放，而是秘密被屠殺呢！

文字獄

年來共軍對民間信件檢查甚嚴，過去認爲可疑者卽予抽查，對自香港或國外寄返者尤甚，自展開全面鬥爭，更加倍注意。淪陷次年，特設負責檢查郵件專門機構，派出各縣共幹，常駐各地協助郵局檢查信件；國民政府時代，郵局分發信件，與世界各國無異，均由郵差按址登門遞送，現已廢止此項辦法，另設立街坊郵件代收處，由各村農會担任彙收，鑑別發信人地點，職業及授受人關係，按址代發，如形跡可疑，卽行拆閱。至「反動份子」眷屬及「地主」信件，雖屬平常信札，亦多被沒收，如文字稍涉嫌疑，卽通知地方公安機關派隊予以逮捕拷問。

自此以後，潮汕各縣人民與國外通訊涉嫌而被共軍逮捕者不少。潮陽縣沙隴鄉發生一宗自星

洲寄來家信因誤用「鐵幕」二字，致使華僑眷屬一家三口慘死非命。緣該鄉有鄭吉者，在星洲某商行任職，家有一母一妻二子一弟，每月均需鄭匯欵接濟。

自地方淪共後，鄭家被劃爲華僑殷戶，指派捐獻。鄭家在暴力壓搾下，逼得每逢共軍索需，卽寄信往星討欵。鄭因接二連三都無法饜共黨之慾，難免怨望，五月杪滙來星幣一百元時，所附信的文字中有「閙在鐵幕中人民無法生活」之語，該信被共軍檢查人員截獲，遂通知該區政府轉飭該鄉農會及文工團，將信詣鄭家，强鄭母解釋「鐵幕」二字涵義，極盡恫嚇凌辱能事，並用疲勞拷問，使鄭母精神大爲困頓，雖經百般解釋，終不能使共幹滿意，鄭母忿然衝出屋外，投井自殺，其妻楊氏，覩狀大驚，急趨挽救，不料倉卒間竟被拖落井中，共幹趕至，救起驗視，該姑媳已氣絕畢命，共幹竟謂鄭母等畏罪自殺，仍將鄭弟拘捕，覊留二十餘天，因囚粮奇缺，於六月八日，瘐死獄中。

潮陽縣第二區海門鎭，有馬××者，係國府時代公務員，曾任副鄉長，警所巡官等職，潮汕陷落，隻身逃港，後稔家鄉在鬥爭中，饑荒日趨嚴重，自知在鄉一妻數子，生活極端困難，馬於六月初旬曾由香港寄返家書，勉勵其妻刻苦生產自給，謂：「不久黑暗之夜，將在黎明中消逝而去，我們預料破鏡可能重圓……」。該信被共軍街坊信件代收處檢得，馬妻卽遭拘捕，禁押待辦。馬尙有一子在哺乳中，拋留在家，日久飢啼，料理乏人，其十餘歲長子曾抱往區政府，擬交其母撫養，竟遭共幹拒絕，以致餓死，馬妻現尙省釋無期。

魔掌扼殺下的潮劇

數百年來雅俗共賞，爲各階層羣衆愛戴的潮州劇，爲潮人，甚至離家別井旅居國外的三百萬潮籍華僑唯一的娛樂，潮劇在舊劇的領域裏佔有極高的地位，甚至和平劇，粵劇分庭抗禮。

在戰前潮劇多至數十班，那時候地方太平，農村安定，到處一片昇平景象，爲潮劇的黃金時代，每年春天各地鄉村舉行遊神賽會，十數班連台競演，極爲尋常，演唱地區，除了潮汕各縣市外，遠至閩西，閩南或在國外的安南，泰國，星洲和南洋羣島，舉凡潮僑踪跡所及地方，都是潮劇活動的區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受了影響，一直到勝利後，僅存三十餘班，最膾炙人口的有中一枝香，老三正順，老怡梨，中正順，賽桃源，賽寶豐等數班。

中共盤據大陸後，潮劇亦在「思想改革」中被列爲整肅重要的一頁了。潮汕中共當局在初期爲配合他們的宣傳，便開始對潮劇戲班加堅控制，逐步扼殺它的生命，摧殘牠傳統的藝術價值使之成爲替中共張目的工具。第一步：先行發動戲班內的演員，職工，音樂師向班主平空羅織許多罪名，像虐待伶童，剝削職工，宣傳封建毒素，違反政府政策等罪，再加以淸算，將班主鬥倒。四十年二月首先被開刀的有老三正順香班的班主澄海縣上蓬區外砂人陳玉裕（即陳貢爺）。新怡梨班班主揭陽縣第一區古溝鄉人張和成。在中共文化共幹酷毒的刑逼下都被逼坦白承認怎樣虐待和狎侮伶童，剝削職工，勾結豪紳，地痞，誘姦婦女等罪名，隨班管制，戲班每到一處演唱，

更逼令其扮成無惡不作的花公子，遊行街市，供給共幹的任意侮辱，不久亦跟其他「地主」，「惡覇」，一樣看待，關進牢獄裡去而終於失踪。

第二步：將各戲班班主鬥倒後，各班的管理，便操在「潮汕專署」派出的「文聯潮劇改進會」的指導員手裏，改變班裡的實質和組織，全部演員，職工，樂師都要經三個月的改造學習所謂提高政治警覺，加強小組控制和領導，人民演員除了演出和練習劇本外，大部份時間都是參加緊張的學習，共幹們硬生生的把什麼「新民主主義」，馬列邪說，「唯物論」，「辯證法」等一大堆東西裝進每個不滿十四，五歲的演員腦子裡。久膾炙人口的名劇如「荔枝記」，「褒姒亂國」，「安邦定國」，「節義流芳」，「慈雲走國」等都被禁演代之而起的是描述他們在山寨中殺人放火的生活，如「許阿梅鐵山起義」，「農民大破德安里」，「槍斃魔王方十三」，「方耀燒殺馬院橋」，「窮人恨」，「洪厝浦血案」，「公審汕頭老虎康鶴洲」，「公審軍閥喻英奇」，「愁龍苦鳳兩翻身」，「江秀英婚姻自主」及「三打祝家莊」，「李闖王革命」之類。不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廣泛的鄉村上演，大家偏偏不喜歡這些「前進」，「革命」的戲劇。而却又不忘情於富有歷史性的，忠奸有別，貞淫有分，善惡有報的舊劇。所以，在過去各縣共幹投資的戲院每因觀衆寥寥，便把所逮捕的「惡覇」，「不法地主」提到台上舉行公審，企圖把這新花樣來吸引觀衆。但結果賣座冷落得非常可憐，共幹却把虧蝕部份硬要被公審者賠償。（如澄海民衆戲院于四十年二月演賽寶班時，同時公審後巷池士紳陳祟楷）。

現在，全潮汕的潮州戲，在潮汕文聯改進會控制下，僅剩三正順，玉梨，怡梨，源正，賽寶，老正順六班而已，無論中共及其同路人如何抹煞良心，去替中共的作法辯護，但事實上潮劇現狀已非昔比了，這是一個鐵的証據。在這樣環境下，演員，職工，音樂師，這不幸的一羣，在精神上備受虐待，在生活方面亦遠不如前。潮汕未陷共前，每個導演或頭手弦，每月的待遇，最低的平均至少也可拿到港幣三四百元至五六百元的薪俸，而每個演員亦有數十元至百多元的收入。可是現在呢？除了伙食外，一切生活所需都談不上了。每五天發薪一次所得的那點錢，僅足供一家五口去吃薄粥。何況還要忍受「抗美援朝」，「獻機獻炮」等一連串義演的抽剝。因此服裝的添置，道具的補充，目前都談不到。

在前年元宵節，老源正興班在汕市大觀園演唱中共新編的「窮人恨」，有一個丑角，在表演時無意吐出這麼一句道白：「我這担豆腐叫賣終日，交易無人，難道人民人人都窮過未解放的時候嗎？」（按潮劇丑角的道白，大都不依劇本，視情節如何得隨意加揷，已成定例）。話甫畢，便被該班指導員扭入幕後，拳足交加的毒毆一頓，結果還通知「公安局」的武裝警察帶去。說他是有「國特」嫌疑。一直到現在，再也沒有瞧見他登台演出想已失踪了。這便是汕市文聯潮劇改進會所宣稱：「給予人民演員脫開枷鎖，伸出溫暖的手給予他們的自由」。亦是中共在「思想改造」中所逼演的一齣好戲吧。

第四節　「退租退押運動」

四十年五月，潮汕各縣人民，在所謂「退租退押運動」中所遭遇的野蠻廹害，及因無法逃避勒廹和百般凌辱，瘋狂地集體自殺；投江，跳井，自刎，服毒，懸樑均爲被逼害人民的唯一歸宿。「運動」展開的四個月自殺人數之多實無法準確統計。

中共「潮汕專署」有見及此曾於七月中旬通令各縣人民政府，爲防範，因無力「退租退押」地主藉自殺逃避責任，於是實行五家聯保（即一家發生自殺，五家同罪，）仍不能遏止人民以自殺來反抗中共的暴虐統治。

在潮共展開「退租退押」運動的時候，潮汕各縣及汕市均先後成立「城鄉聯絡處」，爲暴民張目，由各鄉共幹率領大批面目猙獰的暴民，浩浩蕩蕩地向地主討價，他們用的是强盜廹害的手段；舉凡地主曾經受過佃農一鷄一鴨餽贈的，亦以千萬倍的代價索取，據說是以子母計息的。這些農民在城市任意將地主及其女眷拖出凌辱，毆擊，吊打，叫囂搗亂，不還不休，使潮安、澄海各縣的商場，陷於停頓，達一月之久，在共幹盡其挑撥能事之下，把地主列了很多罪名，如「不法地主」，「華僑地主」，「地主華僑」…………等。眞是昏天黑地，使人有人間何世之感！

恐怖的陰影

五月的澄海縣，由於共幹的煽動各鄉貧雇農，組織了「入城討債團」，向城裏地主，進行「退租退押」。他們的藉口眞是名目繁多，不勝枚擧，像：用吊佃威脅佃戶，欺騙貧雇農的財物、米谷，藉批耕約而索取額外不合理的「寫漾錢」（卽鞋金）每年四時八節授受佃戶餽贈禮物等，不管年代遠近，或是田主的祖先三代經手，不管餽物之大小，更不管有無實事，祇要有對象，儘可揑造出一連串的「莫須有」罪名，便可對地主討債了！

上蓬區謝厝，王厝的佃戶尤其狠極了，他們進城後橫衝直撞，向地主「打手」（卽討債），聲言一毋ㄦ利，任意開價索取，地主無法應命的，所有傢私均被搬刧一空，有時更被痛毆一頓，就像流寇明火打刦一般。他們更任意在大街小巷，毆打人民，搶掠財物，中共「縣長」余錫渠，亦覺得太不像話，商請全縣「農會主席」余錫希，「城鄉聯絡處」主任許士達，出面折衷，邀請上蓬區討債團的領導人謝森，要求保持社會的安寧，顧及商場的秩序，由縣委員會裏的工商界團體機構參加組織一個評定「退租退押」的數目，以協助貧雇農向「不法地主」作合理的「退租退押」。並規定討債農民入城，不得擅自拉人打人，搬取人民財物，如要向地主淸算租押，須與「城鄉聯絡處」接洽。起初上蓬區討債農民對此是答應的，詎知返鄉後召開小組會議，在共幹煽惑下，就把諸言推翻，數十個自然村單位的討債團同時入城，直向「城鄉聯絡處」請願，聯絡處

職員已接到縣府通知，要他們履行諸言依手續辦理，農民不聽，把聯絡處的招牌打碎，辦公室的椅桌一律搗毀，余錫渠聞訊大爲震怒，親率武裝公安隊來彈壓，討債團農民，推出代表十餘人，向余挑戰。他們說：「這是全縣農民的意思，請問余縣長是願意站在「不法地主」一邊？還是站在農民一邊？因此余錫渠亦嚇得呆了，陪了笑臉，握着代表的手，親熱的請他們一齊到縣府商量。

那時貧雇農還是囂張異常，不聽制止，宣稱不達目的，誓不干休，同時全體暴民都湧到縣府大廳靜待代表交涉所得消息，一直到了傍晚，余錫渠終於在地方工作委員會書記許士傑勸導下屈服，完全接受農民的請求。這一來，置有薄田的人的命運，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束手給暴農任意凌辱，紛紛自殺，在熱烘烘的五月溽暑天氣，如火如荼的演出了。

城內有一家叫楊玉利的商店主人，當聽到「退租退押」的風聲後，已經逃之夭夭，只存一個六十多歲的老母，給討債團暴農拖到大馬路上肆意侮辱，連褲子也被脫掉，結果還限期償還「退租退押」的欵。

城北鎭黃三壽堂，主人是讀書人出身，後由營商起家，克勤克儉，廣置良田十頃，但黃交遊極廣，且能詩能文，歷任縣長均慕其名，樂與結交。三十九年底共軍發動淸算，黃知情勢不妙，跑到香港，本人幸免於難。但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四五十人口，卻拋棄在原籍，給中共以「不法地主」管制，家財充公，家人都被餓得半生不死，討債團來勢極兇，一點也不肯放過，把逃不出

魔掌的第二子，押到城鄉聯絡處淸算三十五年來的租押，余錫渠親自登堂問訊，黃對討債團暴農指控不淸的罪狀一一承認，余錫渠徇農民請求要黃賠償，黃坦白說：「我家財物，田園現經判處充公，實在無法賠償，好在政府體恤撥給住屋一間以居住，刻祗有請求政府代爲拍賣，全數賠償就是了」。農民也就無可如何呢。

各鄉的「退租退押」暴農，在縣城鬧了四個月，像出洞猛虎，逢人便噬，兇燄不可遏阻，搞得澄海縣滿城風雨，破了產的地主，追得白晝舉家逃到郊外僻野暫避其鋒，入夜才敢歸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喪魂失魄，每天都在恐怖中過着生活！

潮安縣在「退租退押」運動初期，暴農廹害人民情形，並不比澄海縣爲輕，滔滔韓江，自殺寃魂日達百餘人，碧波漣漾的西湖，浮屍纍纍，由於農民在城區的瘋狂暴行，曾引起工人、店員普遍的不滿，發動護店、護廠、同情地主階級的東主與討債團們發生衝突。三星電池廠工人林美合等，金華百貨公司，潮合號，光興號的店員和討債團農民相毆，工人店員一致宣稱；農民以不合理的手段，摧殘地主開設的工廠，商店，是直接對他們逼害失業，餓死的威脅，他們誓死要保護地主合法經營的廠店。地主開創的廠店，是遵章先繳工商稅的合法商業，與「退租退押」，「欠租欠押」無關，不能混爲一談，他們更說：「政府不保護工商業，放任暴農進城搗亂，是製造社會不安定的種子，給反動份子藉口」。而領導貧雇農討債團的共幹則說：「由於地主挑撥農工的結果，致唆店員，工人向農民宣戰。店員，工人在農民面前擺架子，壓廹農民」。曾因數次發

生鬥打，經公安局派隊彈壓，縣農會更發表談話：「此次不幸農民和店員，工人發生衝突，是工友、店員受地主的煽惑，仇視農民，非嚴行懲究不可」。

可憐無辜的地主，便這樣被檢舉，誣蔑，用上項罪名，處決了王介眉，吳占梅等數十餘人，他們都做了「退租退押」運動下的祭品！

自殺風氣是如何釀成的

各縣暴民在中共以「淸算至上」「鬥爭至上」的鼓勵、煽動下，對地主的「退租退押」擠搾金錢，不擇手段，不顧人道，用盡曠古未有的集暴君，盜賊流寇大成的酷刑，來迫使受難者流出最後一滴血，以灌尿、灌屎、爬狗、踏玻璃碎，尙未滿足他們的虐待狂，還發明了蟻刑、蜂刑、倒吊、灌火油、女人裸縛、用蔗頭插陰戶、媳婦跨騎翁姑，翁姑飲媳婦的溺等……，試問一向良善及遵守禮敎，重廉恥的潮州人，那個能熬煎得住這種慘無人道的野蠻酷刑呢？

在六月一個月裏，潮汕眞是愁雲慘霧，天陰地暗，日月無光，那是霪雨連綿的日子，澄海的玉帶河、由新溪，城隍池、龍潭池各池塘水均滿溢，被中共串同暴民廹害的人民，便紛紛自殺，藉減少在人間所遭受的痛苦，集體投池自殺，全家皆亡的，比比皆是。

西社鎭三角園林詩源一家七口，被廹害瞞了七十餘歲的母親把妻子連同自已細在一起，投西門外大河畢命。

嶺亭鎮，龔安巷蔡××被迫害與妻子，媳六人懸樑自縊，子媳陳氏，係曾任南社鎮鎮長陳鼎書之妹，已懷孕竟亦投環致釀成六屍七命慘劇。

東社鎮人黃澤輝在中山馬路開創黃炎記金舖，曾任澄海城商會主席，被中共以「國特」處決，在「退租退押」期中，其子不堪凌辱，將三歲男孩扼斃，與妻旋亦跳後新溪自殺。

東社鎮人陳××在中山路開設陳炎記鞋莊，無法清償租押，率妻子六人投龍潭池自殺。

樟林鄉陳德鴻，被暴農以三百斤大石壓在身上，廹吐租押，其妻女妹弟婦十餘人被半裸綑縛在樟林遊街侮辱，並用竹槌頭揷其女人陰戶示衆，至晚暴農獸興已盡，始釋出，惟女眷備受凌辱，羞憤難堪，是晚相率自縊斃命，死者凡十三人。

綜計，只澄海一縣於「退租退押」中，被廹害自殺的人民，即達六千餘人，僅附城一區，亦在二千人以上。

中共吞去了農民的「果實」

中共運用暴力並假「退租退押」之名，在人民身上壓榨的血汗總數目，據由「潮汕城鄉聯絡處」初步報導所獲的統計，及七月底總結算時曾載在八月十日汕頭潮汕農民日報的數目是：（一）潮安，自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六月十日止，所得的「果實」，折合赤谷六百三十六萬七千零七十三斤，六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的折合赤谷五百二十一萬斤。該縣自本年三月杪即從「點」及「面」展開運動，截至五月二十四日止，農民從地主階級手中，取回所得「果實」，一千二百萬零三百七十八斤，結合前數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全縣所得「果實」，已達二千二百六十五萬八百五十七斤。（二）潮陽縣九區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日止，除第一區海門未有報導外，全縣已展開運動共有四百八十九個自然村，「退租退押」所得「果實」，共赤谷二千四百四十五萬二千七百六十六斤。六月二日至二十五日止，包括海門區在內，繼續刧得的賍物折合赤谷三百七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二斤。（三）揭陽縣已土改完竣，貧雇農自四月份起發動「退租退押」運動，向地主壓搾廹勒，惟大部份地主業於土改鬥爭中死亡及被共軍驅逐往贛南，粵北墾荒，已缺乏敲剝的對象，故無成績可言。截至六月十五日止，只得到「果實」折合赤谷一百五十七萬六千零五十九斤。（四）澄海縣自五月初起至六月二日止，所得「果實」已達八百二十五萬八千八百九十斤。（五）饒平縣自四月份至六月二十五日止，全縣五個區一百四十五個自然村，在三十四萬人口展開「退租退押」以及「反霸」鬥爭中，共獲「果實」，折合赤谷一百五十萬四千零九十三斤。（六）普寧與縣揭陽縣全屬土改完竣縣份，在「退租退押」進行中所得「果實」折合赤谷八十二萬五千四百餘斤。（七）惠來縣八區自五月杪響應潮汕各縣「退租退押」運動，截止六月十五日止，所得赤谷共一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斤。（八）南沃縣四區四十七個自然村，自五月十五日展開「退租退押」運動，共得「果實」折合赤谷一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斤。（九）豐順縣自潮汕陷落後，被中共併入興梅縣，故未列入公佈。（十）汕頭市於六月六日起，各縣貧雇農對債團紛紛來

汕，請該市「城鄉聯絡處」協助向留汕地主「退租退押」，計六月七日起至十五日止，卽退得赤谷一千六百萬五千三百餘斤。由六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繼續退得二千萬四千四百斤。合計共赤谷三千六百萬九千六百十四斤。截至八月底潮汕八縣一市的「退租退押」運動總結束，向地主擠出的赤谷共六五六，二五九，二四七斤。是年十月，各縣分發給貧雇農在這次退得的「果實」，潮安方面計每戶分得人民劵七萬餘元至九萬元。澄海方面，每戶分得人民劵十二萬元至十五萬元。其餘「果實」均爲共幹呑沒式撥作所謂「生產建設」的基金，因此農民大失所望。可憐殺了這許多人，結果如此，這豈農民始料所及。因此，各縣區鄉農民不滿中共的欺騙，羣起攻擊領導的共幹，竟鬧出許多分贓不勻而反臉的醜劇，同時又說是地方上自有史以來所僅見的大洗刼，大搜括，使一向號稱富庶的潮汕，今淪爲普遍赤貧及饑饉的地帶，這是中共在「退租退押」中所造成的後果。

第五節 「新婚姻法運動」

三十九年四月中共公佈了「新婚姻法」。在潮汕方面，五月十五日起開始實施。這個婚姻法是以「蘇聯婚姻家庭監護法」爲藍本，並配合了在江西當流寇時代的婚姻條例的實質而編成的。它的內容，是强調「婦女翻身」，「打破貞操」觀念以實行「亂婚亂淫」，它的目的，是拆散夫妻，摧毀家庭，及以中國歷史傳統精神，反倫理，反進化的野蠻行動，進而瓦解社會制度以塑造蘇維埃化的另一個社會。

潮汕婦女，對於貞操，向視爲第二生命，對終身問題，均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爲圭臬，婚配嫁娶，至爲愼重，兢兢以名教自持，對淫亂行爲向所不齒。潮人善賈，尤富於向外發展的冒險精神。無論在泰國，在安南，在馬來亞，以及印尼一帶，潮籍僑胞都有雄厚的經濟潛力，昔年交通工具未若今日之便捷，飄洋過海都是乘坐木船，因此遠渡重洋赴海外經商，就不啻是把生命當作孤注一擲，而重利輕離，一去十年八載或終身在外不得意，或賚志而歿的，比比皆是。所遺嬌妻獨守空幃，有終生竟不復能晤一面的。這種境遇雖覺可悲，但她們多委諸宿命，寧可從一而終，極少作琵琶別抱之想。地方人對再醮婦，向來輕視，而宗親更視爲奇耻大辱。是以潮汕一般家庭，素少波瀾。可是到今天，「婦女翻身」的日子，中共以「反禮教」，「反封建」作幌子，挑撥着易於衝動，性情奔放的青年男女，隨便結合，並且更提倡「一杯水主義」，作公開的宣淫，以爲實行「新婚姻法」的前奏，逐步地擴展他們的陰謀了。

當「新婚姻法」頒佈以後，首先進行拆散曾在國民政府時期任公敎人員的眷屬，强迫離異改嫁，並迫配、踏配，使素有「海濱鄒魯」的潮汕，而淪爲衣冠禽獸的世界，事實歷歷，言之心痛！

國府公務員眷屬的遭殃

六月初「潮汕地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李平，先發表了一篇談話說：『潮汕各縣死硬到底之國民黨反動份子』，在本區解放後，仍然不知悔悟，紛紛逃亡港澳，或再投入反動陣營，繼續與人民反抗到底，這些冥頑份子的眷屬，政府曾予以寬大待遇，這是錯誤的。我們决改變偏向，要澈底挖掘反動的根子」。接着他表示决心，先一步在他原籍澄海蓮北鄉，開始進行策動所在地共幹，强迫該村「反動眷屬」脫離家庭，另擇配偶。該鄉許多婦女，即被廹改嫁與附近貧僱農，如曾任東地區指揮所突擊隊組長蔡秉榮的妻子，被强廹配給朱村貧僱農組長朱岙為妻，像這一類的例子，這個小小的區域，就發現了三十多宗，其餘的不勝枚舉。

汕頭市「潮汕婦女工作生產團」，在六月中旬，會同本市「婦聯會」試行舉辦「廣東省人民政府」所頒佈的處理「反動配偶」辦法，凡屬曾在國府中任團軍政敎及自治人員，未經依照規定申請自新，逃亡海隅，或仍然在國府轄下地區進行與「人民為敵」的「反動份子」眷屬青年婦女，均須申請離異，聽候另行擇配，對於執行上項法令，為「表示寬大」，特准以「改造思想，訓練技術」代替。換言之就是，凡參加所舉辦的生產訓練團，改嫁時可獲得自由選擇對象，另由當局批准的優待。但是潮汕婦女的貞操觀念，尚無法撕破，致反應冷淡。毒辣的中共當局，更想出一個廹害他們的辦法：（一）沒收「反動份子」由海外接濟。（二）一切公私營工廠，不准僱用

「反動份子」的眷屬。（三）一切由當地倡導的墾荒增產有代價的勞作，不准「反動份子」眷屬參加。（四）限制行動，不准親屬接濟，廹使他們在飢餓中就範。

去年潮汕各縣「人民法院」，爲掃蕩孀寡，不准在結婚年齡的婦女「柏舟矢志」的守節，並强力地使之配給無力娶妻的鰥夫，特組「巡廻法庭」下鄉工作，調查各鄉村鰥寡人數，分別予以配偶。四十年十一月在揭陽縣錫場鄉召集該地孤男寡女共一百二十餘名，於農會訓話，堂堂以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做法，亂指亂配，有祖叔配孫姪婦的，子婿庶母的，小叔與寡嫂結合的駭人聽聞的情事，這樣的亂倫理，毀名敎，曾引起全鄉騷動，而激起劇烈的民變。「人民法院」法官廖某及「農會主席」林壯志等均被人民擊斃，共軍得訊大舉開往鎭壓，鄉民情緒激昂，憤不可遏，以農具爲武器，和共軍正面衝突，結果被屠殺三百餘人，演成向所未有的慘劇。

按照毛澤東所公佈的「新婚姻法」，對「解放」後納妾是絕對禁止的，在「解放」前所娶妾侍則不告不問。但在整個潮汕各縣，過去能享齊人之福的人，當然是稍有經濟能力，或地方上知名的人士。在鬥爭及清算期中，不是「地主」，便是「惡霸」，在被消滅的過程中，妻子尚且要被消滅，所謂妾侍者豈能倖免。

新婚姻法不適用於共幹

澄海縣共幹黃昌，在北門內樹仔脚開設其合豬肉店，過去掩護中共地工有功，地方淪陷後，

曾任中共澄海縣「稅捐處主任」兼「人民戲院」經理。四十年八月公然納北社鎮高陳巷陳亞玩爲妾，縣長余錫渠等新貴親詣恭賀，筵開五十餘席招待同僚戚友，其上級居然熟視無睹。這「祗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官僚作風；已極明顯。中共素質腐化的迅速，並未遜於勝利後接收的官員，亦中共頒行「婚姻法」後的一個諷刺寫照！

「新婚姻法」在潮汕開展到今天，造成了成千累萬的婦女離婚案件，佔各縣「人民法庭」一年中所處理案件百分之八十，可憐一向謹守三從四德，重名節，愛貞操的潮汕婦女，在不堪共幹的强廹下自殺紀錄，不斷的增加，在潮汕人民被中共所絞殺各項運動中，佔着重要的一頁。

第六節　「扔包袱運動」

共產黨是主張恢復獸性，擴除人性的，牠們根本否定了中國傳統倫常美德，和優良的固有文化，因而抑制人性的「愛」，倡導獸性的「恨」。這樣便造成了許多，子弑父，弟殺兄的人間梟獍行爲。大陸陷共後，小學教科書第一課便是「不要爸爸，不要媽媽，只要毛主席」的荒謬絕倫的課文。並且提出了「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史大林是人類的救星，是永恆的太陽……」一類肉痲，無耻的訣詞，來痲醉青年做俄帝的奴隸，以異端邪說煽動青年，毀滅家庭，殺父囚兄的仇孝運動，數千年「孝悌忠信」的聖賢教訓，都給這一羣惡魔搗碎了。

中共的「仇孝運動」，在三十九年杪，即普遍在潮汕區各縣展開，牠首先發動那些父兄在社會有地位的共幹起「帶頭作用」，嗾使他們在清算自己的親人「地主」、「國特」、「惡覇」等罪名向父兄開刀。進一步發動學生，脫離「反動家庭」，「檢舉不法家長」。這項運動，在「五反運動」中緊廹一步的「互相挑戰」，風靡一時。青年學生如不檢舉「偷稅漏稅」的家長，自己就要被檢舉，認爲「不够前進」，「不够積極」，要受改造的處罰，在槍尖强廹下，和環境的圍廹中，不由你自作主宰了。所以在「五反運動」，仇孝勾當，更有明顯的表現。無怪毛澤東，劉少奇之徒，作得意的獰笑了。

這裡，我沉痛的寫出三年來潮汕共幹淸算他們的家長，都是眞萬確血淋淋的事實，同時將一些天性未泯的共幹，怎樣在壓廹下清算自己的家庭，而趦趄不前，尷尷尬尬的情形與爲他們怎樣的被指爲缺乏革命精神，犯了「温情主義」，而受嚴厲的處分，和被整肅的血淚故事，原原本本寫在下面：

林揚標大義滅親

澄海縣蘇北區銀砂鄉人林振烈，抗戰時曾任澄海縣長林沛然的自衛大隊長，勝利後出任第五區保安司令部潮汕前進指揮所中校總務組長，潮汕陷共時適賦閒在鄉，他的兒子林揚標，是澄海縣中學生，在民國三十八年夏跟同學八十餘人走進共巢鳳凰山參軍，澄海淪陷後，任中共蘇北區

區長，那時東里（屬澄海縣）尙在靠攏份子陳漢英勢力範圍內，銀砂，南砂等地的陳林兩姓，歷來就有世仇，林將蘇北區人民政府竟移設在銀砂，區政一時還無法推至陳漢英勢力的控制地區。林振烈忘記了本身的立場，以爲子是紅朝的「新貴」，暗中替他策劃，慫恿林呈請中共潮汕軍分區把陳部調至隆都，自恃有功，居然在鄉做老太爺。四十年蘇北區奉令拘捕國府公敎人員，在黑名單內，林振烈赫然名列榜首，林子爲表示「大義滅親」不敢徇私起見，在午夜帶衞兵二名詣父寢所，縛交衞兵帶區，其母覩狀大驚，跪求其子開赦無效。四月廿八日林奉共幹令，押林振烈回鄉舉行公審，由林以區長身份兼任監審員，歷數林振烈在國民黨時代任職，虐殺平民，率領國民黨軍，在「解放區」屠殺愛國志士等罪。判處死刑，就地槍決。林振烈引頸就刑時，其子絕無悲戚，其母聞耗，竟憤而自殺。

一個殺父的「革命者」

揭陽縣城北門外人吳淞，（又名王爺），有子吳平，過去爲共軍派駐揭陽地工人員，揭陽陷後，中共委爲該縣公安局股長，協助接收地方。四十年五月奉令返家清算其父，據共軍當局說：「根據人民的控訴：吳淞平素放高利貸，剝削貧民，要吳任監審員判決吳死罪。吳淞聆判後，十分鎭定，對其子吳平一一承認自己是剝削階級，謂你大公無私，我死亦甘心，不過你是由我剝削來的金錢養大的，敎育的，請你答應我從容在家自盡，在父子人情上，相信可以答應的吧」。吳平首肯，惟說要向在場的人民請求，聲稱担保其父在家自盡，蓋在場主張吳淞處死，乃共幹化裝滲入在羣衆中，眞正人民，不過因好奇心，前來參觀親子審親父的活劇而已，故未反對。之後吳平押父回家，吳父在僞裝自盡前，索酒索食，故意稽延至午夜，其子不耐，進房催廹，吳淞因擅技擊，乘隙奪其子自衞槍，將吳平及其前進媳婦一併轟斃，星夜逃亡，迨共軍聞訊，四處兜輯不獲，聞該吳淞已逃抵香港。

黃瑪胥曝屍三日

潮安縣第七區莆東鄉華僑村人黃瑪胥，年五十六歲，自壯年奔走在外作官，極少在桑梓服務，曾任國民政府監察院荐任科員，前後達十四年。共軍渡江時，隨院撤至廣州，黃即返潮安原籍省親，廣州於三十八年十月杪突告失守，黃謀赴台灣未果，故居鄉簡出。歸有二子二女，均參加中共，長子黃益民，在穗軍管區任要職。四十年三月黃子表示前進程度，函潮安縣人民政府，檢舉其父親爲「國特」，黃遂被捕，押返原籍公審。其次子與二女聯袂出席指証父罪，結果被判死刑，押在潮安城南門外觀音亭大街尾刑場處決，曝屍三日，適梅雨纒綿，天氣乍晴乍雨，黃屍體曝腫，臭氣薰天，共幹始准善堂草草收殮。

汕市第一屆民代主席之死

潮安縣龍溪區徐隴鄉人徐彰國，年五十九歲，在汕市執律師業前後三十餘載，爲人豪爽，故聲譽頗佳，徐在故鄉，廣有田地，其兄昔年被族人謀殺，遺孤承繼與徐爲子，其人卽今榮膺中共「潮汕政治部」主任，「軍分區交通處長」之徐揚是也。徐揚於抗戰期間，已秘密參加共黨。汕頭淪陷時，徐彰國曾逃港，迨共軍入汕，徐揚身兼數職，炙手可熱，遂派人來港接徐歸。徐返汕後，覩環境依舊，遂亦相安，而其故友丁培綸，鄧子琛，黃緒虞等亦均一躍爲新權貴人物。旋中共在汕市成立第一屆人民代表會。徐、丁等均被共方聘爲代表，徐彰國且榮任主席，在潮汕儼若第一流民主人士，是年冬，被中共地委會書記羅範羣檢舉爲「訟棍」兼大「惡霸」罪逮捕入獄，迭次在中山公園，潮安原籍徐隴公審，並由其子徐揚主持監審，判處無期徒刑，並褫奪公權終身，解返石砲台人民法院第二監獄監禁，不准親屬省視，祇准其婿每天給白米四兩，地瓜二斤，以維殘年。三月十九日共幹衝將徐由監獄提出，解返徐隴復審，並指定由徐揚再任監審員。

此次共軍復審目的，係欲置徐於死地，事前編造一連串殺徐罪名，交徐揚照辦，一面煽動徐隴無賴農民，在公審台前指控徐彰國一向魚肉鄉民，霸佔農民田園，勾結貪汚官吏，藉勢包攬詞訟歛財，殺死農民陳眞等數十人，「解放」後僞裝前進，混充汕市人民代表會主席，欺騙羣衆，投機漁利等二十餘大罪，當場判處死刑，押往徐隴遊街示衆後，在三房祠前槍决。

王秘書長的地主父親

澄海蘇南區槐澤村人王岷，在抗戰初期，爲本縣青年抗敵後援會負責人，青抗會爲中共在潮汕區各縣活動的重要機構。澄海縣淪陷後，王岷轉至普寧，惠來一帶，繼續活動，在共黨中可謂有悠久歷史之老幹部。潮汕陷落後，王岷出任「汕頭市人民政府」秘書長，爲汕市重要新貴之一。王父王××（綽號四爺），原屬一老士紳，祖遺田地三十餘畝，一向安份守己，與世無爭。詎知竟因此便種下殺身之禍。

事緣本縣淪陷一年餘，該鄉農會因他有子爲新朝顯宦，故處處另眼相看。土改期中，除將其所有田地沒收外，並未加以凌辱。四十一年間本縣瘋狂舉行鬥爭，該鄉地主份子死者盈百，王因乃父在鄉倖免鬥爭，認該鄉農會在革命過程中犯了很大的「偏差」，特寫信給該鄉農會主席，要他們加緊從嚴清算不法的父親，惟農會尚認爲王是一種做作，未敢下手，事爲王探悉，親自返鄉綑縛其父往「公廳」（卽公祠），集合村人農民，要求他們一致控訴乃父一向壓迫佃農，吮吸農民血汗等罪，結果並無人檢舉。王岷無法入父之罪，乃宣佈驅逐乃父，不准在家居住，王父氣結暈去，是夜自縊而死。

痲瘋女王慕眞的大義

蘇南區槐澤村人王毓德，有子女七人，均屬共軍新貴人物。長子王舜任該鄉端本小學校長，兼本縣中共執委會常務委員；長女王慕眞（綽號白毛女），係一遺傳之痲瘋女，現榮膺潮汕區地方工作委員會委員，其他子女均在「縣政府」，「區政府」，「文工團」服務，一門顯貴，村人正窃羡慕，詎知六月間本縣在鬥爭期中，王毓德被指爲「不法地主」受公審，王慕眞等約好各位難兄難弟，聯袂返鄉鬥爭乃父。在公審場上，輪流指摘乃父平日作惡行爲，有聲有色，結果迫令回家自裁，王在一羣逆子叫囂逼勒下，竟如命回家自縊死。

馬緒村鬥父逃亡

潮陽縣第四區和平鄉士紳馬雄已屆耄耋之年，曾任該縣參議員，鄉治安會主席等職，近二十年來，已息影家園，轉而致力興辦教育．倡導公益，深得鄉民推戴。共軍在鎭壓反動份子時，查馬在第四區潛力甚大，遂用「地主惡霸」等罪狀，予以逮捕，羅織馬罪後，於四十年七月五日下午，在縣城「人民政府」大禮堂舉行公審，共幹指定由馬親生兒子馬緒村主審，馬緒村時任「潮陽縣人民法院院長」，因親屬自請廻避，共幹不准，逼得依期出席，陪審者有「縣軍管會主席」鄭希，「縣長」吳成映，及各界人民團體主管代表共五百餘人。大會開始，馬雄被提至台前，由主

審員法院長馬緒村站起宣佈說：「被告人馬雄係本人的父親，我父係地方「劣紳惡霸」，罪該萬死，惟被告人與本人，於公爲敵人，於私爲父子，人情之常，難乎對質，我應避席，請台下人民另推主審員」，詞畢擬退去。詎知陪審席中「潮陽縣農會主席」陳華新，站起發言，謂主審員不坦白，不革命，有私無公，對和平鄉天字第一號「惡霸」，何以偏袒至此，因親至馬前，首先將其銀絲白髮扯拔，並嗾使去場代表，任意凌辱。「軍管會主席」鄭舉更立致詞稱：「主審員馬緒村，身爲革命份子，應作『帶頭』，不『革己』那能『革人』？不鬥家那能鬥團？鬥全世界？此種舊腦筋，舊思想，已患嚴重錯誤，實不配穿起人民制服，更不配爲人民司法同志。應該立刻向人民「反省」。馬雄身爲和平鄉「大地主」，「大惡霸」，應即席宣佈死刑，並即席將主審員馬緒村制服撕去，着令退席……」

馬見情勢不佳抱頭鼠竄而去，馬雄在公審時因被共幹五花大縛百般毆辱，押至刑場已奄奄一息了。據悉：那個誤入岐途而人性尚未完全泯滅的馬緒村，事後竟棄職潛逃，不知所終。

第七節　「獻機獻砲運動」

「獻機獻炮運動」，是中共於四十年十一月，參加韓戰遭受慘重損失；因戰費支出浩繁，國庫空虛，爲了彌補這赤字，在四十年六月間發動向全國人民勒索金錢，向蘇聯籌購飛機大炮的一

種搶奪手法。三年來潮汕的中共用「工商稅」擠搾城市，用「農業稅」吮吸鄉村，此外尙有「支前」，「獻粮」，「獻金」，「勞軍」，「公路修養費」，「潮汕沿海防禦工事建築費」紛至沓來，等不勝枚擧的名目來加强搾取，使潮汕人民應接不暇，無力負荷，雖至民窮財盡之境，但仍難塡中共的慾壑。

「獻機獻炮」於四十年七月間由汕頭市發動，迅速推行於各縣，預定廹獻人民劵五百億元，汕頭市工商界認捐的配額，是由中共組織之「抗美援朝」委員會，硬性規定照額繳納的。太古南記被指定捐獻港幣四十萬元，張華成港幣三十萬元，旭昌號十五萬元，其他被硬性規定十萬八萬元者極爲普遍，乏力照數淸繳的商人，像綁票般被擄到公安局秘密囚禁，施以飛機吊，灌水，揷針等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直至繳淸而後止。因而變賣產業以贖罪，或不堪刑廹或無法繳交而自殺者，比比皆是。

中共「汕頭市長」羅範羣在向毛酋獻贓時這樣宣稱：「潮汕人民，堅決地支援『抗美援朝』的中國志願軍，熱烈在「獻機獻炮」運動中，已獻出飛機十六架，大炮二十門，坦克車四輛。並立誓繼續輸將，爲政府後盾」。至於「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廹害人民，勒索財帛，那猙獰兇狠，殘酷無比的慘狀，一概抹煞不提。這祇有中共劊子手們，才能够如此喪失天良的說出這無恥的謊言！

第八節 「民主改革運動」

四十年五月十五日與中共宣佈的「退租退押」運動同時展開的「民主改革」運動，是中共繼續鎭壓「反革命」，「土改」，「抗美援朝」的一個殘殺新花樣。「土地改革」的對象是鄉村，「民主改革」的對象是城市，礦山和工廠，前者在消滅有產階級的地主，後者在打倒有地方潛力的「把頭」，打垮領班工人，或工人羣中較有智識和地位的份子。汕頭淪陷初期，在倡導生產競賽的時候，中共常把「人民功臣」，「勞模」等銜頭，封給本市各業工頭，藉以鼓勵工人勞働的情緒，一俟把工界「積極份子」培養長大後，作爲鬥爭的骨幹，即挑撥工人進行「訴苦」，「扎根」與「串聯」工作，爲鬥爭的對象，將各業冠以「剝削工人」，「封建殘餘」的罪狀，實行洗刷。汕頭市的碼頭運輸，搭蓬建索業，渡船……等，許多大小工頭，便陸續的被逮監禁，擧行「鬥爭大會」，吊拷凌辱，强廹被鬥爭者俯首向羣衆認罪，以至於處死者，共有碼頭工頭李亞益等五十四人，判處有期徒刑或改造以觀後效者，有林四弟，吳炎等五百二十餘人，工頭被鬥垮後，又展開工人間互相鬥爭，並重新登記，由總工會淸查工人身份，繼續檢擧敵人，認爲思想純潔者發給「勞働保險書」，確定其身份，但是要享受此項特權的工人，要從「生產競賽」，增產「挑戰」得到優異，搾盡工人所有的勞力。

「民主改革」運動的歪風，吹遍城市，亦吹遍農村，因此南澳，海山，達濠，南北港，海門，各處漁民，挨不了這漫無止境，漫無標準的鬥爭，迫得拋棄了家眷，把漁船拔錨逃往自由的港澳謀生，這情形正多得很呢。

在「民主改革」運動中，潮汕中共當局，即拿出這套法寶來排斥他們的尾巴黨。例如：當三十八年十月杪，潮汕爲土共劉永生部入據後，僞虎作倀的中國農工黨，民革會，突以友黨的姿態，在汕市出現，發表宣言並商得中共「潮梅行政委員會」的許可，在汕頭市成立執委會，吸收黨員，推行工作，潮汕區民革的負責人蔡雨生，中國農工黨的負責人黃鍾，均以民主人士身份，任中共御用的汕市第一屆人民代表，週旋於新權貴的交際場所之間。中共之暫時容納這些政治垃圾原是用以欺騙人民的。

迨中共將潮汕各部接收完竣，即行排斥中國農工黨在潮汕區的重要幹部，並先後加以逮捕。並聲稱所有被逮捕者，都是屬於地主階級，其罪惡在「民主改革」運動綱中，是不能饒恕的。第一步中國農工黨的潮汕區主委黃鐘，（惠來縣人）便在四十年七月間，被中共汕頭警備部主任鐵堅逮捕，該黨各縣重要幹部如許舊茫，陳賢懋，許昌，徐俊良，鄭達德，鄭小敏，鄭勉，陳威，陳和璧，林俊，均先後與民革負責人蔡雨生，在原籍被捕，至此各該尾巴黨在潮汕即風消雲散，無形解體。

這時中國農工黨黨魁陳卓凡在穗聞耗親自趕回辦理善後，向中共「潮汕地委書記」羅範羣，

「潮汕專員」會廣交涉，另派張華雲爲該黨潮汕區黨務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遵中共命令停止活動，在中共官方喉舌報，潮汕日報發表啓事說：「解放前本黨在地下狀態中，潮汕區黨員的組織關係極不正常，加以解放前後領導機構不健全，解放後仍不遵守當局關於整理期間停止發展組織之指示，擅自發展黨員，致有少數不純正份子混入組織，茲奉『省工作委員會』指示；將潮汕區黨務改組爲整理委員會。茲爲純潔隊伍，並即舉行黨員重新登記，嚴加審查，凡潮汕地區（包括潮安，潮陽，揭陽，澄海，饒平，普寧，惠來，南澳，豐順，汕頭十縣市）黨員，均須重新登記。「前已辦理登記者們須聽候審查，由八月底開始至九月底一個月內辦理登記完竣。登記期間，一律不得以黨員身份活動，至前混入本黨在整理期間未經本會審定黨籍，因案先後被政府扣押者，計有陳賢懋、李定一、許四芒、許昌、鄭達德、徐俊良、鄭小敏等，因地主階級成份受當地農會管制者計有：鄭勉、陳威、林俊、陳和璧等一律撤銷登記，並永遠不准申請登記」云云。中國農工黨在潮汕區被中共排斥的事實，由於陳卓凡的自供，已明顯地暴露出來了。

還有一齣可憐亦復可笑的活劇是：陳卓凡乘十月上旬來汕之便，會赴澄海樟林原籍省親，共幹聞悉，即嗾樟林各機關，公開於陳所必經的公路通衢滿貼攻擊陳的標語。並由中共樟林區長陳勝豪領導，煽動該區農民，向陳淸算二十餘年來其任國府要職中的血債。致陳尷尬萬分，急携妻子遁往廣州，接着新任中國農工黨潮汕區整理會常務委員張華雲，便在「民主改革」的尾聲中，亦被中共優待於汕市人民第一監獄，不久便聲息杳然了。

第九節　「三反運動」

一向過着流寇生活的井崗山英雄，在搶奪中國大陸政權，建立「秧歌王朝」之後，大營宮室，錦衣肉食的享盡人間富貴。於是乎，躊躇滿志，大吟其「秦王漢武，畧輸文采」的沁園春了。潮汕中共的嘍囉們何嘗不正在跟着他們的大頭目一樣，他們像暴富的乞兒一般，在走進富庶的潮汕各個城市後，這些久蟄山區的土包子，對於都市的事物，樣樣都感到新奇可愛，眞如劉姥姥一入大觀園飄飄欲仙。爲了求生活上的享受急切所需，結果，經不起物質的誘惑，聲色的陶醉，漸漸的腐蝕起來。賄賂、勒索、貪污、舞弊、浪費的風氣日漸蔓延，普遍而且嚴重，尤是那負責財經部門的共幹，上下交結，朋比爲奸，「天下烏鴉一般黑」，中共從前聲聲指責國民黨的貪污無能，藉以離間人民的觀感。現在呢？他們自己已面臨考驗的階段了，祗從潮汕一個小角度上的種種事實看來，赤色政權的潰滅已爲期不遠了。

中共幹部的日趨腐化，已使北京毛酋及其高級屬僚，大起恐慌。白四十二年二月起，中共爲了遏止這個頹勢，挽救其將近沒落的政治命運，開始整肅腐化份子，提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作風」的主張，企圖糾正共官的腐化。潮汕方面的，「三反運動」便也雷厲風行地展開了。

廣東王葉劍英，認定這個運動是借刀殺人的好機會。他爲了排除異已，所以首先向劉永生系在潮汕殘存勢力，靠攏份子，及附從的「民主人士」開刀，在「三反運動」中，連根都拔起來。同時；地方淪陷後爲中共留用的海關，銀行，郵政，電訊各部門，亦做了「三反運動」的祭品，至於葉系在潮汕的心腹共幹，就算眞的犯了貪污，浪費的，却高枕無憂安如磐石，依然享受高度奢侈的生活，我們且看葉系心腹如羅範羣等在「三反運動」中的赫赫戰績吧！

劉永生黯然下台

四十年八月爲粵共人民政府主席兼軍區司令員葉劍英所排斥，在豐順縣被逮捕之卸中共「閩粵邊區縱隊」司令員，後調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稽留潮汕，遲遲不返閩就職之劉永生，自四十年十二月押往福州監禁後迄今時屆年半，消息杳然，似已爲潮汕人士所遺忘。

去年七月八日，據閩西永定來汕之商人稱：劉經於六月廿四日由福州解返永定，廿九日卽於原籍楓田舉行公審。由共幹發動該鄉及附近數十個農婦，指控先後被劉強姦，一個六十餘歲鷄皮鶴髮的農婦，更登台指控廿年前受僱於劉家，被劉持刀强姦，成胎，又被追打胎幾喪生命。劉昔日潮汕王之威風已一掃無存。結果劉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在鄉受管制勞役，其在汕的一妻兩妾，聞已由潮汕往興寧轉永定。

按劉永生年五十五歲，係福建第六區汀洲（現中共改爲閩省第八行政區）永定縣人。出身富

農，擁有自耕田地一百數十畝，僱用佃農數十人，劉之參加共黨，原因是他性好漁色，其佃戶眷屬稍有姿色者，莫不被利誘威廹聽其淫污。十餘年前在舊鄉因强姦一個姪婦，不容於梓里，被驅逐入山區落草。最先在閩西任共匪張鼎丞部連長，尋流竄與梅邊區。抗戰時在豐順八鄉山一帶流寇，打家刼舍無惡不作。勝利後被國軍一八六師團剿，竄返閩南烏山，於三十八年春，擊潰福建省第五區保安隊二個團後，聲勢大振。活動於大埔之土共謝育才股，饒平之許傑股，潮普惠南之張希非，及馬毅友股，均隸屬於劉之閩粵邊區縱隊，勢力橫跨兩省邊境，爲雲風一時人物。在原籍公審時一任婦女戟指唾面百般凌辱，下塲如此，可爲附匪者鑑矣！

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曾廣

在「三反運動」中，被葉劍英黨羽指爲劉永生系，及犯了「温情主義」，並包庇與起用「國特」之前中共第一任「潮汕區行政專員」曾廣，自被拘解往穗究辦，經被開除黨籍。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曾突然與前「汕頭市長」謝育才，前「潮陽縣長」吳揚（卽吳成映），一同解抵汕市，寄押於「汕頭警備總指揮部」。五天後，除謝育才解返興梅原籍外，曾廣卽被押返揭陽原籍五經富墟。四月七日，由於共幹的安排，在五經富舉行公審，觀衆人山人海，舉凡畧識曾氏的人，都對此一度貴爲中共潮汕的行政最高首長，莫不嗤之以鼻。宦途艱險，榮辱轉瞬，其斯之謂歟？

四月七日上午九時，曾廣頭戴紙帽，鬚髮蓬鬆，頭繫鉅繩，由五經富「鄉政府」拘留所提出

，押上公審台。中共「揭陽縣長」王琴，親任主審官，據王琴宣佈曾廣在「專員」任內所犯罪狀，共有五點：（一）本身係五經富地主出身，包庇該鄉不法地主，逃避淸算，包庇「國特」族人，如曾任陸豐縣長的曾鎭南，揭陽縣參議員的曾耀初，揭陽縣自衞中隊長的曾啓正等三十餘名起。（二）用「國特」曾任國民黨六十一師政治部副主任，廣州綏靖主任公署處長，桃地區新樂鄉東嶺村人陸伍洋，陸被人民指控持勢虛報人口，陰謀與大嫂之弟立假分書，企圖分散財產，降低身份，破壞土改等罪，經根據羣衆的控訴，依「中南區軍政委員會」發佈的懲治不法地主暫行條例」第四條法辦，曾竟電本縣人民法庭代陸辯護。（三）對於「鎭反運動」時期的秘密會議中，「潮汕地方工作委員會」朱曼平所提出清算反動份子名題，竟力持異議，破壞「鎭反」工作。（四）自恃爲本黨老幹部及十四年黨齡，包攬潮汕軍政大權，迭次於頂潮汕軍分區徵兵及剿匪工作。（五）企圖與已解散之前閩粵邊縱隊劉永生秘密組武裝隊伍，顚覆政府，證據確鑿。主審員王琴朗讀宣佈曾的罪狀後，由共幹預先安排，敎唆人民嘩然喝打，拳足交加，曾惟有低頭蜷伏，任由人民凌辱。最後，再由王琴宣判將曾交該鄉農會管制，勞役終身，並於會後遊街示衆。

吳映成爲什麽判處勞役

潮陽陷後，首任共軍「人民政府」縣長吳揚（卽成映），四十年間因思想有問題，被拘解穗訊辦，以後消息杳然，繼任縣長吳表凱，竟不准僚屬探問吳揚消息，迄十月杪始與曾廣一同解返

原籍。吳揚在職期中，樹敵大多，因此他們敵派紛紛向各處刺探他在職時的劣跡，準備檢舉。赤寮鄉農會，更編造歌謠，將吳揚的罪狀，渲染一番並教兒童歌唱。十一月十日，吳揚被解回原籍赫寮鄉舉行公審，由軍管會鄭希担吳主審員，鄭與吳揚，吳表凱三人在「解放」前均被目爲中共地工巨頭，因此鄭吳之間尙有多少香火感情，所以在公審時，就沒有像會廣那樣備受凌辱，公審結果，吳揚判交原籍赤寮鄉「農會」管制，勞役十年以觀後效。

許傑血濺鳳城

中共「南澳縣長」許傑，原屬劉永生部第四支隊司令員，亦劉手下一員大將，許於四十年十月在南澳被「潮汕專員」王更生誘至潮安逮捕後，即拘禁於潮安「專署」特別監獄，經葉劍英爪牙共幹多次偵訊，許極力否認爲劉黨，對參加秘密組織武裝企圖顚覆政府。更矢口不承，詎知其舊部南澳縣「公安局」公安中隊長許世惠，縣「人民政府」便衣隊長歐存榮，及心腹幹部六十餘人，因恐被株連，竟於同月二十四日突然譁變。由雲沃方面，（屬南澳縣）搶奪漁船兩艘，携帶輕機二挺及武器一批，並在第三日雲沃各村搶刦大批糧食，燃料，然後揚長而去。這事發生後更加重了許傑的罪名，並不啻是他的摧命符。因爲葉劍英聆訊，大爲震怒，即密電飭「潮汕專員」王更生，將許就地槍決，無庸解省。

陳揚逃不出整肅的羅網

潮汕中共葉系當局之淸除劉系殘存勢力，毫不放鬆，「普寧縣長」陳揚，於四十一年元月六日，偕「該縣土改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雪光聯袂同赴潮安參加專署召開會議後，竟一去匝月尙未返縣，據先返縣之李雪光稱：陳揚是因公事須逗留潮安處理的。陳本兼各職，共有五個，分別改由李雪光，賴長基，黃宋志，伍嵊山，方修亮，陳濟思代拆代行。

尋至七月底，本縣各處即盛傳陳揚，因犯貪污罪在潮安（東）扣留查辦，有人詢問縣中共幹，既不否認，亦不承認，故人民紛紛議論，莫衷一是。四十一年元月三十日該縣熱烈舉行「三反運動」，「地方工作委員會書記」方修亮，在會場公開抨擊陳揚是縣地主階級的遺孽。且自任職以來，一貫腐化，爲地主階級做擋箭牌，致本縣自「土改」工作完成後，地主的殘餘惡勢力仍然在地方作祟，破壞土改，殺害農民，浪費時間，浪費金錢，浪費人事，犯了極嚴重的官僚作風。因此，他現在奉令調往學習云云。方氏這席話就無異證實陳揚的被扣留消息。

查普寧縣自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即被共軍攻陷。原任縣長方國柱撤退流砂，陳獲「潮汕專署」荐委接替陳煥新爲本縣第二任「人民政府縣長」前後二年。陳係縣轄第二區赤水鄉人，三十五歲，早歲在本縣縣立中學肄業，未卒業即偕其父赴漢口經商，抗戰時期回鄉在赤水鄉中心學校執教鞭，當時本縣土共武力遍滿各區，縣長周英耀的政令不出城門。陳利用乃父殷商地位作掩護，

担任中共地工，爲方方得力幹部。「解放」前曾因行動閃爍一度被捕，尋由乃父出面聯同本縣士紳担保釋放，旋逃往南山土共張希非處，任政治部主任。

詹澤平捐掉紗帽

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潮汕地委會」，召開一連十天的「擴大幹部會議」，出席者除潮汕區地委羅範羣，羅天，王更生，李平，王慕眞外，尙有各縣區級地委、書記、各縣區「人民政府」縣長、委員，區長、局（科）長等幹部八百餘人，粵東區黨委第一書記歐陽文，第三書記王延春均親自出席「指示」。會議迄五月五日始行結束。據羅範羣事後（十八日）於公報上宣稱：「潮汕區工作同志兩年來思想腐敗，敵我不分，貪汚違法，行動錯誤，致目前在行政上，軍事上，一切均遭遇到嚴重的阻力。我們必須依上級指示，堅決執行三反運動的整肅政策……」

「潮汕農民日報」及「廣州南方日報」，在五月中旬均先後發表了整肅名單。計有「惠來縣長」詹澤平撤職查辦，潮汕區副「專員」康子文撤職留任，「揭陽縣軍管會」副主任林史撤職扣留候辦。其他分別撤職，扣留，訊辦者尙有惠來地委第二書記林帥，附城區長鄭川，普寧縣地委兼書記趙壽山，宣傳部部長馬思梅（女），第四區地委會書記方良文，饒平縣地委陳義之，地委兼組織長李瑞娩（女），潮陽縣峽山區委兼書記郭川，汕頭市衞生局副局長徐院池等一百七十餘人。整肅範圍之廣，可謂空前僅見，這葉劍英淸除劉系殘餘的殺手鐧。

據悉：被潮汕區幹部擴大會議決議予以撤職扣留查辦，犯最嚴重罪狀的，首推惠來「縣長」詹澤平，該犯於本月十九日在惠來辦理移交手續完竣後，由監視共幹遞押來潮，聞已於越日即解返饒平縣原籍，定期舉行公審。中共專署正在蒐集詹的罪証，準備大幹大整一番呢。

按詹澤平爲上饒人，現年三十餘歲，北平朝陽大學畢業，爲前粵省民政廳之詹朝陽之族侄，前廣東省參議員，饒平縣長詹競烈之堂弟，中共未渡江前，詹因恃有掩護，因此，活動於穗垣及潮汕一帶，爲中共刺探情報。方方在南山區建立流寇基地後，詹即潛返惠來，任土共普、惠、潮、南抗征支隊政治部長兼惠來縣地下縣長。惠來於三十八年六月陷共後即來縣長任「惠來縣長」，前後達三年之久。

詹在任期內因「土改」及「淸覇」運動，措施失當，迭受中共黨方指摘攻擊，在四十年十月及今年元月間曾兩度被「廣東省人民政府」記大過，並嚴重警告。詹在四面楚歌中，於元月杪曾自動呈請赴漢學習，未獲批准。詹爲劉永生系在潮汕區的殘存勢力，羅範羣等對之覬覦已久，張希非既率部叛變，更促詹罹牢獄之難，前因後果，冥冥中早有定數。論詹世家，族大姓强，稱覇上饒，本家田園百數十畝，已難洗「惡覇地主」，「剝削階級」罪名，三年來惠來千千萬萬寃死於詹「仁慈便是偏差」口號下者，不知凡幾，此輩寃魂，九泉有知，亦當引慰也。

曾長江難免一死

在潮汕，一個縣級「公安局長」被處決的，要算是「潮汕專員」曾廣的族侄曾長江了，他乃爲叔的提挈出任「潮安公安局長」，據中共「潮汕專員公署」於四十一年四月十九日所宣佈曾的罪狀是：（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接收潮安縣警察局時，曾收受前局長黃哲明賄賂港幣一萬元，並代報銷被洪之政部携去該局槍械四十八桿及公物一批。（二）吞沒所接收警局存糧一百四十包及大批物資，價達港幣五萬元。（三）勒索縣城商人保證費，「支前捐獻」港幣萬餘元。（四）包縱「國特」逃亡。（五）自恃與前「專員」曾廣有密切關係，阻撓縣「人民政府」，「潮汕軍分區」執行命令，拒絕及宕延協助應辦要公。（六）參加劉永生與曾廣之密謀，並代劉等密秘蒐集槍械，子彈。在四獅亭巷起獲之藏械一批，即屬證據確鑿，故罪無可逭，應予槍決。

按曾長江，三十七歲，揭陽五經富人。抗日勝利後，曾廣在揭陽秘密領導共軍游擊隊，擾亂潮汕各縣治安。曾長江當時亦甘充爪牙歷任揭陽抗征隊中隊長，武工大隊長等職，三十九年隨劉永生赴潮安接收縣政，即被委爲縣城「公安局長」。自曾廣被捕公審，判處勞役終身後，有識者早已預料曾長江難逃一死了。

余錫希命歸黃泉

劉永生爪牙中第二個縣級公安局長被葉系整肅處決的，就是赫赫有名的「澄海縣公安局長」余錫希了。他是「澄海縣長」余錫渠的胞弟。按余希錫於四十年八月十七日在澄海被代縣長蘇琰扣留，即日派武裝公安隊一批，徵用汕樟公路汽車一輛，將之解押往汕，一路防護森嚴，足見情勢嚴重。余錫希在羈押期中，曾由羅範羣親自代表「軍管區」鞫訊數次，余供狀包括下列四點：（一）在首任「澄海縣人民政府委員」兼「公安局長」期中的十六個月內，曾用搜繳民槍名義，勒索上蓬區王姓港幣五千五百元，附城黃姓地主港幣二萬元，藏匿繳獲武器日式六五步槍三百四十二支，輕機五挺，衝鋒槍七桿，駁殼短槍一百二十支，其他武器彈藥無數。除擅自撥出步槍八十四桿，輕機一挺，衝鋒槍四支，駁殼槍二十四支給蘇南區余錫希原籍蓮中鄉永平村的自衞隊民兵應用外，餘均被吞沒，意圖不軌。（二）在縣農會主席任內，完全拒絕政府命令之緊靠貧雇農政策，爲叫囂地主所包圍。四十年六月間展開「退租退押」，「退產量」運動時，上蓬區農民進城討債，余竟指農民擾亂地方秩序，逼令退出，聽候「城鄉聯絡處」解決，而「城鄉聯絡處」却爲余所把持，余竟離開了革命的本身立場，敷衍塞責，甚至代地主叫窮叫苦，（三）各區「農會主席」，「鄉委」，大多數係過去在「反動政府」時代的僞保長，鄉長，富農，惡霸，及土劣的虎倀、及狗腿。余對這些投靠不穩份子，迭次違背上級的「整肅指示」，包庇和繼續任用，意圖暗中

培植潛力，爲自已打算。（四）「澄海縣長」余錫渠奉召往穗後，余錫希竟在蘇南永平村擴充該村民兵，揚聲如余錫渠在省發生意外，即率子弟入海，並與劉永生殘部勾結，如在該縣第八區石龜頭一帶暗建非法武裝基地，蓄謀反叛政府。

余錫希的供詞在汕錄取後，即由「軍管會」呈報「潮汕軍分區」，「潮汕軍分區司令員」吳鐵堅未敢擅專，只得將原詞呈省，旋奉「廣東省軍管區司令」葉劍英電示，畧謂：「該犯所犯各節，均屬罪無可逭，既經供認不諱，應即就地槍決，無庸解省。」等語因此，潮汕陷共後，以農夫出身，一躍即登貴爲「公安局長」，「縣農會主席」之余錫希，於八月二十日，即在汕驗明正身，押往刑場槍决。

查余錫希，一名「肥希」，年三十歲，澄海縣蘇南區蓮中鄉永平村人，爲余錫渠之胞弟，余氏兄弟均出身農家，余錫渠在抗戰時期即參加共軍武裝之「抗征隊」，一向活動於饒平縣隆都下堡錢東一帶極少返鄉，余錫希藉養鴨作掩護，在鄉設立更館，暗中組織武裝暴動隊伍。民三十七年四月間，蓮中鄉果隴村被共軍武裝襲擊，繳去民槍五桿，七月三十日，蘇南警察分駐所白日被共軍襲擊，繳去警槍三十二桿均爲余之「傑作」。

澄海縣於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陷共，余即藉乃兄之力，一躍而爲「公安局長」。余雖屬共黨，惟個人英雄主義色彩濃厚。去年五月間，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洪之政部第一支隊長李銘康在樟林被捕解縣，交「公安局」看管，余竟英雄惜英雄大排筵席爲李壓驚，並另闢一室居李

，優待有加，旋爲共幹糾正。又藉勢包庇蘇南余姓地主親友，是均取死之道也。

馬毅友先知先覺

自葉劍英改派其客家系心腹羅範羣替代林美南出任「汕頭軍管會主任」，在排斥異已上，已在潮汕方面安置了一粒有力的棋子，作爲排除土共劉永生系的先聲。等到劉系打跨後，漏網的幹部也很少了。唯一的例外是「潮汕軍分區第三團司令員」馬毅友，原來馬於四十年一月間挾帶該團公欵（軍餉）人民幣七億元逃往香港。「潮汕軍分區司令員」符鐵堅於七月始命令通緝。

馬毅友現年四十餘歲，潮陽第四區和平鄉人，民國十六年與彭湃，賀龍，葉挺等據東江海陸豐一帶組織「蘇維埃政府」，時馬已任團級共幹。迨廣州暴動失敗後，馬隨殘部入贛，國軍圍剿時參加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在抗大受訓。後派往皖南「新四軍」服務。抗戰末期，又與方方，曾生潛返廣東，在東江一帶活動，馬奉派潮汕，普寧，惠州，南山組織民抗軍，假抗日名義，煽動農民反抗政府。勝利後被國軍圍剿，因竄入南山「建立游擊基地」出擾潮西各縣治安。經喻英奇，林賢察，迭次進剿，未奏膚功。

三十八年春馬率部攻入南山管理局所在地的兩英圩，局長林達被擄，潮汕震動。潮汕淪陷時馬出任「土共閩粵邊縱隊長三支隊副司令員兼第八團長」，負責接收澄海。馬爲一黨齡極高之中共幹部，潛逃原因，係不堪葉系之排斥，感到安全受威脅，遂决心一走了事，共幹部大多數已爲

潮汕中共當局所逮捕或處決。馬潛逃抵港後，秘密稅居北角爲寓公，曾揮函致葉劍英，方方，古大存諸共酋痛斥豎立派系，排除異已之非，並謂不久彼等亦將蹈敗亡覆轍云云。這是今日大陸上共幹自相傾軋的小插曲，舉一反三，其他各地當然也不會例外。

張希非回頭是岸

中共統治潮汕，藉「三反運動」排除異已的結果，使共幹們都各懷鬼胎，人人自危，不滿情緒，逐漸普遍，「不過在暴力控制下，大都敢怒不敢言罷了。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潮汕軍分區第二團司令員張希非事件」就是這種情緒的最高峯。此事不但轟動廣東全省並且使共酋葉劍英手足無措。

原來「潮汕軍事區」公安第二團之前身，係「閩粵邊縱隊」劉永生部第二支隊。張希非部在潮汕淪陷前爲南山區土共的有力基幹部隊。中共解散「閩粵邊區縱隊」時，該支隊併入「潮汕軍分區爲第二團」，仍由張兼團司令員，該部留强汰弱，昔日「游擊英雄」泰半被裁，遣鄉生產，繼續留職者，亦多因待遇低微而不滿現狀。中共「潮汕軍分區」早據報告知道該團份子複雜，惟張握有實力，因此一時不敢隨便下手，只派了梁某任該團副藉作耳目，張及其部下知情勢不妙，于是曾醞釀回返老巢，雖計劃已久，但因部隊分散，故未敢妄動。後來奉令調赴潮陽，協助搜索南山反共游擊隊。在共軍之意以該部熟悉南山形勢，與山區人民感情頗洽，用之爲響導，期收

指臂之効。詎知正中了張的詭計。

四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張秘密由汕頭率心腹幹部四十餘人，潛至潮陽峽山地方譁變，舊部紛紛來歸聲勢一振，即分兩股向南山，潮陽屬赤寮，八區暨關埠邊境之內外八鄉，內外輋等一帶地區流竄，臨行將葉系派往監視該團營之政治人員四十餘人處決，再炸燬省道和平大橋，以遏止潮陽縣方面之追兵。另一股更渡榕江進入潮揭邊境之桑浦山。截至目前爲止，張部集聚各縣反正民兵，及公安部隊等已擴充至八千餘人，更與三野一部反共共軍合流，致廣汕公路，時被截斷困擾，共軍運輸亦告中斷。初稱爲「解放人民軍閩粵邊區縱隊」。現已正式受國府收編，擴編四個支隊，宣告反共。張之叛變，實爲潮汕中共之心腹大患。按張希非；現年四十三歲，普寧縣第二區楊美村人，小學教育出身，抗戰時期，即參加中共，歷在豐順八鄉山，南山等地組織暴力，反抗政府。

第十節 「五反運動」

三年以來，大陸上廣大的農村已被中共搜刮搾取顆粒無存。惟各大都市的工商界，尚擁有相當的資金，因此便引起中共的覬覦，因此便成爲吮吸的對象。這樣便產生了所謂「反賄賂」，「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的「四反運動」後來不久又加上「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一項，便成了轟動世界的「五反運動」。

本來潮汕工商業，連年在中共「金融管制」與「工商聯營」之政策下，已是奄奄一息，即以汕頭一地來說，「解放」前由客家人集資開設的振源，廣發，南生，平平四大百貨公司，現僅存廣發與南生兩家，其營業數字亦只及「解放」前十分之一，往日繁榮之市中心區昇平路，安平路，及永安，永和，永泰等街道，因受「五反」的影響，市情慘淡，實爲開埠以來所僅見。四十一年春，紛紛向稅局，申請停業者，已達五百餘家。其中只永和街，便有永大成等四十餘家。但共方深恐影響市面繁榮，一概不准，他們祇好以半開門的營業方式，以作消極的抵抗。

去年二月，風暴般的「五反運動」，在中共的處心積慮下迅雷不及掩耳地襲擊着汕市的工業界，可憐無辜的商人，竟成了「五反運動」下的犧牲品。二月十日，「市政府」命令全市「工商聯合會」召集全市各同業公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由「副市長黃聲主持，聲言各商號聽其自行坦白，互相檢舉，並一再恫嚇，謂不遵行「五反」運動條例之商號，經已詳細調查清楚，如故意掩飾罪行者，決予嚴辦等語。在會的商人均面面相覷，狀如待決之囚。同時「總工會」亦召集店員，伕役兩工會全體會員舉行會議；極力煽動各店員，伕役盡量檢舉其店東「套取外滙」，「走私漏稅」等情事。如有不積極參加檢舉者，則受嚴厲處分。因此，全市店員工人被廹參加「五反」鬥爭工作者，佔百份之九十。並由積極份子組成了四百六十三個小組，深入各行業發動羣衆，收集材料，在瘋狂鬥爭中，二十天內，檢舉違反「五反運動」條例的案件，就有十萬七千九百多宗。

鬥爭過程中，首先由布疋業店員採取「喊話車」的方式，向布商陳輔賢和吳喜三提出警告，其他各業店員則展開「窗櫥宣傳」方式，在認爲有破壞「五反」條例的商店門口，張貼警告標語和漫畫。到了二月十三日，在中山公園舉行控訴「奸商」破壞「五反」大會，由「汕市地委副書記」李平及「市長」羅範羣主持，除鼓勵工人向反抗「五反」之「奸商」猛撲外，並向因積極檢舉「奸商」而被打負傷的工人「致敬」。同時將破壞「五反」之商人羅榮名，朱振亞，杜幼娘，姚宜道，林忠仰，駱志賓等六人押至台前，由羅錦春噴漆店，明明，耀記等鞋店工人林民岳等四人，紛紛上台控訴。「公審」結果，都被判「資產全部充公」，並分別處罰監禁或苦役。

在「五反運動」中，各店東廠主，被共幹認爲不坦白而被扣押者；有同興傢私店，順泰，華順盛，高仁利，裕興等六十餘家。盛臣店東石珊被指爲「公開造謠」，羅錦春噴漆店被指爲「追求暴利」及「瞞稅」數在三百億以上，出入口商如張華成，成安，集安祥，裕發，盛合等十四家控爲「盜竊國家資財」、「追求暴利」、「腐蝕幹部」、「吞漏國稅」等罪。鮀江建築公司、大華、利安、協豐等承造工廠，被控爲「盜竊國家資財」、「偷工盜料」、「虛報成本」等罪。

由於中共種種殘酷脅廹，善良商人，不堪受苦而自殺者數達百餘人，其中最慘的，莫如福合埕聯順行店東張純賢，被共方指爲「漏稅」及「盜竊資財」等罪名，於三月一日，一家大小三人跳樓自殺，而檢舉該店東罪狀之店員，因受良心譴責，隨後在該店懸樑自盡。同日永安街成安商店東許宗成，因受共幹多方恫嚇，亦服毒自殺。

中共爲防止商人逃避「清算鬥爭」，除於每日清晨將全市店東，廠主集中在中山公園，加以三小時思想訓練外，並在海關前、汕樟公路、廻瀾橋出入口處設站，嚴密檢查來往行人的居民証」，如未領有「公安局」發給之「通行證」者，即予拘捕。因此，許多逃不出的商人，只有走上死路尋求歸宿。

潮汕各縣較大的墟鎮，小本商戶，被「五反運動」風暴所摧殘，比比皆是。甚至零售、肩挑、負販，亦難倖免。在「五反運動」期中，被拘禁於「區人民政府」、「農會看守所」的人犯其擁擠情形，竟比兩年來「反霸」、「肅特」、「退租退押」等次所逮捕的總數多一二倍，那些無力負担中共勒索的人，動輒被「公審」而處死，這是史無前例的暴政，又是滅絕人性大屠殺的「傑作」。

我在這裏要附帶地列出「五反運動」中，兩件慘酷事實，來證明共產黨的暴行。

楊厥中家破人亡

向在汕頭昇平路開設生利綢行，及勝發批局之澄海縣附城區外埔人（現劃入海濱區）楊厥中，四十一年五月被汕市「節約委員會」指控他犯了「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及「偷稅」等罪共一百二十餘件，而被扣留查辦，禁押在獄。最後共方宣稱：楊在原籍爲最著名「惡霸」及「放高利貸」之剝削階級，罪大惡極，根據該犯原籍人民的「要求」，將楊解交「澄海縣人民政府」訊

辦，楊被解抵澄海縣後，即由「海濱區地委會」與「區人民政府」組成公審「惡霸楊厥中」大會，將楊提解至共出生地外埔鄉公審。由「海濱區長」張謙益任主審官，在台上宣佈楊的「偷稅」詳細情形，及過去一貫在外埔鄉橫行霸道，放高利貸，剝削鄉民等項大罪。同時，「區長」張謙益是信寧鄉人，該鄉與外埔鄉相隔祇一墻界，過去两鄉鄉民每因小故械鬥彼此結下深仇，楊既是外埔鄉手屈一指的首富，於是更不放鬆說他過去曾捐助外埔鄉槍械，煽動械鬥，屠殺信寧鄉人大大誇張渲染一番，藉以激起信寧鄉民的憤怒，故此次公審台下，聚集了不少信寧鄉的鄉民。

楊跪在台上，任由信寧鄉人登台毆打，殘酷和恐怖的情形，難以盡述。主審共幹，猶不滿足，竟將楊的妻女三人，剝去上衣驅至枱上陪審，致楊悲憤莫名，當塲咬舌斃命。按楊在外埔鄉建有大厦一座，頗具園林之勝名爲孝思園，蓋所以娛其雙親也。其父楊劍鋒，現年已七十餘，四十年六月間，在「退租退押」運動中，早已不堪共幹嗾使無知農民百般凌辱自縊斃命。

林成業命喪貓爪

在本市開創昌成抽紗公司之澄海縣蘇北區鹽灶鄉人林成業，長袖善舞，在本市抽紗界中，向執牛耳，爲同業所推重。本市陷共後，林因洞悉中共摧殘工商界手段，故向中共「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呈報資金及申請營業時，改報該公司係美國人開創，本人僅係受僱之經理。林原擬籍外人庇護，爲保存個人財産打算。韓戰爆發後，中共高揭「抗美援韓」旗幟，林遂成衆矢之的。如四

十年汕市「獻機獻炮」，林雖竭力張羅報効，亦難塡共黨欲壑。此次「五反運動」，林被該公司前進店員檢舉指昌成公司「走私漏稅」竟達十二億元之鉅。林遂即被捕，在鞫訊中林據理力爭透加否認。共幹謂林不悔悟坦白，即付諸「公審」，於去月中旬在本市商平路商會前舉行「公審大會」。林堅決否認有「偷稅漏稅」反「走私」情事，致觸共幹之怒，嗾使爪牙，向鄰近某藥材店捉到狸貓两隻，縛在林之褲中，鞭打狸貓使咬林之雙股，逼令供認，致林两股及陽部受傷甚重，當場暈去，「大會公審」在無結果下一哄而散，事後林在警局雖經五家店保假予釋放療治，奈受傷過重，竟不治而死。

共幹在「五反運動」中，以酷刑逼供，叫人民承認預先擬定的供狀，圖達勒索財帛目的，因此，林成業雖被共幹用狸刑逼死，但其被指「走私漏稅」的欵項，仍要其家屬負責交出，結果，昌成抽紗公司，祇好全部讓給中共官僚資本的什麼「××貿易公司」接辦。

林在汕及原籍的不動產和動產，共幹亦不放過，都被沒收充公了。留居汕市的婦孺一律驅回原籍澄海蘇北區鹽灶鄉管制，共產黨的兇狠惡毒，眞令人不寒而慄啊。

第十一節「清監運動」

潮汕淪在赤色鐵蹄下，已三年又六個月了，在這悠長動盪的歲月中，中共「清霸」、「肅特

」大量捕殺的公敎人員、地主、知識份子等據最保留的統計，最低限度已逾二十萬人。在每次大量逮捕人民之前，中共必照例先實行清監，以減少在押人犯的擁擠。中共是沒有法律的，他們侵奪大陸以後，六法全書業被廢棄，而新的法律又沒有產生出來，他們只憑了自己的好惡，加上「人民的意思」，便隨時隨地定下了法律，因此被判處徒刑的人，往往會被改判死刑。就如前澄海縣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澄海縣救濟院長陳崇侯，原是以「惡霸」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蘇南區灣渡鄉長陳世安，以「國特」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在四十年二月第一次展開「清監運動」，便被改處死刑，故歷次中共在潮汕「清監」，都會發生不少這類似的事。每一次清監時，除將犯罪較輕的小竊、違警、漏稅的人民，移往贛南，粵北等處墾荒外，其餘在羈押中之已判或未判人犯，則只有任由共幹去決定其生與死的命運了。

潮汕中共設立有三個規模龐大的看守所，用以禁囚大量人民。一在隆都，係沒收前溪村華僑陳聾利之大厦，查陳爲潮汕首富，故其大厦，佔地二十餘畝，週圍均築雙層高樓，宛若歐西十八世紀的城堡，內面有客廳九十多個，臥室三百餘間，可居千人以上。四圍廣場，曾於春節時演劇十餘台，每次觀衆四五千人極一時之盛。共軍把它改作訓練囚犯的體操場。這一座美奐美輪之大厦，已一變而爲恐怖的黑獄。

另一個在潮陽司馬舖。一個在揭陽五經富。每所平時均收容囚犯五六千人，據海外報章揭發，潮汕各縣全面性的清監運動，三年來共計七次。第一次是四十年二月，汕頭市在清監運動中集

體屠殺人民，爲掩蔽市民耳目，多在午夜執行。「汕市人民法院」有兩個監獄，一在招商路舊法院，一在碕碌石炮台，中共擬予處決的人犯，事前必先移往石炮台第二監獄禁押。

二月廿六夜汕市警備部將囚禁在本市第六公安局之人犯六十餘名，用卡車四輛載運，由共軍數十名監押運送，向汕郊葱隴方面駛去，內有奉准自新之前汕頭市警察局諜查隊長梅友三舊部二十餘人，前廣東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情報隊長蘇作新之舊部十餘人，放火圖燒同濟路工人區眷屬住宅，「國特」疑犯黃四第、方烏牛等六人在內。查梅、蘇舊部請准自新後，曾被共軍集中訓練洗換頭腦數月，復被囚禁於公安局達半年，衆料該批人犯在午夜突被共軍押去，凶多吉少。越夕（卽廿七日）又在林大宗祠李厝祠挑出此次逮捕之人犯數約一百五十餘人，用大卡車六輛，分三次載運從沈趙路舊日本領事館傍水產碼頭轉落電船，向媽嶼方面駛去，因時在午夜之際，全市戒嚴，交通全面斷絕，市民均在夢中，極少知悉，祇沈趙路一帶蓬柵居民少數所目睹者，次日始靜靜地透露而已。

第二次四月二日起至十四日止，被徵用之商營電船兩艘於每日午夜卽奉共軍命令駛往葱隴石炮台（卽共軍囚禁重要人犯的汕頭市人民第二監獄，其地瀕臨海濱，有小型碼頭可以停泊船隻），計每晚有人犯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不等，押落船艙，駛往媽嶼島外約二十五華里赤澳燈塔附近，拋落海中。一週之間，已逾六百餘人。

第三次於十月中旬開始，各縣奉令普遍執行秘密處決，由鄉鎮農會、區、縣政府自行辦理。

在執行「清監運動」中，中共政府授權基層之村、鎮、鄉農會，對生殺予奪都可便宜行事，毋庸呈報上峯核准。這一來人民生命，便操諸共幹手中，便展開了公開的殘殺。此一役；潮汕八縣一市，橫死於中共的秘密集體屠殺或公開的處決者不知凡幾。

第四次開始於四十一年元月間，潮汕共黨展開「五反運動」之前，實行先在各縣「清監」將拘押囚禁在各地監獄之已判及未判人犯，引用四十一年二月廿一日北京「中共中央」所公佈「懲治反革命條例」，分別集體處決。計「潮安縣人民政府」於二十一日提解南門外觀音大街尾校塲槍決者二十三名。經查出姓名者有古城區人洪國華，曾任國民黨國防部調查統計局潮汕區專員，庵埠調查員，經於四十年十月申請「自新」，十二月奉令入所改造，不久卽告失踪，與家人失却聯絡。楊岳，四十七歲，本縣意溪鄉人，曾任第六區管倉員，稽征處主任。陳秀吟（女），爲前第五區清剿指揮部諜查隊揭陽組組長林世華之妾。林松、張獅母、李曹操、伍易、黃先施、係本城十三組更館爛崽。莊喜泉、張增獄、楊普、石雨林、陳奉、李亞七、高震球、曾魯鳳、趙森茂等，均在國民黨政府時任小職員，八月間被檢舉不申請「自新」入獄，竟不明不白而喪生，亦云慘矣。

澄海方面，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只縣城一隅提赴東門外嬰哥埔刑塲處決者，計有曾在國民黨時代任諜報隊通訊員、組員、辦事員，之李君俊，陳四弟、王賢有、吳區等四人。同月廿八日復提出「土覇」、「國特」、「土賊」、「慣竊」，之陳琮、黃公俠、蔡春源、蔡家鑑、謝芝娘

、周之樹、鄭合興、黃繼祖、許春霖等九名赴東門外刑塲處決。同日押赴上華區橫隴鄉隴尾村原籍處決示衆者，計有張鏡秋一名。按張係一樸實商人，向無政治活動，緣民國十六年國共在澄海展開淸黨鬥爭之時，張之私祠及書齋，被國民黨淸剿隊借用，辦理該區一帶匪鄉之善後綏靖工作，該鄉共幹，伏法者前後共有二十餘人。四十年澄海陷共後，該村老共幹回縣，聲稱決爲死難「同志」復仇，索取二十餘年前之「血債」，惟迄今日久，滄海桑田，人面皆非，疇昔仇人，泰半已身故或遠颺，僅張未死因之以洩忿。

「隆都區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將游擊隊嫌疑犯陳楷、陳平波、陳楠生、陳慕周，（均屬該區大巷村人，在石龜頭村小學校任敎員），及未知姓名之人犯共一十四名，在大提脚處決。除夕，「樟林區政府」在東里公路堤坪處決南畔州「大惡覇」及「大地主」林其華、林祥新父子，「國特」彭精乙、洪在漢、周芳、楊若翊、李之寶、林相靑等八名。

饒平縣「浮山區人民政府」於十六日。將在新厝隴村破獲游擊隊中饒區七鄉反共救國總隊總部游擊隊人員，一十七名提出處決，計有該總隊副總隊長李培，參謀長楊炳林，副官陳堅成，及幹部李根茂、李大川、李亞雄、李敬書、李通、張文泉、高源、魏大畧、周克勤等，及該新厝隴村「農會主席」李廉生，因包庇該批反共游擊隊在該村活動，其妻陳妙娟，爲該村婦聯會主任，知機不報，於該案破獲後，亦被縣「軍管會」派隊詣村拘押往饒平縣查鞫，於翌日（卽十七日），由縣專車押返浮山區轉新厝隴村原籍，執行槍決。同日駐浮山區共軍三野二十九軍某部，押出

捕獲逃兵莊永平、張翊、嚴應等三名，在浮山圩曠塲槍決。

第五次於四十一年二月杪展開，爲潮汕陷共二十六月最大規模之淸監工作，查經過各項淸算運動連串推行及最近之「洗底運動」中，各縣人民監獄及區鄉拘留所，已住滿了判決或未經判決之人犯。雖然囚粮自備，惟因在押人數太多，且各縣游擊隊活躍非常，國軍反攻大陸緊廹聲中，中共誠恐地方一朝變動，難免有縱虎逯山之虞。故自去年底，汕頭市「法院」及「警備總指揮部」，卽首先展開第五次淸監運動，與前次採取秘密集體處決方式相同，在午夜虎虎寒風中，共軍以軍車運着死囚數十人或百餘人，一律背綑，驅廹下船，向媽嶼方面駛去。據市郊葱隴鄉鄉民來市談稱，葱隴飛機塲，近來在午夜間，迭發槍聲，動輒數十响始已，海灘近來迭有被背綑槍殺之屍體發現，每於潮退在泥濘中暴露四肢，此或係共軍處決人犯後，草草埋葬於海灘上，致爲潮水決捲而揭穿秘密。

又查澄海縣第八區隆都華僑陳黌利大厦，經徵用改爲縣「第二監獄」後，在押人犯，經常在四五千人以上，去年「八字運動」中，竟一度加至七千餘人，臘月及正月短短一個月間，在該監獄附近的所謂「敎養院中」，卽有已判罪之人犯共約一千四百餘人。每天被共軍捉去，不知下落者卽達三數十人，這令犯人不寒而慄的事，數月來賡續在進行着。有一部未經判決人犯，亦受同樣不幸的遭遇。據悉，饒平縣於四月初旬，呈准將縣治移往下饒黃崗鎭時，縣城方面監獄，卽實行澈底「淸監」，經被共軍判處三年以上徒刑之囚犯，約共四百五十餘人，卽分批於五月十二、

十三、十五、十七四天提出在南門外聖耕坪、青蛇窟一帶槍決。潮安、揭陽、潮陽、普寧、惠來各縣，於臘月底均曾响應汕市之執行「清監運動」，惟共軍均利用午夜執行，秘密埋掩，故無法探出被害人數及姓名。附近人民祗知某日共軍槍決人犯而已。此次清監若以每縣殺人之比率與本市各監獄失踪人犯相較，中共所殺害的人民恐數逾萬人矣。

第六次在四十一年十一月，因潮汕治安日趨嚴重，各縣監獄迭次被反共游擊隊襲擊攻陷，囚犯全部被刼，「潮汕專員」王更生在十月杪召開的潮汕工作會報例會中，即秘密飭所屬各縣當局再度推行「清監」，各縣奉命後，均利用黑夜行事。汕頭方面在十四日及十六日兩夜中，「警備部」用大卡車十餘輛，由第二監獄及李厝祠看守所解押人犯約三百人，分批運往市郊飛機場秘密集體處決，然後草草掩埋。

此次各縣同時舉行清監，據各縣來汕的人透露，幾無地無之。共方之「潮汕農民日報於十二月七日登載，潮汕專員王更生赴各縣視察後返潮安發表談話說：「在各縣看守所學習的人民，經政府努力教育，大多數已覺悟過去的錯誤，經獲省釋回家重新做人的，共有三萬四千五百二十餘人……被省釋的人，深切地感謝「毛主席」和政府的寬大！」但是，那些被中共拘捕的人，迄今仍然失踪，「釋放」云云，祗是共幹騙人的鬼話而已，誰看見過曾經共軍釋回或減刑的人呢！

第七次由四十一年一月初起，至二十日止僅兩旬間，以「地主」身份被各縣中共提出公審後付諸槍決者：以揭陽縣最多，該縣各鄉黑板報均有詳細報導，潮安、澄海次之。潮陽、普寧、

惠來等縣的情形就不大清楚，因爲中共的鐵幕緊垂，甲地和乙地的消息像被一座高牆所截斷。故確數無法統計，不過據最保留的估計三年來直接被害人民，恐怕不會少過二十萬，這龐大的血債，毛澤東及共幫兇，雖萬死也難贖取的！

第十二節　「清查餘糧」和「追繳餘匯」

四十一年六月底，潮汕中共以波浪式再發動所謂「清查餘糧運動」；這是繼着「退租退押」的延續，仍定一套換湯不換藥的敲搾，勒索手段。是年五月初旬，先成立委員會，推羅範群、王更生、李平、姚木天、羅天、陳定國、石永堅等十四人爲委員。自五月中旬，開始工作，指令各縣「人民政府」、「縣地委會」、「法院」、「城鄉聯絡處」、「公安局」、各推出代表，組織成立分會，執行其事。據中共當局解釋稱：潮汕地主階級憑藉土地剝削農民，每年早晚兩糙所收租谷，自一九四九年秋地方解放後，除其眷屬人口所需糧食外，其餘存糧，一律交還政府，以挽救嚴重糧荒。（見四十一年五月十七日汕頭農民日報），其辦法及手段，完全仿去年的「退租退押」運動的變相，善良的人民，從去年的「退租退押」運動中，倖存着餘生，身受着這一場風暴的教訓，在今天大都談虎色變。

潮汕各縣最先執行者有潮安、潮陽、揭陽、澄海四縣份，不過各縣地主階級，在兩年來中共

導演下的殘酷「清算」、「鬥爭」摧殘下，普遍已宣告家破人亡，現所留得殘喘的，已淪爲孑然一身的窮措大，故共幹的清算對象，是仍以國外及城市尙有經營商行的華僑地主爲進攻目標，中共爲恐怕各該區、鄉華僑地主及眷屬在「淸查餘糧運動」期中逃亡及潛匿他處，自五月底卽將出口證停止簽發。（見四十一年五月廿八日汕頭潮汕農民日報）卽以在國內旅行者，亦須經反覆再三查問，始准簽給証明文件，甲鄉人民赴乙鄉，在五里以上者，均須向各該鄉農會申請發給臨時證明，一路有「小鬼隊」、「婦女隊」截攔查問，加强管制着人民的行動，以人作質地任他們施行勒索的技倆。至於一般資產階級，自地方陷共後遷來汕居留者，不少屬於華僑眷屬，雖然他們在梓里的田地、產業，已經遭受中共淸算、沒收，轉靠外洋接濟，其戶籍中共已有詳細調查，秘密監視，一樣地在等待迫害。

現爲防範華僑地主在「清查餘糧運動」逃避淸查，汕市「人民政府」經指令「公安局長」鄒加强本市戶口管理，分區隨時抽查戶籍。六月一日，經由汕頭市「公安局」佈告，嚴禁甲區居民瑜，留宿乙區，如屬環境上必要者，須在午後六時前向各該主管「區政府」或「公安分局」報告，塡發證明，隨時備查。（見四十一年六月一日汕頭公安局登載於潮汕農民日報佈告欄）人民在平時的行動自由所遭受的限制，自潮汕淪陷三年來，以此次最爲苛虐。共幹在汕市執行禁止戶口移動，與「五反運動」的第三期全面淸算工商界，亦有息息相關的連繫。據汕市「節約委員會」公佈「走私漏稅」的工商戶，共約四千餘戶，所犯案件逾三萬宗以上。現除將首要三百餘人扣留

鞫訊待辦外，準備逮捕的，至少千人以上。故當局更需要加强防止人民的逃亡，以從事他們綏綏宰割的獸慾。「潮汕區人民節約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偉光，在六月廿八日發表推行各縣「淸查餘糧運動」時指出工作綱領說：「淸算餘糧運動」，爲當前政府扶植貧農，打擊「不法地主」的主要課目，各級軍政黨工作同志，應伸出熱誠的手，和農民兄弟携手合作，展開淸查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七個年頭中，「不法地主」所吮吸農民血汗所繳納的租項、米谷、糧食，勒令吐還政府，俾得辦理救濟，建設地方的經濟資力。（見四十一年六月廿八日潮汕農民日報）接着，由「潮汕區人民節約委員會」，將所厘訂推行「清算餘糧運動」六大「綱領」，予以公佈。

從這「綱領」發表後，潮汕各縣人民大爲震驚，「華僑地主」的眷屬命運，則更深陷入困境，現已先後接獲各區「節約分會」或「農會」發給「淸查餘糧」通告書，中共所需索的所謂「歷年餘糧」是漫無標準，或假予時間調查，俾獲充分證據及理由，俱信口指定的，起碼數十担至數千百担。而通知送達後三四天，卽傳至區政府訊問，責令電函外洋滙款，照指定數目折價繳納，不許稽延，逾限則以抗繳罪嚴行懲罰——總計自六月份起截至九月份底，潮汕人民因無力淸繳餘糧，被中共以「抗繳餘糧」處死刑者，以各縣的自然村爲單位，平均須在三五人至一二十人，大多數是婦女。中共處决所謂抗繳餘糧人民時，並同時押出一批繳納未淸的「地主」及其眷屬解往刑塲陪决，並强迫吮死者鮮血或加以綑縛伴死屍同眠，在澄海上華區龍田鄉的農會共幹，懲罰欠繳餘糧的僑眷更別開生面，對未淸繳的婦女十餘人，被押往上坑祖塋挖掘骸骨，担回家中綑縛一

起同眠，致胆小女眷，嚇得癲狂者三人。又八月上旬澄海縣處決人民，有「抗繳餘糧」之前第五區淸剿區政務處長，潮汕陷落前夕，一度署理澄海縣縣長已被中共槍決之黃本英妻黃謝氏時，被押赴刑塲陪决地主，在共軍槍桿强廹下，迫令吮死屍之血，此種曠古所無，惟中共政權始有的慘酷殘虐，說來也够痛心！

澄海縣東社鎭高姓殷戶，爲該縣第一大地主，汕頭市水電大公司股份，該高姓佔股最多，並由高伯昂出任電燈公司總經理。前年「退租退押」運動，高伯昂被押赴原籍非刑夏楚，高姓十餘房份，被中共指爲「不法地主」罪而殺害十餘人，所有田園房屋均被充公，各房婦孺三百餘口，淪爲乞丐。四十一年春荒，又餓死了四十餘人。此次中共復向高姓淸查餘糧，久解在隆都「澄海縣人民第二監獄」覊押之高姓殷戶各房長，自前月復解返縣城坐追三年來餘糧。惟高姓自港、暹生意於二十年前失敗後久已結束，所剩產業，大半屬於不動產，經被中共當局充公，故雖在迭次酷刑下，依然無力繳納，因此致觸共幹之怒，於七月下旬，突將該高姓各房長，計高國基、高作梅、高樹國、高哲保、高承緖、高亞尾、高哲準、高介允、高岸民、高植農、高哲四、高愼予、高作田等一十三名，押赴東門外鷄哥埔刑塲槍决。臨刑時，押赴縣城環行示衆，並將在押待淸繳「餘糧」之「地主」及其眷屬五十餘人押同遊行，解往刑塲陪决，一路婦孺哭聲震地，觀者無不黯然！

自高姓殷戶被中共澄海當局集體處决後，一般被中共硬性指定須照數繳納餘糧之人民，因無力淸繳，限朔又緊廹，闔家投環自殺，或投江者比比皆是，難以統計。截至目前，這個要錢又要命的運動，還在雷厲風行的繼續着，惟被中共指爲拖欠餘糧的人民，已無勞中共動手捕殺，他們體驗着現實的環境，與未來的漫無止境的廹害，他們紛紛走向死亡的路去。

同年十月廿五日，中共潮汕地方工作委員會又宣佈增加一項「追繳餘滙」運動，對象無疑仍然是華僑眷屬了。

十月廿九日，潮汕農民日報發表中共「潮汕地委會」第二書記李平談話及在汕市召集各縣、區工作委員會負責幹部往汕開會時所宣佈推行方針，飭由各縣機關組織「追繳餘滙運動委員會」，展開工作。將在「土改」期中由各縣農會編造僑眷生活淸册中所劃分之富僑，中僑，貧僑三等，作爲「追繳對象」。凡擁有田地，或在國外有生意商行者，列爲富僑；凡在國外商行任職，如担任司理或有僑匯接濟者，列爲中僑；凡受僱於海外者，列爲貧僑。所有僑眷，均須自行申報每年僑滙數目，計自三十五年起迄至現在。每年由國外所僑滙次數及欵額，除按照人口計算應支有限生活費用外，所餘須全數追繳。一如「淸查餘糧」運動中辦法，違者押進，並將貧僑編爲「追繳餘滙」小組骨幹，令其檢舉「財主」，準備於公審逃避繳納「餘匯時爲控訴人和証人，而華僑眷屬鄰里五家，又須向當地中共政府擧報，提供資料，如不密報檢擧，則以包庇論罪。列爲富僑及中僑者，須於十二月中旬以前往各管鄉農會領申報表塡報備查，如有瞞報數額及逾限者，將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三年以上的監禁。（見四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潮汕地委會」第四卷半月刊公報）

中共在潮汕推行每一項廹害人民的運動，慣例必先擴大宣傳，除指示各區鄉共幹積極展開階級挑撥鬥爭，並將十一月最末一週，擇定爲「追繳餘匯宣傳週。各縣中等學校一律停課一星期，全體員生組織宣傳隊，由文教科、地委會編派指定地區鄉村，担任宣傳工作，替僑眷塡寫申報表，解答疑問。自去年十一月開展迄至今年一月份，爲期僅三月旅居國外華僑，已不斷接獲家書，索寄欵項，匯回大陸贖命，中共之在「追繳餘滙運動」中情形程度如何？於過去所推行的「退租退押」，「清査餘糧」中就不難想像了。

第三章　反共怒潮洶湧澎湃

潮汕人民一向是淳樸、温厚、和平、極有守法精神的。是一個很容易統治的區域，只要不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利，和給以合法的自由，就決不會有疲玩、抗政府的行爲的，但國家民族思想，却很昂揚堅强，對日戰爭期間，在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的號召下，潮汕人民會英勇地和敵人週旋，寫下可歌可泣的詩篇，這是一個歷史的例証。

中共侵佔三年，在殘暴政策下，人民生存遭受嚴重的廹害，自由已被無情的剝奪，很多志士揭竿而起實行反抗，前仆後繼，爲着全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爭取、反共的怒潮，像春風野火般的勢成燎原，「三戶亡秦」，實可期待。

潮汕反共游擊隊的生長和建立過程，是由於三十八年十月杪地方淪陷後，一些忠貞的地方團隊抗拒中共的鏊編命令，相率撤入閩粵邊境山區，對共軍採取敵對行動，領導人民反共救國工作。同時，不少鄉村的民衆，不堪中共政權的廹害和屠殺，發動以武力自衛，漸漸的和游擊隊滙成一股抗共的洪流，三年來在革命史上的反共抗俄的實際行動中，已寫下不可磨滅的光榮的史頁，

現根據事實紀載，正確地作一個報導：

第一節　且數英雄人物

據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政府公安部」部長劉瑞卿發表說：大陸各省現有反共武裝二十萬人，在閩粵邊區最多（包括潮汕在內），約五萬人，佔全國四分之一鉅；其實，大陸反共武裝，正如狂瀾澎湃，那些曾經受國府整編，給予番號，補充配備及在裝備中的，數目達一百五十萬人，這是根據有系統的統計，並不是一張空頭支票。在閩粵邊境，由沈向奎、黃炳炎、王盛傳、沈雨蒼、張炎元、張希非等人所領導的健兒，就超過中共公安部所宣稱整個大陸反共武裝的虛偽估計。作者並非誇張渲染。以下是向有關方面調查，在閩粵邊境領導抗暴的游擊隊及其武裝活動的一般情形的報導。

沈向奎

沈向奎，閩省第五區詔安縣人，現年四十五歲，士官學校出身。在抗戰及勦共期內，均有輝煌表現，原任國軍宿將張貞部副官因功擢升至萬夫長。金門防衛戰一役，沈任國軍二十五軍軍長，率部英勇抵抗來犯共軍，造成舟山羣島撤退後勦共軍事上空前大捷，殲敵一萬餘人，俘虜七千，沈獲戰功擢升爲兵團副司令，坐鎮金門，一度返台。三十九年八月奉令調充福建省人民反共救

國軍總指揮，領導全閩及粵邊人民抗暴。現閩粵兩省已受沈整編之游擊隊，共分七個地區，主力集中於閩省的；在武夷山脈一帶，有趙××部、林××部、李××部約三萬人，槍械配備，多屬日式，實力充沛。另在博平嶺、鷲峯山、戴雲山地區，有陳××、林××、黃××、王××等部，人槍約四萬。在八心山、烏山、閩粵邊境方面，有黃××部、王××部、沈××部、余××部等，約七萬人。在閩西與興梅邊境一帶，有余××部、張××部、吳××部、羅××部等約三萬人。政府對沈部期望極高，接濟源源不斷，故士氣極高。

黃炳炎

黃炳炎；一個年僅四十二歲極有希望的抗共青年將領，現任南海部隊中將總指揮，南海部隊在金門迤南蜿蜒至粵東沿海之海陸豐一帶海岸綫，是一把打擊中共海上運輸的有力鐵鎚，亦是中共所認爲閩粵邊沿海的一顆毒癌，現在中共的「中南軍區海軍部」拼命在潮汕沿海設防，增撥艦艇交「汕頭巡防處」指揮，即係針對黃部的神出鬼沒突擊潮汕沿海各港口。四十一年二月至四十二年一月中，潮汕沿海要塞，港口及各島嶼，迭受黃部武裝漁船及砲艇奇襲登陸，共四十餘次，其大者爲去年元旦登陸南澳中共行政核心要區之後宅，使共軍提心吊胆，驚惶萬分。去年十月十一日登陸閩省南日島，所收獲的輝煌戰績，亦爲黃部及沈雨蒼部隊的傑作。

查南海部隊，原屬三十九年四月東山撤退後的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毛森部福建軍區部隊於退

抵金門島後改編。後毛去職，該部即由黃繼續率領，黃在抗戰時期即與毛森合作，在長江下游一帶組織忠義救國軍，領導人民抗日，本人潛伏上海担任地下工作，指揮近萬特務工作人員。三十八年夏上海危急時毛森出任上海市警察局長，黃任該局督察長，迨上海淪陷，黃隨毛森撤至厦門，這時厦門的中共地工密佈，企圖煽動公安隊及警察譁變，一般自命「民主人士」者更不惜降顏勾結共幹，待機舉事，黃在厦門僅兩月，協助當局破獲中共秘密機關二十餘處，逮捕共諜二千餘人，將中共在厦門的陰謀，搗至粉碎！

是年秋，毛森爲編組一支反共游擊隊，繼續爲他在抗戰時期的忠義救國軍寫了新的一頁，決定重新編組武裝，以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名義號召他過去的舊袍澤，工作範圍以蘇、浙、閩、贛、粵五省，注重爭取仍在敵後抗共的地方團隊，及無法撤退的國軍，著名的抗日女英雄雙槍王八妹，閩省的王盛傳，沈思泰，潮汕的吳超駿，陳克華均接受毛的收編，黃任參謀長，曾迭次進入敵後檢閱部隊，負責接濟各部武器彈藥，台灣海軍對黃之勇敢深受感動，特將二〇三號掃雷艇交給黃乘坐了一個時期，以聯絡海上游擊隊伍，這時閩省大陸雖已變色，然而在東山島宮前海面，人民常常都可看見這一艘掃雷艦的雄姿因而增加了反共必勝的信念。

黃原籍廣東西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他的指揮塔現設於金門島，以利便指揮活動於閩粵沿海海岸線。逾五〇〇海浬上的武裝艦艇，和沿海四十個以上的島嶼作基地的游擊隊。

王傳盛

王盛傳是閩省永春縣人，與黃炳炎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參訓班，歸國後歷任軍職。抗戰時期，與毛森、黃炳炎活動於京、滬、杭鐵路一帶，爲忠義救國軍主要幹部，毛森卸任上海警察局長後，組織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王初時被委爲閩海縱隊指揮官，在閩西、閩南收編人民武力。詔安撤退後，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王在東山宮前埘搭潮生電船與沈思泰，黃紹宗，吳思浪赴台請示，惟時適國府正由大陸撤退，席未暇暖，一切部署未定，致無法援助，致南澳、東山相繼失守。

當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東山失陷時，王部主力不但沒有損失，反滲入閩南，所部沈思泰、余英伯、張飛雄等在漳浦、平和、雲霄及烏山區先後建立了堅固基地。閩南民風慓悍，是各處知名的。因王過去人緣很好，老百姓對他有極好的印象，故王部隊撤至各處，深得當地人民的嚮導和支援，所以再度回到閩南發展，勢力很迅速的建立起來。在閩西的龍岩、上杭、永定，閩南的漳浦、雲霄、詔安、華安、南靖、龍溪各縣，王部均建有强大基地，掩有三百餘個鄉鎮，解放爲自由區，八度攻入平和，兩次克南靖、泰半是王部的傑作。爲中共華東、華南兩軍區所感到最頭痛的死硬敵人，中共福建軍區司令員葉飛曾懸紅「人民幣」五千萬元將王緝捕歸案。的確，王氏的反共游擊隊，現密佈了閩西、閩南，逐漸侵入粵東的興梅和潮汕，爲東南區中共的心腹大患。

王氏已是一個近五十歲惟體魄極壯健的軍人，爲了策劃反共，連年奔走，連頭髮都蒼白了。

他待人接物很和譪，對部下從未惡言厲色，在詔安宮口撤退時，爲了一中隊殿後的部隊沒有依時到達，王寧願飭各部船隻揚帆先撤往東山，自已一艘乘坐的船在宮口港嘴接候該中隊，致被共軍啣尾緊追砲擊，乘舟逃至懸鐘所，居民得悉是王氏，爭以漁船載王往東山，王平日爲人，可見一斑。

王氏現在金門設立的東南長官公署游擊隊軍政幹部訓練所任主任，該所幹部係由東山撤退後在金門集訓的，後來移交東南長官公署接辦。現畢業於該所各省游擊隊幹部，已達二萬餘衆，第七期於去年雙十節已結業，第八期亦已開始訓練，在大量製造新人材，灌輸新血液，預備今年一顯身手呢！

在該訓練所各省游擊隊幹部，以閩南，潮汕籍青年最多，均屬於王部各縱隊幹部，沿海游擊隊自經台灣整編後，王部改編爲南海部隊，佐黃炳炎爲該部隊副總指揮，駐節金門。

沈雨蒼

根據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長江日報第一張第三頁登載三野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倫由漳州視察後發表談話說：「過去政府的採取寬大，對殘留在大陸的「國特」未予全力整肅、檢擧。致使反動份子的加倍囂張。閩南爲封建殘存勢力最頑固的一個地區，由於寬大的結果，便造成了股匪的產生，到處煽動人民造反，搗亂治安，爲革命的障碍，這些後果，工作同志要負起責任。沈

雨蒼匪帮能够迅速在三省邊區建立巢穴，反抗政府，殺害人民是一個鐵的事實，要歸咎各省工作同志的界域成見，互相推諉，不勇敢地負担起責任，讓他們長成作祟……」。一個中共兵團司令獨對一支實力還無法估計清楚的反共部隊，在報導中竟如此張惶，由此可知道沈部實力及活動在中共心目中，並不是疥癬小患了！

這一支活躍於閩粵贛邊境的反共游擊隊，是充滿了神秘和傳奇的色彩底反共武裝，他們爲求工作的展開，領導者和他們的同志一直隱藏了身份、番號、從事反共的鬥爭，故中共所收獲地方的情報，也只把他們例爲股匪流寇向上級塞責罷了。

關於沈的生平，及其部隊長大經過，作者稔之至詳，三年以來，接觸的機會比較多，現在我願意在不防碍軍事秘密原則下畧加叙述於后：

沈雨蒼現年僅三十六歲，閩省漳州詔安縣人，爲活躍於閩、粵、贛三省反共將領中的年紀最青者。他曾在北平清華大學肄業，會寫一手好文章。當抗戰將爆發時，憤國難日亟，投筆從戎，先考入中央軍校，畢業後由士官擢升至營團長，隸××部，國共中原大戰時因全軍覆沉間道逃原籍詔安，與王盛傳，張冠雄，同擧義旗，並被挽出任閩南及維新等部隊參謀長。詔安、平和、東山、黃崗諸役，沈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當東山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在三野包圍狀態中，沈鑑於困守一隅，終非久計，於是秘密率心腹同志五百餘人在霜露滿天的午夜渡海，潛在敵前的宮口登陸，秘密溜返原籍詔安，號召詔安沈姓子弟，參加武裝組織，開入烏山，建立基地，迅速地成立

了兩個總隊，活動的範圍日趨廣大。僅在半個年頭，沈採取的游擊戰至爲神奇，專用以大吃小避實就虛的擴充實力，收編民兵，說降中共地方公安隊，故勢力日大共軍無法撲滅，其建立反共武裝經過的迅速，非他部所能比擬。現在閩粵贛三省邊境接受沈的指揮，計閩南有黃佩、林際中、張琮等部，在閩西有陳猷、沈敬忠等部，在南安一帶有楊天龍等部，在贛南瑞金、潯鄔、安遠有吳振，薛琮，李碓等部。在粵東興梅有羅湘衡（中共興梅軍區公安隊第二團反正），陳茂青（中共興梅軍區公安隊第四團反正），及謝政堅等部，在潮汕有余一天、蔡臥薪、余復國、陳潤清等部人數約二萬人。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攻入和平縣縣城，克復四都進入漳州，致使該地共幹大爲驚震，中共的漳州市長張希良的眷屬，急退至汕頭，閩南各縣的新貴，爭相效尤，安黃道上，一片倉惶景狀，使潮汕人民，一度亦以爲國軍已在閩省登陸了。

在興梅方面，反正共軍「興梅軍分區」公安團羅湘衡，陳茂青等部均由沈部收編，現在蕉嶺、平遠一帶，與侵入粵東邊境的王部匯合窺伺興梅，侵入潮汕區的余一天部主力便是沈在潮汕建立時一支反共武裝。由金門迤南沿海一帶島嶼，自東碇、南碇、萊嶼、龍嶼、虎嶼、獅嶼、至布袋沃、南澎列島，均有沈部的海外部隊踪跡，據守着堅固的基地，封鎖閩粵邊海面的交通，攤瘓了中共的海上運輸，沈部是今日潮汕的水陸兩道，中共統治的心腹大敵，因此，即先後負責閩粵邊濱海區的共軍最高指揮官陳賡文，蔡家邦，亦視爲沈部是難於應付的隊伍。現在活動於饒平、大埔及潮安北部的沈部，最少約四五千人，均擁有優良而充足的配備。

張冠雄

張冠雄字去聰，是曾任國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委員張貞上將的次子，現年僅三十七歲，福建詔安四都人，中央軍校第十四期畢業。抗戰末期，已擢升至千夫長，勝利後曾解甲歸農一度棄武就文，改任雲霄縣長。在雲霄縣長任內，因與當地人民有好感，常獨自深入農村訪問人民，慰問耆老，辦事很堅決，不避權貴。雲霄是一個多盜賊而落後的縣份，經他匝年大刀闊斧的幹，地方平靜得多了，有了這樣的勞績，便使人民對他格外好感，三年來掛着張部游擊隊番號的反共健兒，在工作上都能順利地展開。

三十八年冬，詔安繼雲霄、平和爲三野二十一軍攻陷後，張率閩南縱隊轉進烏山區。因勢力日益膨脹，即被提升兼任閩南軍分區指揮官。和沈恩泰、余英伯、李煥三等部，活躍於漳屬十縣。雲霄縣的八仙山，更是張部的大本營。張的果敢善戰，大多數受他的母親張老太太的影響，一個年齡已逾六十歲的上將夫人，卻粗健得像一個村婦一般，她很會替她兒子宣慰部屬，鼓勵他們對中共軍作戰，而且，隨在她兒子的隊伍裏，直接參與戎機，三十九年春才受張的部屬勸告，遷到東山島後方去。

張不久奉召赴台去參加訓練新軍，最初任新十七軍揚維翰的參謀長，現任第××師長，閩南縱隊則交給副指揮楊某統率。張雖離開了閩省大陸，但是這支反共武裝，一切文告，仍簽署着張

的姓名，因爲閩南的廣泛人民，對張的憧憬，仍然沒有消逝呢。

現在閩南活動的張部反共游擊隊，聞由國府整編，共三個支隊另四個獨立總隊，人數約七千餘，武器彈藥甚爲充足，一個支隊在平和縣南境內的上大峰，小連城，崎當一帶活動，一個支隊在雲霄，詔安及漳浦境內的八仙山一帶活動，一個支隊則在龍溪，漳浦迤邐至海澄一帶活動，使中共三野第十兵團葉飛部疲於奔命，亦造成了中共統治當局無法安定閩南雲霄，平和，詔安一帶的治安的主要因素！

洪之政

洪爲潮安縣第五區洪沙寮人，曾一度因不滿軍閥時代的乖謬措施梃而走險，淪而爲盜，後受政府招撫，卽率部爲國效力。在抗戰時，受廣東省第九區自衛統率委員會主任劉志陸，改編爲自衛大隊長。二十七年渡海克復南澳之役；因功升總隊長。潮汕失守（二十八年六月），洪部已成爲一枝實力最雄厚，最堅强的抗日游擊隊。勝利後，洪卽解甲歸農鄉居，曾一度被選爲潮安縣參議長和潮安縣長。三十六年喻英奇任第五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及第五區清剿指揮的時候，邀洪出長第五區保安副司令，此爲洪重肩征衣，號召舊部，保鄉剿共的新行動的開始，尋而喻英奇代涂思宗任閩粵贛邊區剿匪總指揮，廣東省九個行政區，重新劃分調整，將潮陽、普寧、惠來及南山與惠州之海陸豐等縣劃爲第七區，由豐順人陳丹青出任專員。潮安、揭陽、澄海、豐順、饒平、

南澳等縣劃爲第八區，由喻荐洪任專員兼保安司令。

潮汕危急時，洪奉廣州綏靖公署命令，將所屬的地方團隊，改編爲挺進第一縱隊，共轄五個團，仍由洪統率，不料洪的心腹將領陳漢英態度突變，向中共投降，洪被刼持。不久脫險逃往饒平青岩洞，策動舊部吳超駿、李銘康、吳恩義等反正，繼續在南澳領導反共；因足疾將所部交副司令吳超駿代指揮，來港治療。當南澳爲共軍四野渡海攻陷時，全軍覆沒，僅殘存潛伏在大陸烏山區的吳思義，及青岩洞、望海嶺之陳鎭、羅固等少數殘餘部隊而已。四十一年二月，鄭介民一度邀洪再組織反共武裝，滯留港澳洪氏舊部千餘人，不勝振奮。惟因種種原因未能成爲事實。好事之徒竟造謠說胡璉兵團當日撤退潮汕時，洪曾電海外華僑，對胡部軍紀嘖有煩言，故不敢前往金門，此不過係一種謠言。查胡璉兵團在潮汕撤退時，洪的反共堅決同志李少如、蔡奮初、因鑑時局混沌，無力扭轉，卽先後逃亡。洪爲其投機份子幕僚沈時園、鍾勃、（卽陳漢英變節宣言之擬草人）陳鐘銃、林一足、陳政、莊升彥所包圍，且被陳漢英所刼持，失掉自由，通電華僑，誠有其事，惟事實已昭然若揭，胡氏以東南長官兼十二兵團司令坐鎭金門，閩粵兩省反共游擊隊正歸其負責指揮，對洪過去歷史及號召力均甚讚許，豈有連這點量度也沒有？不過洪現因機會尙未成熟，所以才一時蟄伏吧了。

陳克華

陳克華爲潮安第二區古巷鄉人，保定軍校畢業，與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埕奇爲同期同學，歷任營團長職，抗戰末期，以第七戰區中將處長調充第五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替代陳卓凡），勝利後去職。喩英奇調任第五區清剿指揮，陳與林賢祭同奉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委爲副指揮，佐喩綏靖潮汕。大陸淪陷後在港，奉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毛森委爲潮汕軍分區指揮，與前汕頭市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同濟中學校長陳松年密謀，擬在潮汕各縣組織武裝反共部隊，對中共予以打擊，惜其藉以活動的潮星話劇社於三十九年夏，在汕被破獲，負責人吳朝及陳松發（即松年之胞弟）等均被中共警備部逮捕，全劇團青年人員七十餘人均罹於難。在潮安之丁榮、古巷、澄海上下蓬各處秘密機關同時被破獲，因此在南山，桑浦山等地接受陳氏收編的武裝隊伍，無法取得接濟及連絡，相繼潰散，致消聲匿跡了一個時期。四十二年一月陳復被派爲閩粵贛邊區總指揮部潮汕指揮官新任務，現在海外羅致人材，吸收幹部，準備送往台灣受訓，其東山再起，爲將來進攻大陸先鋒固意中事也。

林賢軫

林賢軫，澄海縣蘇北區銀砂鄉人，爲澄邑巨族，叔父林仔肩，是名聞潮汕的第一個倔强士紳，歷來不避權勢，曾上書罵西太后，請釋光緒帝，和一些炙手可熱的舊軍人洪兆麟，譚朗星等較過身手。賢軫是四軍宿將林賢祭的胞弟。歷任第四軍（薛岳任內）營團長。復員後任第五區保安副司令兼潮汕前進指揮所主任，年餘解職。當薛岳繼宋子文任粵主席時，林奉派爲廣東第三區保安副司令。廣州撤退後，林在海南奉薛岳命令間道往香港，擬組織潮汕突擊軍，並收編潛伏山區的地方團隊，三山門、龜苓島各處反共游擊隊，咸樂歸附林氏，惜無法取得接濟，先後爲共軍渡海攻陷殲滅。林在潮汕方面，既乏幹部，地下組織復相繼失手，犖犖大者如三十九年八月在澄海縣蓬洲區內活動之第七大隊大隊長鄭希陶及部下數十人，被共軍圍剿，突圍不果，鄭竟自殺殉國，全部被共軍消滅。在汕頭市的總機關川月印刷公司，被中共「公安局長」鄒瑜破獲，該公司工友二十餘人，均屬林之精幹隊員悉被捕入獄，事後林在港飭心腹幹部，兼道往汕，召集各處武裝同志，擬圖刧招商路「人民法院」監獄，襲擊哨兵，不幸失敗，被株連罹難者百餘人，此役損失重大。同時在揭陽河婆一帶活動之第六總隊莫××部，三百八十餘人亦於十月間被進剿的中共所殲滅。因此林在潮汕活動之力量，無形解體。兩年來林雖奔走各處，並赴暹向華僑呼籲，請求捐助物質，於四十年夏已募得港幣六萬餘元，充任招募幹部經費，刻正積極活動中。

幸明

幸明，是廣東第六區梅縣人，原係國軍團長，大陸淪陷後，跟石覺將軍在舟山羣島編訓軍官

隊。三十九年春率軍官隊返台灣裝備，編爲國防部閩南縱隊，任副司令。三十九年四月替國軍新編十七軍楊維翰部八十七師盧宇接防東山島防地，東山被共軍進攻時，幸與東山游擊隊沈思泰，洪偉達等部均反滲入閩粵邊境，在漳浦、華安、南靖建立敵後基地，勢力逐漸膨脹。四十年秋幸部相繼侵入饒平北部及大埔，在烏槎山一帶游擊。

幸部幹部均屬昔日大陸潰退隊伍軍官，經整訓後，紀律極嚴明，作戰經驗豐富，士氣智識水準及氣質極高，是一枝實力很强的反共部隊，現在粵東邊境，由幸親自統率，共達四千餘人。

張炎元

張炎元，廣東第六區興寧縣人，歷任廣東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參謀長，四十年夏與前中華民國駐泰大使館少將武官揭陽人卓獻之奉國防部委派爲粵東突擊軍正副總指揮，整編東江、興梅、潮汕三區人民反共武裝後，卓奉調赴韓國大使館充任武官，潮汕區組織武裝工作，由張改派蘇銳松爲縱隊司令，繼續負責。四十一年張曾由台抵港，因工作過於積極，致爲港府勒令自動離境。聞張部在海外年來共吸收青年幹部千餘人，在金門集訓。報章所載張部在潮汕各縣已展開工作之記載似言過早。潮汕反共的新人，眞如雨後春筍，現尙有章勳波、陳青龍等縱隊，先後在海外招募大批幹部赴金門訓練，不過其情形仍如在襁褓中。總之雞鳴起舞，想必有一天和國軍反攻相配合的。

第二節　人民怒吼了

三年來雖然中共「大力鎭壓」與殘殺，但人民以一個村、一個鄉、而聯合數個鄉、數個村、多至十數個村，十數個鄉，聯合武裝抗共，其次數之多，已使我們無法記錄和統計，不過事實指出民變最嚴重的區域，是揭陽、潮陽和饒平三個縣。聯鄉武裝反抗中共的迫害，眞是記不勝記，而且還有勞共軍大事「鎭壓」在中共重兵力的優勢高壓下，民變雖被敉平，却不能澆熄人民憤恨的怒火。在潮陽的前溪，揭陽的錫場，饒平的東界的人民，因反抗中共的瘋狂迫害，先後演成屠鄉的慘案，用熱血寫出壯烈的史詩，正給人民反抗極權的一個有力的鼓舞。我們請看一看中共日報的自供，足証在鐵幕內的民變是日趨嚴重的。

榕城的聯鄉抗共

揭陽縣第五區和第三區，民情慓悍，家家有槍，人人能上陣打仗，民國以來即爲潮汕區鴉片煙的生產區。政府厲行禁止時期，迭次派兵落鄉，深入各該區山地剷除烟苗，鄉民受附近土共的煽動，常與剿烟部隊發生激戰，中共潛伏山區爲流冠時，更利用各鄉民積習，挑撥抗拒命令，揚言代爲保護烟苗及出品，以增加生產，將來統治潮汕，定准予公開種煙。因此河婆、鯉湖各鄉人

民信以爲眞，各喜形於色，而且准許中共在各該地活動，接濟搶械，彈藥、粮食，並代作嚮導，收集情報，爲共軍建了不少汗馬功勞。

潮汕陷共後，揭陽三五區各鄉繼續種烟，中共初則課以重稅，計每畝烟田（約五千株），征收一百萬人民劵，另附加地方稅二成，共一百二十萬元。烟醬收割後再繳烟土五兩。人民因中共一反諾言，早已不快；四十年以來港澳烟土匱缺，烟價大漲，每兩漲五十萬元。潮汕共軍貿易公司，凡有利可圖的生意，大小都不肯輕易放過，對這烟土的好生意，自然加緊收購，並與河婆之「區政府」合作，實行統治政策，人民割賣烟土，一律須賣給該公司收購站，每两公價規定人民幣四萬元（卽港幣十元），惟潮汕一帶烟土黑市，每兩尙須港幣四十元，人民私自買賣，均受懲辦，因此激動起各鄉人民的痛恨，在「土改」期中，「獻槍獻砲」，「八字運動」種種，對人民擴大逼害，已經使一向慓悍聞名的河婆、鯉湖各區人民憤怒，加以反共游擊隊地下工作人員的潛入，進行打擊及分化工作結果，卒使河婆區民兵三十餘人，於八月八日晚首先發難，槍殺「區長」蔡奮新及民兵隊長，全部民兵立刻贊成反正。該區民兵中隊實力雄厚，擁有重機一挺，輕機四挺，犀利武器甚多，槍殺區內重要共幹十四人後，卽揭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與潛伏山區游擊隊遙爲呼應。

第三區鯉湖，亦是普屬種烟之地，在共軍統治下和河婆人民一樣命運，河婆全區的人民叛變了，他們因爲唇亡齒寒，在環境及情況下，於十一日亦由錢家寨、鳳湖鄉民兵發難，將「區政府」包圍，迫令共軍行政人員一律離境，實行聯鄉自衛，殺烏鷄插血爲盟，誓同生死。河婆區人民反共總隊聞訊，卽派人連絡，揚言會師攻打揭陽城，「縣長」王琴聞訊大驚。蓋因月來駐潮共軍主力四十三軍毛成駿部調韓增援離境，現留存潮安，澄海各縣不滿二千人，揭陽係十三兵團陳漫遠四十七軍防地，該軍係來潮收新兵補訓者，原有兵力不滿二千人，奉令開揭堵截後，卽揚言有一師之衆，不値識者一哂。王琴很知道慓悍的鄉民，一向是政府所不能控制的，且擁有雄厚武力，恐難應付，故十四日派出縣委區員吳炎等同共幹十二人冒險往三區招撫，想用政治手腕把大事化小，不過人民對中共怨恨已深，故不爲共幹花言巧語所騙，三年來，民變在揭陽如野火燒不盡寖假有燎原之勢，並牽制着中共一部軍力及阻碍地方政令的推行，這實非中共始料所及的。

練江人民怒吼了

潮陽縣平原地帶，人民以馴良見稱之第四區和平、第五區峽山、第九區陳店及貴嶼各地自陷共後，人民不慣在極權統治下求生活，因此發生了一連串人民反抗中共及民兵携械譁變的事故；圍攻「區政府」，襲擊防軍營部等紛至沓來，使潮汕共軍手忙脚亂大傷腦筋。

四十年十月下旬，中共派四十九軍揚翼如部分別進駐各民變區鄉，籍以「鎭壓」。在「鎭壓」時人民仍不甘屈服，起而反抗，雙方死傷盈千。惜因譁變民兵力量不足，故轉撤入南山，與反共游擊隊會合，伺機行動。查此次民變的原因是：潮陽縣第五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峽山圩，

鄉民多吳姓，與銅鉢孟鄉郭姓，華僑鄉胡姓多作賈滬上，故共幹說是「不法地主」及「惡霸」階級最多的地方。自「鬥爭」之風熾盛，各該鄉殷商眷屬，因遭清算，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淪爲餓殍，比比皆是。實則各該鄉農民泰半屬自耕農，亦難倖免。綜計自本縣陷共兩年來，共軍侈言爲人民解除「桎梏」，實則以更重大的枷鎖加諸人民。農民生活，旣無改良，甚且因徵粮、貽獻、更使人民負担慘重，怨聲載道。十月二十一日，「峽山鄉第一村農會」民兵隊長吳桐，竟糾合華僑胡姓民兵共四十餘人，携械突指峽山圩，圍攻「區政府」，該「區政府」猝不及防，致被攻入，職員被擊斃者五人，傷七人，全部槍械四十二桿，及粵造輕機一挺，悉被劫去，時區長適因公赴縣，得倖免一死。起義民兵仍將放下武器共幹十餘名帶走，擇出平素欺壓良善者七人當場槍決後，揚長循公路向南山區而去。附近各鄉見民兵肇事，知大禍不久臨頭，紛紛收拾細輭，携幼扶老逃走。致該圩之三六九圩期，已無形取消，街道閴無行人，新開到彈壓之共軍，三五荷槍來往逡巡，情形嚴重，事後共方在峽山、華僑搜捕參加譁變民兵眷屬，共達三天之久，始漸復常態。

第四區和平溪頭鄉，有旅滬布商吳某者，在鄉創設民生、民裕織布廠，直接間接養活該鄉附近各村鄉民二千餘人，四十年七月吳被共幹以「不法地主」、「惡霸」、「國特」一連串罪名予以「清算」，所有財產均被充公。吳一家四十餘人，泰半被共軍扣押追究，各該紗廠亦被充公。最初一個多月，在共幹管理下，仍繼續開工，鄉人尙無異議。詎知九月中旬，「潮陽縣軍管會主任」鄭希，特率衛士十餘人抵鄉查勘，並派兵駐紮該廠，驅走工人，停閉工廠，十月廿六日，鄭

另僱大批工人來廠，將廠內全部拆卸，擬運往縣城，該鄉人民爲求保持生活，如將機器一任拆走，今後生活卽受很大威脅，鼓動公憤，不期而集之鄉民及工人三千餘衆，羣情洶洶，提出實行護廠口號，一面由該鄉「農會主席」吳介，工人代表吳飛鴻，向共幹要求暫緩拆卸，俾往縣「軍管會」請求、交涉，再行決定，竟未獲許可。該鄉村民及工友，因事關全區數千人之生活問題，又以共幹一意孤行不恤民情，大爲痛恨。該「農會主席」吳介，立刻召集民兵中隊全體員兵，宣佈反共，在該鄉工作文工團，土改隊等二十餘人，亦深受感動。自動宣稱參加反對共軍對人民之逼害，携帶全部武器，計輕機一挺，長短槍八十餘桿，蜂擁進至兩織布廠前，圍攻督拆之武裝共軍，雙方發生激戰，計共軍當場被擊斃十四名，傷廿餘名，餘向縣城潰退。下午二時，由和平、縣城開到共軍三百餘人，將該鄉包圍，向譁變民兵迫令繳槍，詎知該鄉附近各鄉，如沙隴、峽山、港口、港前各處壯丁，紛紛加入戰團，支援譁變民兵，突擊扼守高地共軍。沙隴村民兵中隊全部由該村開到，加入戰鬥，一時槍炮聲响澈遐邇。縣城方面，亦淸晰可聞。附近各處三野共軍，奉令繼續增援，結果，民兵不敵，多被繳械俘虜，鄉民被拘集中者，共二千餘名。

此役共軍死傷達五十餘人，鄉民被殺者約五百餘人，造成繼揭陽縣「錫場鄉事件」後僅有之民變大流血。

又同月廿七日晨，陳店發生民兵抗拒奉徵入伍撥充交正規軍隊，由小隊長趙某，拔槍將派來點收之共幹二名擊斃，率帶民兵三十餘人譁變，向兩英墟附近方面走入山區，臨行時並洗刧陳店

共軍土產貿易公司糧食與現欵一批，充當反共的臨時資本。

三饒民兵的譁變

饒平縣於四十年十二月，奉「潮汕軍分區」命令，配徵本屆新兵一千三百十四名，由縣「人民政府」、「軍管會」、「統一指戰部」、「地方工作委員會」各機關聯合組織徵兵機構，負責指導「各區鄉農會」，按照各鄉人口配征，並鼓勵民兵先期入伍。惟本縣人民，年來對中共苛暴措施，普遍憎惡，故響應冷淡，加以閩南之游擊隊大舉侵入縣境，破壞共軍統治，益增民衆之反共信心，紛紛秘密參加並協助游擊隊牽制共軍「土改」、「徵兵」，使共軍推行征兵工作，陷於萬分困難境地。本縣負責徵兵當局，迭被「潮汕軍分區」所指責。錢東區「漳溪鄉農會」主席陳智琛，因辦事不力被扣，具結限期征繳，釋放後竟將民兵十七名，擅自造冊報縣，充任該鄉應徵新兵欠額，縣府據此，照例派員賫送慰勞品詣鄉慰問，並勉勵早日入伍，各該被强徵入伍民兵，憤激異常，由激烈份子煽動，竟密謀譁變。本月一日，該鄉農會主席陳智琛，奉令護送該批入伍新兵來縣，在鐵中嶺荒僻地方，竟爲各該民兵所扼斃，協助護送至「區政府」公安隊員八名，亦被脅隨隊入山參加反共游擊隊。

饒平第二區上饒茂芝前墟及雙善村，位於縣北，與大埔及閩南平和縣接壤，萬山層疊，形勢險要，人口約五萬餘，交通文化，極爲不便及落後，居民聚族寨居以砍柴燒炭及製磁爲生。民國

以來地方不靖，各村常遭股匪騷擾，故自置槍械防禦，團結自衛力極强。人民雖籍隸饒平，但均操客家語，生活習慣，與潮民迥異。蓋各該地人民之祖宗，多由閩南，閩西及大埔一帶移徙而來，潮汕淪共後，因該區僻遠，共軍鞭長莫及，無法控制，人民生活方式，俾得保存，惟自民國四十年潮汕「清算」及「鬥爭」之風盛行影响所及，此古舊山僻村鄉，亦因共幹之恣意鼓動，致茂芝前及雙善村一帶各寨居民，只要稍見溫飽，及祖公罩（族長之稱），或保甲長等。一律被指爲清算對象，致各寨向來之融洩生活，頓告瓦解。貧者愈貧，生活不見改善，而捐獻沓至，民怨因之沸騰。該地人民過慣了山野生活，純非潮汕平原良善人民可比。故數月來雙善一帶人民，利用環境之優異，一致聯合，杯葛共軍一切徵稅與派欵，共軍因兵力有限，鞭長莫及，一時亦裝聾扮啞，故各寨儼然一自由小天地。饒平縣屬各區被鬥爭或清算之地主，及前政府各級公務員，莫不羣趨該村，廣交結納，藉作庇護，視之爲桃源避難之所。各寨村民，在豐厚的餽贈下，亦樂開方便之門。

此時潛伏閩粵邊境之游擊隊張×部，見有機可乘，亦在各村寨中公開活動，與村民聯成一氣。新任「潮汕專署專員」王更生，深以爲患，去月曾親率隊到上饒一帶視察閩粵邊區治安，返後商得「潮汕軍分區」同意，調到本區保安隊第四團一大隊駐茂芝前墟坐鎭，以遏亂萌。詎知該大隊員兵風紀敗壞，擾民有餘，綏靖不足，凡軍糧副食，由各村寨每天輪流攤派，並須挑送至茂芝前大隊部供應。向以磽瘠貧乏見稱之茂芝前及雙善各寨，何堪共軍卜夕卜旦地漫無止境之需索，

因此鄉民都陷於不能再忍之境地，加以反共人士的煽動，於九月份上旬，卽聯寨拒絕供給保安隊糧副食，共軍派隊詣各寨坐催，竟遭村民閉寨不納，並在碉樓武裝守衛，共軍因在重圍中亦無可奈何。

九月中旬有塗底寨，金鶴寨村民十餘人，聯袂赴茂芝前墟售賣土產山貨，途中被該保安隊逮捕，指該村民曾倡言斷給共軍伙食，鼓衆謀叛，將貨物全數充公，解往縣城究辦。各寨民聞訊大憤，實行聯寨自衞，如逢共幹因公入境，卽予拘捕，在雙十節那天該村一部青年壯丁，在政工人員領導下，竟自願作游擊隊嚮導及將武器集中，星夜聯合襲擊茂芝前墟「區人民政府」，該區民兵單薄，不敢抵抗卽行撤走，赴縣請援，及至共軍大隊人馬增援時，該茂芝前及雙善村等民衆已紛紛退回山區寨了。共軍亦徒喚奈何，一點辦法也沒有。

從上列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潮汕的中共政權，已到了沒落敗亡的邊緣了。

第四章　說不盡的勒搾刼財

前面所述已將中共對人民壓搾搜刮的情形約畧說過了，不過遺漏之處甚多，這裏還須補充的是，中共對人民搶刼財帛的手段，眞是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例如在潮汕所征收的「正稅」，屬於國庫的有「工商稅」、「農業稅」；省庫的有「烟酒稅」、「地契稅」……地方補助行政費有「房捐」、「屠捐」、「水產捐」、「担頭捐」等……名目繁多不勝枚舉，茲將其犖犖者大者述如下。

第一節　要錢又要命的「國稅」

中共在城市搾征「工商稅」，是以金錢爲目的，在農村搾取「農業稅」，則以實物爲目的，這就是中共吮吸潮汕人民膏血的所謂兩大國稅。工商稅每年分四季抽征，三十八年冬開始初度征收，照溢餘抽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五。三十九年第三期（卽秋季）竟征收百分之五十。四十年冬，中

共竟不顧工商界的死活，一律照申報營業的資金抽收百分之三十；工商界已被剝削得奄奄一息。兼以各業實行聯運聯營後，稍屬有利可圖的商業，悉數遭共軍官僚資本之公司所掠奪，結果商情益形冷落，加以農村困竭，人民購買力日弱，致各處市塲，欣起一片淡風，即商店資金移動，亦被共方予以限制，使之凍結於「人民銀行」，不能自由提取。請求結束之商號，如非資金完全蝕盡，或未清繳欠稅，即遭當局拒絕，商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惟有束手待斃。故汕市四十年十月份開始徵收第四期（即冬季）工商稅後，工商界依期完納者寥若晨星；雖經該局三令五申，婉勸工商界人士納稅，並鼓勵各業公會執事人，以身作則，先行納繳，爲商民表率，仍未見收効。

市長羅範羣，爲充裕府庫收入，飭令稅務員加緊擠征，該季工商稅分各季拖欠，統限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一律清繳入庫；如逾期不繳，決予重懲。凡拖過五天，尚未繳納者，照應繳原額數目處罰十分之一。十天不繳納者，照原額處罰十分之三。十五天未繳者，照原額十分之七。十五天以上即派警將拒繳稅欵之商店或工廠釘封，點驗存貨及將一切財產傢私拍賣，得欵抵償所欠稅欵。共方預先煽惑那些甘爲虎倀的店員或工友在廠、店中就近監視店東及廠主行動，並飭由員工管理該店物資，不准資金自由移動。同時，如申請停業時，必須將所欠稅欵清繳後再呈請核辦。

商民還稅時還要僱鑼鼓隊一路遊行送納，表示「愛國」（？）一番。三年來汕市不少商民，因無力繳納「工商稅」已破家蕩產者，在「五反運動」時仍被查追出來清算，亦云慘矣。

茲將四十一年夏征「潮汕專署」所頒佈開征農業稅條例列下，讀者便可見共狠毒一斑了。

據四十一年七月三日，各縣奉「潮汕專署」頒佈廣東省特別制定一九五二年度農業稅施行細則公佈施行，對四十一年夏征，爲確保「抗美援朝」的最後勝利，決定於夏收附加征百份之二十五，（按各縣地方附加尚不在內）各縣對此，即密鑼緊鼓，「由地方工作委員會」共幹帶頭，召集各縣機關，組織「農業稅評價委員會」，美其名爲評定本季夏征數量之正確征收，實則是協助共方加緊對農民榨壓。

第一步由各單位機構担任夏征之推行、督導、宣傳、評定各項事宜。各縣中小學校，在暑期中，正好利用空閒時間，協助夏征宣傳，決定依照四十年夏征辦法組織宣傳隊，動員全體員生一律落鄉宣傳，行政人員，抽選十份之三，協助夏征工作，各「鄉農會」、「婦女會」、「小鬼隊」，均要勸導轄屬農民及丈夫、兒子、父親依期繳納稅谷、稅欵、不得拖欠，工作至爲積極。

惟據老農言，四十一年旱造，最好田畝祗收割四成，照四十年應納「農業稅」，農民已感無力應付，如再附加百份之二十五，連同地方附加百分之二十，農民已無以爲生。

查「潮汕專署」所公佈一九五二年度農業稅行細則如下：（一）凡土地未經改革區，特殊戶及公產徵收，其全年收入在二十萬斤以上者，包括附加及地方糧在內，徵收其總數百分之七十五。（二）佃耕按減租後分粮比例，地主加三成，佃戶減一成半徵收。（三）土地改革區，凡存有租佃關係，均按照收入依率計徵並附加徵收百分之二十五。（四）華僑擁有田畝，因無力勞動得酌

減稅額百分之十至十五。（五）已土改縣份之土地，直接向耕農徵稅，依率得徵收百份之四十五。（六）土改面積以市畝爲基本單位，每市畝等於三十方丈，一排畝等於一、二五八八四市畝。（七）依據土地改革前後農村更動情形，如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區，使用土地改革區稅率及規定按照一次算，分二季徵收；計夏季徵收百分之三十五，秋季徵收百分之六十五。春耕後夏收前完成土改區，按照二次分二季徵收；惟二季徵收比例，視各地夏季產量佔全年之產量成數，由專署決定，報省核准征收之。（八）地主自耕田被分配後，計算負担時，要根據新分地戶獲得的成數及分給地主之種耔工費成數分別計徵之。（九）地主富農之出租土地分配後，以根據原佃戶與新分地戶雙方分糧比例，按各自收入分別計徵之。（十）地主與農民之移種地被分配後應根據地主、原佃戶、新分地三面的分糧成數計徵之。（十一）新分地戶所得田地，屬自己田耕地，收入全歸自己所有者，則按自耕田合併入本戶計算。（十二）新分地戶所得之單造田，在計算負担時，仍按照年產量一併計算，本季（夏季）與秋季徵收比例，得以全戶單造田，兩造田比例計算。（十三）於一九五一年秋收前進行土改的地區，夏季按未土改區稅率及規定計算徵收。（十四）納稅戶的田畝產量調查，評議，和稅額的計算，由鄉村人民政府組織包括各階層代表在內的農業稅調查評議委員會，根據縣市人民政府訂定之，各類各等田地，每畝的標準，常年應產量或核定之平均產量，依各村之田地類別等級，參照本細則進行調查評議，並擬定各等各類田地之產量，公佈由羣衆討論修正後報縣市共同組織縣農業稅調查評議會批准。（十五）各鄉村「農業稅調查評

議委員會」，依照縣會批准後之各類各等田畝產量，計出各戶農業收入，塡造農業稅登記表册，依照條例和本細則上各項規定，計算各戶應徵稅額，並編造農業稅徵收法册籍，呈縣會及人民政府核准後，再由區鄉人民政府發給各戶納糧通知書，限定日期繳納。這條例對農民搾壓程度之深，不言而喻！

兩年來各縣農民，經不起中共「農業稅」的慘重擠徵，以消極和積極的反抗中共政權，如揭陽縣河婆、錫塲等鄉，於四十年秋收時，發生農民怠割，縱火焚燬稻田情事。普寧、饒平等縣人民仿照這個辦法去襲擊掠奪中共的擠徵實物，潮汕很多儲糧倉庫，年來被農民集體搶劫，眞是無法列舉，這都是中共的追稅下造成的普遍現象。

第二節　巧立名目的捐稅

甲，罌花捐；査潮屬豐順、揭陽、普寧等西北地區，崇山峻嶺，羣峰環抱，此起彼伏連綿百數十里，向來政府每因鞭長莫及，無法管理遂造成民風慓悍，形若化外，很多接近山麓的村落人民，更恃族大房强，利用交通梗阻之環境，串同地方不肖官吏，種植鴉片，每年冬初播種，春季收割，運往各地銷售，獲利不貲。

民國二十五年黃慕松主粵，秉中樞禁毒政策，在本省嚴厲推行剷除烟苗烟田，以絕禍根，迨

黃氏死，吳鐵城繼主省政，亦蕭規曹隨，厲行禁政。揭陽屬著名之產烟區如錢家寨。種烟之風亦一時稍歛，因而潮汕烟市需貨，一度仰求於閩南四都及雲土。惜抗戰軍興，政府管顧稍疏，各山區村落，播種鴉片，又死灰復燃。勝利後，土共劉永生滲入各該山區村落，利用該地人民心理，鼓勵推廣種植烟毒，包種包還，藉抽巨量烟稅，爲軍需之重要來源。前第五區保安副司令兼潮汕指揮所主任林賢診率部深入錢家寨，佬崗一帶剿劃，林因中途去職，致前功盡棄。

喩英奇長五區清剿指揮官後，竟包庇與中共區鴉片買賣，組織公司，運售烟土，前年黃埔海濵輪武裝押運巨量烟土赴穗被破獲，牽連副指揮張偉民、粵東師管區副司令梁某，被拘辦一案，潮汕人民，迄今記憶猶新。

潮汕陷共後，共軍「潮梅人民行政委員會」主任林美南、副主任黃聲、李潔之曾會銜佈告自一九五〇年起不准再播種鴉片烟苗，所有舊時烟田，應一律具結改種雜糧，以廣生產。但曾幾何時，四十年春，揭屬五經富、錢家寨、由河婆邇以至豐順湯坑、普寧之棉湖、白馬一帶，青葱及寸之罌花，竟欣欣向榮於田間。接近以東各區，農民亦紛紛犁田整疇，準備下種，致普寧流砂墟之烟種，紅花每筒值人民幣八萬元，白花每筒值人民幣六萬元。

潮屬各縣人民秘密公開廣種鴉片原因，係共軍開拓財源以應財政不敷之一種計劃，與人民協議規定每五千株（即烟田一畝），抽稅人民劵一百萬另附加二地方補助費，共一百二十萬元，將來收割完竣，再繳烟土五兩。烟民以利之所在，故趨之若鶩，查此項收入，龐大可觀，故四十一

年潮屬各地，仍見中共秘審鼓勵人民種植鴉片。每屆收割時期，另派員分赴各鄉收繳烟土。據共幹告訴人民稱：「將烟毒去毒化『美帝』」。至應如何毒化？並未能陳出理由。目前在城市中，因碍於人民耳目，致未有公開售賣。但出產烟土的山區鄉村和墟市，已公然有烟館售吸所，以招徠烟民吸食，由當地「農會」「區署」包庇，烟燈每枝抽收人民幣五千元。這是中共巧立名目開源之一法。

乙，「自衛防禦工事建築捐」潮汕爲粵東門戶，扼閩粵贛邊防軍事戰畧要點，三十九年杪，共軍爲防範國軍反攻大陸，特將廣東全省劃爲三道防綫，建築要塞工事。潮汕沿海一帶，被劃爲第一道防線之最前線，因而工事所費，數目龐大，惟地方並無專欵可撥，經由「軍分區」及「潮汕專署」會銜所屬各縣市長及有關機關，於四月十四日在潮汕開統籌會議，結果，決定以「建築沿海自衛防禦工事特別獻捐」名義，向潮汕八縣一市人民，征借建築兵營，工事費人民劵一百億元，計分二期征借，收繳期間，每期規定一個月，共二個月掃數收淸。

丙，「修築路費」；潮汕共軍爲使戰時交通便利與靈活起見，自去年十二月起即徵用民工數萬人，將本區與省道交通四大幹綫，即潮汕公路、汕樟公路、汕揭公路、東江公路、及各縣道各公路，一律舖闊五尺至一丈，俾軍用大卡車得暢行無阻。此項工程歷時數月，業經大部完成，四十一年春建築完成，可以通車者有潮鳳公路，（由潮安城起經鳳凰山饒平芝前墟接駁閩南平和、漳州、汀州、長約三百二十華里）。澄壜公路，（由澄海城起至上蓬區壜頭鄉直達大壜通萊蕪島

，長約二十五華里）。澄橫公路，（由澄海城起至上華區橫隴村渡頭止，長約二十五華里）。隆東公路，（由澄海縣第八區隆都店仔頭墟起接𨚫東鳳公路，可直達樟東，長約十五華里）。西闊公路，（由潮陽城西瀘起至等八區關埠之柳崗鄉止，長約九十五華里）。共十數線。

潮汕公路自民國二十一年陳伯南主粵時，即大事建築，各縣省道，縣道鄉道先後完成，堪以行駛汽車者，密如蛛網，在萬山中之饒平縣，於民國二十四年間，省道及縣道暢行汽車者，亦有黃九公路，黃安公路，饒錢公路，饒黃公路，饒茂公路五綫，其他各縣完成省道，縣道者更不勝枚舉。惟潮汕地方，西北多山，沿海則均屬平原，土質軟硬不一，依山建築之公路，泥土堅固，但一逢夏季豪雨山洪暴發，山坭傾瀉，路基崩裂，即不能行駛。沿海公路，均經由稻田地帶，土質柔軟，一遇天雨連綿，即泥寧不堪，非時刻修整，即無法通車。潮汕各公路，過去修理，均由承商汽車公司負責，自共軍接收後，民營汽車公司，在共軍嚴格管制之下，營業一蹶不振，潮普惠各線連通行車公司，護堤公路行車公司，汕樟公路行車公司，先後被共軍以國民黨官僚資產沒收接辦後，均入不敷出，奚有餘資修築公路。因此各公路路基，日漸毀壞，故就目前省道四大幹線言，除汕樟公路由汕市至外沙河西一段約二十五華里之公路，平坦如常外，（潮汕公路，即潮汕鐵路舊基次之），其餘汕揭公路、東江公路、一因天雨路基即泥濘難行，一旦嶺東有事，交通阻滯，關係本省國防至大。中共當局有鑑及此，爲急謀修葺，乃又仍向年來負担慘重，處於水深火熱中之潮汕人民身上打算，於是命令所屬各縣，成立「護路委員會」，發動人民，輸將人力物

力，協助政府，保護公路涵洞，橋樑，修補路基等工程，對塡闊之路基不堪載重軍事行駛者，將一律計劃舖蓋沙石，以增路基之堅固，惟需欵購置器材，一時無法解決，曾一度擱淺。

四十年四月底「潮汕專員」曾廣，因公來汕，對各界宣稱：「此點困難，政府無論如何，要設法做到辦到」。曾在留汕期間，迭與汕頭市顯要磋商辦法，在五月二十八日召集汕市工商界領袖，在「市府」會議，決定向汕市工商界籌備修築路費人民劵一百億元，當塲即分派數目，責令各同業公會認捐，轉向所屬會員工廠，商店攤派，並限三天內即將廠商認繳數目，造冊報府，以便派員協助催收，各同業公會代表在硬性指定之下，惟有俯首貼耳，於六月一日遵令將指定會員認繳捐欵數目，造冊彙繳呈核。該次各廠商被硬性指定數目，爲汕市陷共二十個月後最慘重之負担。

丁，「房產稅」的擠征，土地登記及房屋征稅，爲共方當局認爲重要施政之一，自前秋由「汕頭市人民政府建設局長」余昌灝，設處辦理，惟多數市民因未悉共軍用意，故存觀望，並不踴躍參加，致開辦以來，依照手續遵令聲請登記者，爲數尚少，故該局對登記期限一再展期，並公佈房地登記展期須知細則，通飭業戶遵照在案，延至去年五月底，始將登記日期截止，開始征收房產稅。惟在此時期，適汕市四十年「第二期工商稅」擠征的時候，亦爲「夏季農貸」一百億元之籌借期，加以「潮汕人民自衞沿海防禦工事建築特捐」、「公路修築費」、「獻機獻炮」、「退租」、「退押」等——紛至沓來，官民忙碌異常，無形中汕市人民對房產稅一項之繳納，遂不遑

顧及。故汕市當局，因府庫支絀非常，兇該市與各縣之有田賦可收者迴異，不能在「農業稅」一項下另收附加以應付開支，故對「房屋稅」一項，極需依限征足，俾請「府庫」。查自六月中旬開始征收以來，市民依章往「建設局」繳納者雖不少。惟其中不少業戶，業已離境或赴國外，房屋土地登記時既無從從將契據呈驗，又不能報明產價若干，以致評定稅額時無法確定。因此汕市「建設局」，不得不將房產稅繳納限期．一再展至八月十五日。遂限定凡市民有不動產之房屋鋪戶在本市區域內者，務必在限期內携帶契據証明或一切有關證件，到外馬路「汕市人民政府建設局稅務處」呈驗繳稅，如因事故，業戶本人不能親自來處時，得委托在汕親友代爲辦理，惟須將證件交屬托人呈局，以憑查驗．逾限而不呈明證件，又不繳納「房產稅」者，得依章處罰並將房屋鋪戶沒收。

戊，「勞軍」逼獻，中共自從走進了潮汕各城市，即向人民勒缒物資、財帛勞軍，以「有鷄獻鷄」、「有鴨獻鴨」的標語遍貼於通衢市街後，一般善譯者，祇以「有鷄擄鷄」、「有鴨擄鴨」。三年來潮汕共幹，藉各項紀念日向人民逼捐慰勞欵項、物品等等，大大小小達卅餘次之多，尤以四十一年「春節勞軍運動」，竟硬性指定米店捐米、肉店捐肉、魚店捐魚、少的十餘斤，多的百數十斤，這眞是千古奇談駭人聽聞的新式捐獻。

四十一年春節期中，潮汕各級共幹均狂熱渡節，其浪費國家財富物資，殊堪驚人。汕市「人民政府」發給「警備指揮部」直屬部隊，公安團隊、警察人員、幹部及各所屬機關及防軍的春節

犒賞費，共人民幣一億二千六百餘萬元。元宵節那天還宰了六十四隻猪，酒及魚肉蔬菜耗費之鉅，無法統計，外馬路迎賓館爲招待蘇聯顧問及技術人員之家，農曆新正以來卽燈光燦爛，已成不夜天！羅範羣公館及各首長住宅，莫不大排筵席，笙歌夜夜，燈紅酒綠，與昔日流竄窮鄉困處山頭之景狀，已不啻宵壤之別，而各共酋荒淫無恥之態，又已畢露無遺矣！

潮汕各縣共幹，雖處荒僻地區，自春節前卽紛紛僱員來汕購禮物，食品，惟狂歡是競。慰勞防軍及地方團隊之犒賞費，則係向農民及商店勸捐而來，凡金錢、牲畜、糧食，物資等，莫不應有盡有，多捐多取，貪婪不止，甚至因物品過多，任其腐壞，其浪費情形，與正陷於飢餓線上之廣泛人民相比較，眞有人間何世之感。

己，破壞文化刧掠古玩，「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是中共政權統治潮汕後不久卽表現出來的刧掠手段。四十年二月間，因覬覦揭陽縣錫場鄭姓秘密埋藏於地下之祖傳家寶七件玉器，不惜演出了謀財害命的舉動。這件事，轟動潮汕遠近，實有畧述必要：

查中共於四十年二月在揭陽强掘錫場鄭姓祖傳玉牛，玉百合、玉如意、玉兎、玉白菜、玉觀音、玉靑蜓等七件古玩，又在喬林村刧取玉雄水牛，湊成八寶，且恬不知恥，稱之爲「土改勝利果實」，送到北京向毛澤東進貢，以全縣人民名義，用紅綢書呈獻文件，用數班鑼鼓隊歡送至汕頭，候輪北上。時中共廣東省副主席方方，適亦來汕，與潮汕顯要觀摩，大加稱讚，鼓勵幹部繼續以「集中文化」名義到各處大力刦掠。

七寶主人鄭合順號，籍祖蔭經商起家，相傳七寶爲海盜刼自某巡撫官船，輾轉售於北京古玩商，鄭祖以鉅資購得，携回原藉，每年元宵，必一度陳例，供鄉人鑑賞，清末揭陽萑苻遍地，各處不靖，鄭姓遂將七寶秘密埋於某祖屋地下，不再示人。歲月悠悠，鄉人對此七寶印像，亦漸淡忘。三十二年日軍攻陷揭陽，曾據傳說，派人多方探尋，久未獲到綫索，始作罷論。尋揚世瑞任中共「揭陽縣長」，亟力向毛酋求媚，不惜秘密遣派大批精幹偵探，在錫塲鄭姓住屋四處搜掘，卒在三房居住大厦地下將藏寶掘起，鄭家卽被共軍以「不法地主」論罪，提出嚴厲「鬥爭」，鄭族共有五房，計長房鄭光裕，二房鄭光祖，被逮捕後在錫塲公審槍決。保管七寶之三房鄭××在共軍究查七寶下落時，卽被拘禁於「錫塲區人民政府」，歷盡酷刑逼供，遍體創傷，在獄中斃命。四房鄭××，四十年冬亦以「不法地主」被捕，迄今踪跡未明，只有五房叫鄭五舍的，偕長房一子潛逃香港，幸免於難，另長房一子，肄業北平北大，二房一子，肄業廣州南方大學，均被押送赴朝鮮充「志願軍」，鄭姓女眷，先後移徙贛南墾荒。

按鄭家在揭陽擁有田園極多，在汕市及揭陽，均設有合順發糖行，迄今數代，不失爲錫塲首富，但懷璧有罪，遂罹此慘絕人寰破家滅族之禍。

在『土改』運動期中，中共藉沒收『不法地主』家產，刧掠民間私有古玩，不知幾凡，珍貴的運往穗、平，獻給共酋，普通的，才陳列於各縣文敎館，美其名曰『人民財產』呢。

庚，公開毀墓掘墳搜刮殉葬財寶，中共的搜刮民間財物，對象不僅限於生人，卽死人如有金

銀、珠寶、古玩、財帛陪葬者，亦難免不被其光顧。

四十一年六月北平方面派出大批地質學家，考古隊南下，藉名爲探求粵省礦苗，實則來廣東各縣掘發歷代顯要墳墓所殉葬的財物，以供「抗美援韓」戰費。潮汕方面，去年十月有一組考古隊，由曾任燕大敎授唐舉進率領，一共一十四人，來潮公開盜掘墳墓工作。於是，潮人的祖先墳墓，就罹了曠古未有的災難了。

事實上潮汕的共幹盜掘墳墓，刧掠陪葬財物，在唐擧進所率領的考古隊未抵達前，揭陽、潮安、潮陽各縣已普遍地發生了。

由豐順縣移藉揭陽的於遜淸時做過上海道，及江蘇巡撫的丁雨生（日昌）在縣城東門的墳墓，因爲陪葬珠寶甚多，便招致共幹的覬覦，於四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被「揭陽縣人民政府」會同長盤載袁村農會，派出最「前進」農民會員三十餘人，持斧荷犁，將丁中丞的墳墓掘開，丁棺係用軟楠木特製，完整如初，經鑿開後，屍體如生，頸掛朝珠一串，口含眞珠一粒，腰圍玉帶墜一塊，皆價值連城，此外尙有金器十數件，均被刧去。枯骨被棄榕江，花園亦被夷爲平地。丁性喜藏書，搜羅之富，堪稱南中第一，當共幹搜刮丁家時，尙有存書五萬餘册，均被目爲「毒素」，付之一炬。接着潮州七賢，揭陽翁萬達公（曾官至太子少保），潮陽姚琛公（淸代榜眼），普寧方軍門等歷代顯要墳墓，先後均被掘毁，陪葬所有物，都被刧掠一空，其數量之多，殊難一一枚擧。

潮共恐人民議論，竟一不做，二不休，以開闢荒地，增加生產爲名，驅逼各縣被管制、勞役之「國特」，「不法地主」眷屬等數百人，將各縣人民的墓塋，一律掘遷，澄海縣東門外的亂塋崗，由鳳崗里，鷄哥埔至脚桶山，白沙埔一帶的公共塋地，一律實行掘遷。嶙嶙白骨，觸目驚心，中共索性一把火將之燒掉，落得乾乾淨淨。該地現已改爲公園及集體農場。至於潮陽、揭陽、潮安各縣民間墳墓，被掘發遷移的，已無法統計矣。

第五章　三年來汕共動態

光陰像流水一般的消逝，屈指中共這個暴富戶，在不安穩的狀態中，盤據了粵東肥沃的地區——潮汕，已整整三年又六個月了。在「權利」與「派別」的互相爭奪，攻訐、排斥下，一部曾一度顯赫的共幹，在好夢驚醒之後，當能領悟釋家「大澈大悟」、「色色空空」的眞諦。對三年來的「胡幹」、「亂幹」、殺人不眨眼的「成績」，也應該知所悔悟吧。因爲「從來剃頭者人亦剃其頭」，他們不是都飲啜着報應的苦杯麼？至於那些在朝的共幹也有前途茫茫，物傷其類，因果相循，遲早逃不出報應的結果吧。玆將三年來潮汕中共在軍事，政治方面的變遷和宦海浮沉的滄桑人事，作一有系統的報導。

第一節　部隊的調動

三十八年冬，繼土共劉永生入潮汕接防的，爲中共「第四野戰軍」第十五兵團鄧華的四十四軍方強部。該軍爲「四野」進攻粵省之精銳部隊。轄一三〇師鄧錫節，一三一師李漢弼，一三二

師曾魯及一個砲兵團。三十九年二月廿九日渡海進攻南澳，卽以該軍爲主力。六月間該軍調返珠江區後，沿海改由四十一軍陳雄部（現任軍長爲黃康）該軍之第一二三師劉樹材部接防，兵力不够分駐各縣，十月間另由「華東區」抽調「三野」第七兵團王建安之二十一軍一部（係攻佔東山島部隊），第九兵團守時倫之二十七軍聶飛智部，開入粵東接防潮汕，及興梅兩「行政區」。第十兵團葉飛之廿九軍陳廣文部則分駐海、陸豐、龍門、河源、及東江上游一帶。

迨四十年三月間，「四野」四十三軍毛成駿部由北江接防潮汕，「三野」共軍，乃陸續先後撤回閩南。四十年杪爲韓戰最劇烈階段，四十三軍抽調精銳約四個團北上入韓參戰，潮汕共軍實力又呈薄弱。潮西地區，仍由四十一軍一二二師温玉成師駐防。三十九年十二月首先入韓，以「志願軍」參戰之「四野」第十三兵團陳漫遠部，全軍被打垮後，於四十年六月奉令在湘南、粵北、桂東一帶重新建制，徵募民兵入伍，九月調潮汕整訓的，有四十七軍李天佑部，及實力較爲充足之四十九軍楊翼如部，該軍共擁有三個師的番號，計一四五師易熹，一四六師楊錫如，一四七師麥漢祥，分駐南山及海陸豐沿海一帶。四十一年一月十三兵團被指定爲援越準備部隊，調離潮汕，另由四十九軍，在澄屬蓬洲，岐山、鮀浦、菴埠一帶，接收潮汕，興梅兩區解送之入伍新兵從事編訓，實力薄弱。共方因調四十軍吳克華殘部開到駐防，就地接收防地內各縣民兵補充。

由於中共的迫害人民，日趨劇烈，各縣民衆紛紛起義反共，「四野」在東江軍力單薄，不足「鎭壓」民變，又因無兵可調，不得已乃商諸「華東軍區」，將駐防閩南之「三野」第十兵團二十九

軍再度調入潮汕，第九兵團二十七軍，亦於四月開入，駐防於饒平，澄海約一個師，其餘兩師兵力，於同年六月中旬開韓江梅縣進剿起義之「中共興梅軍分區」公安第四團羅湘衡，陳茂青部。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二十九軍八十六師二一七團鄧世途部突在揭陽新墟反正，開進豐順八鄉山，參加游擊隊，二十九軍因軍風紀敗壞，早爲民衆所不滿，自鄧世途團反正後，實力益形單薄，且粵東沿海一帶，自四十一年秋後不斷被盤佔沿海島嶼之游擊隊襲擊，山區游擊隊向平原地帶活動日增，因此使葉劍英焦躁異常，潮汕防務既劃交「三野」負責，「四野」卽屬後備地位，故葉乃籲請增派得力部隊，來粵東增援。四十一年十月杪，「三野」駐潮共軍，開始和閩境的共軍換防。接替二十九軍的係第八兵團陳士渠的二十四軍侯根遠部，現分駐潮安、豐順、揭陽、普寧、澄海、南澳各縣。惠來則仍由四十一軍劉樹材部李棟團駐防。饒平，大埔兩縣，係由第七兵團王建安部二十軍蔡家邦之六十一師接防，第十兵團葉飛之二十八軍張光堯部現仍有二個師在興梅區。

四十一年一月初旬，中共當局因鑑於國軍在東南沿海登陸時機迫近，閩粵邊區將首先遭受最猛烈襲擊，爲加强沿海第一線兵力起見，特檄調四十年在西北編組之特種部隊三師南下，先後經廣州開往粵東。閩南沿海地區，各該特種部隊每一師，包括步、砲、騎、工、輜、防空、裝甲等兵種合共一萬七千人，除第三六一師胡景鐸部兼程入閩，第三六三師苛煥庭部駐潮汕沿海，第三六四師曾省部時現駐閩粵邊饒平，東山至厦門一帶，此外有中南軍區海軍陸戰隊第九師第廿六團駐汕頭。四十二年四月，二十四軍據報已調赴東江，準備擾越，防地改由二十九軍塡防。

第二節　宦海升沉錄

中共「潮汕專員公署」爲潮汕行政最高機構，由老共幹曾廣充任專員。四十年七月杪，曾廣被整肅，葉劍英改派其客家系心腹大將，理髮匠出身的王更生繼任，「副專員」仍屬康子文，自羅（範羣），王（更生）分掌潮汕軍政，客家系勢力卽急遽膨脹，睥睨一切。今年一月，中共因「抗美援韓」了無止境，國庫空虛，財政支絀，粵共爲減少經費起見奉准將全省八個行政區縮併爲東、西、南、北、中五個行政公署。「粵東行政公署」主任一職，赫然爲四十年八月與劉永生同時被葉劍英滾蛋之前「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林美南。林美南之東山復出，足以說明中共派系鬥爭之微妙關係。蓋林之靠山爲林彪，林葉交惡由來已久，雙方勢力之消長於此可見一斑。

葉劍英以中共的元老，薄參謀總長而不爲，寧願降級回鄉可見其志不在小，自葉出任「華南軍區司令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東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華南局第一書記」、「廣州市長」之後，卽大力地培植自己的勢力，照顧了「客家系」，葉系的勢力，遍佈到廣東全省各個角落。潮汕的土共劉永生和林美南，自然是他們的眼中針。

這個野心勃勃的「華南王」，想把林彪在長江以南的位置，取而代之。由於四十一年八月間代理中共「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南軍區司令員」，「四野司令員」。林彪在華南的大將鄧華

，亦被徵調援韓援越，林彪部下的方强也有點孤掌難鳴了。

因此，國際派不禁暗吃一驚，爲恢復在華南力量，自四十一年冬，先將葉的左右大將賴傳球調回北平，改任統戰部副部長，葉劍英在華南預備擴組五野的「兩廣」、「粵中」、「珠江」、「粵桂湘邊區」、「瓊崖」、粵閩邊區等七個縱隊更被鄧子恢（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提議取消。並更進一步在軍事方面，擢升方强爲中南軍區海軍司令員，黃永勝爲「華南軍區司令員」。在黨的方面，及華南局書記職務，便傍落於新任「第四書記」陶鑄手中了。在政治方面，何偉接替了「廣州市長」。把葉一向依爲心腹的梁廣及能幹的粵西行政辦事處主任張池明等人都趕走了。潮汕籍在粵的新顯要；如方方、杜國庠、與鄧子恢、鄧華、方强過去均有密契，便趁了這個機會，支持林美南的復出，葉雖不滿意，但亦無奈之何。葉在興梅區的自己人盧良偉，在東江區的葉鋒，在潮汕區的王更生，也因專署的裁併摜掉紗帽，轉任徒有虛名的粵東公署副主任，還想暗中幫助羅範羣抗衡政敵林美南，這亦可謂垂死前的掙扎．現潮汕行政大權，均分在「潮系」與「客系」，林美南和羅範羣兩人手中，將來鹿死誰手，現雖尚未揭曉，但是兩年來劉永生的部下被羅範羣藉整肅之名殺掉了一大批，這一筆血債相信林美南永遠地不會忘記的；况他自己曾喫過了羅的苦頭呢。

觀諸二月一日林美南在潮安成立「粵東行政主任公署」時。潮系共幹的狂歡情形，曾一度出長中共普寧縣長的陳煥新在對大衆演說時竟流淚了，林美南答詞稱「從此潮人治潮」，决大力剷

除來自外方的貪汚情形，潮汕共幹的傾軋，好戲正在後面，我們姑拭目以俟吧。

土共閩粵贛邊縱隊，於十月廿五日進入汕市，以「潮海人民行政委員會」主任兼該縱隊政治部長林美南（揭陽人）充任「汕頭軍管會主任」，集汕頭軍，政大權於一身。十二月底成立「汕頭市民政府」，以鄧閩粵贛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員」謝育才（五華縣人）爲「市長」，黃聲爲「副市長」兼「工商局長」，鄒瑜爲「公安局長」，李亮爲「副局長」，余昌輝爲「建設局長」，林淸佐爲「財政局長」，王亞夫爲「文敎局長」，陳揚維爲「外貿局長」，江寧靜爲「衞生局長」，蔡自强爲「粮食局長」，鄭蘇民爲「稅務局長」，林西園爲「港務局長」，王貫一爲「僑務局長」，朱克君爲「民政局長」，「市立醫院院長」由「衞生局副局長」徐院池兼任，李克勤爲「副院長」，王亞夫兼任「民敎館長」，范勁夫爲「工聯會主任」、陳培志爲「副主任」，鄭娟爲「婦聯會主任」，林秀華爲「副主任」，林山爲「文聯會主任」，謝海若爲「副主任」，郭振光爲「學聯會主任」，李家堃爲「商籌會主席」。謝育才於四十年八月撤職扣留查辦，「市長」一職，由「軍管會主任」兼「潮汕地委會書記」羅範羣兼攝，由「省府」曾派林川爲「副市長」，「建設局長」李昌輝調充「秘書長」其缺由許美隆接替。四十一年六月黃聲扣留，「工商局長」一缺另由王淸樺充任。「僑務局長」王貫一，於四十年者因屬跨黨份子，被羅範羣誣指受賄濫發出國証撤職扣留，由李培申接充。

自劉永生系垮台後，汕市黨，政，軍大權，集於葉劍英在「潮汕區」代理人客系羅範羣一身

。羅以「潮汕區地方工作委員會書記」、「市長」、「防空總指揮」等職。成立於三十九年秋的「汕頭警備指揮部」，原由潮汕公安第二團「司令員」張希非化名鐵堅兼任，並由「華南軍區」撥出一個精銳相等於國軍憲兵性質的北平支隊來汕「坐鎭」。張希非於四十一年四月中旬反正後，該「指揮主任」一缺，由兼「副主任」鄒瑜擢升。現另由周渭源充任。汕頭市淪陷後由林美南挽出充任人民團體之「民主人士」如省市代表徐彰國、丁培倫、林志見、陳政、郭立儂，商會委員蔡石珊、蕭覺民，……等百餘人，已先後被中共以「國特」、「惡霸」、「地主」、淸算，鬥爭，加以「三反」，「五反」等運動相繼展開此輩已被整肅凈盡，現獲倖免者，亦爲行屍走肉之流，靠攏人士之下塲如此，識者謂，實自食其果也！

潮安縣首任「縣長」李習楷，潮安楓溪人，於民四十年因肺病嚴重去職，另由一個派在泰國活動之潮陽人姚木天接充，姚接任後，自兼「潮安軍管會主任」、「地方法院院長」、「潮安縣城鎭長」，身兼職務之多，開地方行政史之先河，稱之爲中共「萬能縣長」，誰曰不宜？

潮陽縣首任「縣長」吳揚，卽吳成昳，潮陽赤寮鄉人，四十年被葉系指爲勾結劉永生，企圖顚覆政府，撤職扣留，由『軍管會主任』鄭希代理。後正式另委潮陽人吳表凱接充，吳於四十一年九月復遭撤職處決。另由東北遼西人章更誠接替。

揭陽縣中共第一任「縣長」楊揚（卽楊世瑞）揭陽人，於四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出巡』桃山途次被舊部狙擊斃命後，由省改派揭陽縣第三區棉湖鄉人王琴接充。該縣「副縣長」何紹寬

，「軍管會主任」楊英偉，「副主任」林史，「公安局長」方思遠，能保持祿位至於今日者，蓋緣彼輩於三十九年轉投葉劍英系因協攻劉永生派有功故也。

澄海縣首任「縣長」余錫渠，該縣蘇南鄉人。「副縣長」許宏才，冠山鄉人，「民政科長」陳可，「文教科長」李蘭芳（女），「建設科長」由許宏才兼，「財政科長」杜欣榮（已整肅），「地方工作委員會書記」許士達，「公安局長」余錫希，「財政局長」張益謙，「上華區長」林守寬，「蘇南區長」李平，「蘇北區長」陳勝豪，「上蓬區長」余昌豐，「下蓬區長」許乃光，「蓬洲區長」林先固，「隆都區長」許士鑑。自余錫渠黨劉被扣留，余錫希被處決，李平、余昌平、林先固相繼免職，代理余爲該縣長係揭陽縣人蘇琰，「公安局長」陳孝乾（上蓬區夏塘村人）。去年十一月，余獲釋回縣復職。

饒平縣「縣長」爲揭陽梅北鄉人陳君羽，「副縣長」陳義之。中共在潮汕九縣一市的地方首長中，倖獲蟬聯迄今者僅陳一人耳。

普寧縣於三十八年六月淪陷後，中共派出「縣長」陳煥新，普寧縣人，尋陳調赴穗服務，改由普寧第二區人，陳揚接充，四十一年二月陳被整肅，現另由副縣長方書城代理。

惠來縣首任「縣長」爲饒平縣上饒區人詹澤平，已扣留，繼任縣長未詳。

南澳縣於三十九年二月爲中共渡海攻陷後，由「潮汕專署」荐委前「閩粵邊縱隊第四支司令員」，潮安「副縣長」許傑接充，現南澳已廢縣治併入澄海，爲第十一，十二兩區，豐順縣於潮

汕淪陷後，中共將之併入興梅區，「縣長」爲該縣湯坑人邱豐（即邱海航）。

第六章　中共摧殘下的僑鄉

在極權統治下忽忽三年餘的潮汕，由於暴力的摧殘，把整個社會組織完全破壞，傳統的美德已蕩然無存。「新的改革」，造成了僑鄉混亂、不安；瘡痍滿目，遍地哀鴻！如果用冷靜的態度來觀察今日的潮汕社會中每一不同的角度，更可深切地了解到中共陰狠、毒辣的手段！下面是血淋淋的事實。

第一節　教育

去年五月，中共「廣東省文教廳長」杜國庠召開全省教育會議，對中等教育的任務會有過要貫澈並加强「愛國主義教育」的「指示」。他說：「所謂愛國主義教育，是富於『戰鬥性』的，這種新型教育是「抗美援朝」運動展開後才被提出的。是溶在整個教育內容中，當局已下最大決心，把『愛國主義』看作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積極力量，使它成爲社會教育的基礎。而現在各校

進行着的『愛國主義教育』一般都是通過各科講授，如『時事學習』，『社會活動』和『文化康樂活動』的方式，以貫澈『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

中共廣東教育當局又曾坦白承認：「各校推行『愛國教育』雖努力展開，但是主要缺點，就是『計劃性』不够。還有一點，目前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困難的癥結，便是教材缺乏……」。從這段談話看來，可以知道中共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其目的在瘋狂地灌注着「極權主義」的思想，亦是要貫澈「蘇維埃型的奴化教育，便不擇手段地在各地進行着「教育整肅運動」了。

這個『任務』，落在潮汕『地方工作委員會』身上，掌理整肅潮汕教育界的共幹『汕頭文教局長』兼『潮汕農民日報社長』王亞夫，兩年來即以陰狠奸險的手段，對潮汕中等學校進行擴大整肅。汕市教會創辦的晨星中學校校長秦愛梅的被捕公審（被指爲毒化青年判刑監禁），礐光、聿懷等中學校長的坦白認罪撤換。龔攏的潮安韓師校長洪應埜的被捕處決，澄海縣立中學校長黃家器被撤職，潮安金中校長謝賢明四十年五月間的被清算投河自殺；澄海縣蘇北中學校長王鼎新，被指爲『地主』『惡覇』而被撤職看管或監禁，儘情侮辱都是明顯的例証。

四十年暑假中，潮汕中共對於非共的智識界——從城市到鄉村——的中小教員，均予以嚴厲的排斥和清算。揭陽、普寧、惠來各縣區鄉中心小學校及縣、區立中學校，都被中共教育當局改爲『先烈』學校，所有校長，教員均易以前進份子充任，並奉令開辦短期『文盲義校』，這些作爲『人民教師』的資歷，均係由『南方大學』陸續短期訓練出來的潮籍前進學生，原有教職員一

律被排斥，少數倖免了『淸算』的舊日教師，雖不致失業，保持了這鷄肋的飯碗，但是精神的威脅却無以言喩。他們備受『思想檢查』，『學習與訪問』，『坦白及批評』之苦。在這種情形之下，潮汕各縣目前存在的中學僅四十餘所，完全小學六百餘所，國民小學約二千餘所。至於教材的乖謬貧乏，均可想像得之。長此以往不但下一代爲中共所貽誤，卽人類文明和社會進化必將蒙受不良影響，這是多麼痛心疾首的事啊！

潮汕各縣中小學校的學生，已成爲中共利用的唯一工具。中共各機關部隊，不惜摧殘學生的健康與學業，任意抽調師生外出工作，這已成爲普遍的現象。在潮安的廣東省立韓師學生在卅九年上學期開學後，曾被城關鎭抽調去一批學生做淸查戶口的工作。上學期中又被共軍調走百餘人。潮安縣立中學學生，當城關鎭開『人民代表會議』時竟連夜被叫去唱『國歌』，銀行發動儲蓄運動時，叫各校動員學生做街頭宣傳，高三春班的同學大批參加各部門工作只剩二三人不能成班。高三秋的同學也只賸下十多人，學生求學情緒因而普遍降低。副校長謝煥新任學校行政，『教育工會』，『抗美援朝分會』等工作，身兼十數職，終日開會做報告，聽演講，不獨荒廢了學校教育的工作，並且精神日衰，身體變壞，天天離不了吃藥。爲教育而教育的美德，三年以來已被認爲極大的『偏差』與『錯誤』了呢。

小學校學生，教師們被動員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而剝奪了學生功課的進度，亦很嚴重；在過去一學期中，每一小學校要組織『滅蠅』，『捕鼠』，「捉杜猴」等工作隊，連續出發十餘夜，或

組織『淸潔宣傳隊』，『淸潔工作行動隊』等，（工作三天）。夏收時組織『收割隊』、『送水隊』、各工作五天，送『參軍』遊行五次，參加『送果實』遊行二次。這些小學生，參加較大規模活動，達五十六次以上。教師們被迫去幫助修路，當各項集會的紀錄員，白天上課，夜裏捕螟捉蛾，計算公糧……等。他們是沒有規定時間的自由的，他們只有服從命令奉召必到的義務。像潮安六區古樓小學校校長賴偉文，曾被征調工作，四晚沒有睡覺，當第五天到教聯開會，因疲勞過度，遇雨卽暈倒，類似這樣的事的確太多了。我們不難想像整個教育前途，是多麼悲觀啊！

至於各縣學校的校舍、校具、被中共機關，部隊，團體佔用，若干學校禮堂被借用開會，在一學期中竟有多至一百餘次的，近會場的教室，亦被佔用爲會議時的辦公廳，有些學校在一學期中，因共方借用開會而停課者累見不鮮，時間最長多至三天之久。

在學校教育如此的混亂情形下，有些教師就視教書爲畏途，他們怕被批評，不敢說話，情緒不安或另作改業的打算，不少想去考『南大』，或進銀行，稅務機關工作的，都把教育的神聖工作倣履如遺了。

四十一年秋，潮安金山中學校舍全部被中共潮汕專署霸佔，該校被逼遷汕，共方且勒令孔教會創辦的時中學校停辦，將校舍讓給金中。因此潮安金山中學（該校地點在金山，故名），就變爲汕頭金山中學了。四十二年二月中共的中國新聞社報導汕頭教育突飛猛進，說：『汕市工農羣衆和「們的子弟入學一天比一天增多，一九五〇年農工子弟念中學的只有一千六百多人，念小學

的亦不過四千八百人，到一九五二年，中學裏的工農子弟學生增至三千五百餘人，小學裏的工農子弟亦增至九千二百多人……『解放』以後，回到汕頭市的華僑學生共有六百八十多人，其中四百八十九人已安置在汕頭各校就讀，介紹到廣州、廈門的有一百多人……

『廣東省人民政府』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將汕頭市華僑中學（即以『國特』罪名被沒收之海濱中學校）。改爲公立，使華僑子弟便利入學。……

「現在全市共有中等學校十二間（該社自已承認連短期的農工學校，一起計算），學生九千六百多人，比『解放』前增加百分之八十七，小學生一萬九千多人。加上在職工業餘學校和民衆夜校學習的工農羣衆和在職幹部，估計全市在學人數，有五萬五千七百多人」。

這樣報導，是何等的冠冕堂皇啊！其實，潮汕的教育最發達，入學的各級子弟人數最多，要推勝利後那幾年。彼時全市正式的公私立中上學校及專科技術學校，一共有省立嶺東高級商業學校，省立潮汕商船學校、市立第一中學校、市立高級助產學校、及私立海濱中學、聿懷中學、光中學、大中中學、同濟中學、英華專科學校、友聯中學、晨星女子中學、若瑟中學、時中中學，正始中學共十五所。公私立小學共有四十二所（夜校及補習、義務、民衆學校尚不計算在內）。全市學生人數三萬八千六百餘人。（職工業餘和民衆、補習、夜校學生尚不計算在內）。中共東拉西扯去湊足這些數字，學校的所數尙較淪陷前減少百分之十五，入學的人數是否可靠，僅有一貫說謊話的共幹才曉得，拆穿中共的西洋鏡，根本是一文錢亦不値的！

第二節　工運

中共潮汕總工會籌備會主任黃偉民，四十一年四月間在南方日報發表如下的談話：「堅決打退資產階級，和工會組織的猖狂進攻」。他更指出：不法奸商如何剝削工人，如何忘恩負義，並說明「三反五反」亦是工人階級「自我改造」和「自我教育」的運動，故必須從思想上劃淸界綫，認識不法奸商的罪狀。以工人階級爲傀儡，使之仇視、鄙視、蔑視那些所謂「資本家」，在行動上整頓工會組織，淸洗留在工會的份子，以純潔赤色的鷹犬充任工會主幹，並且以提拔「優秀份子」參加工會，領導及輸送到政府機關工作爲餌，來號召全市工人參加此項整頓工會，淸洗異己份子的鬥爭，以達到他們欺騙、利誘的目的。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即大力擴大「工人及工運」的整肅。

中共向以搞工農發跡起家，到處抓住過去政府漠視工運的弱點，掛起「工農大團結」和「工農作帶頭」等招牌，使廣大的辛苦窮人一變而爲「社會的領導入物」，這是中共欺騙的政策成功，進而以幹部滲入組織核心，分化其簡單思想，桎梏其日常生活，使之馴伏就範，甘心忍受「鐵一般的領導」而無怨。所以潮汕淪陷後，中共當局即採此法施諸當地農工，大力標榜說什麼「城市力量以工人爲領導，鄉村力量以農會爲帶頭」。叫得震天價响。

查汕市各業工人，在國府時期，估全市人口四份之一強，各業工會的組織，亦達四十九個單位，向歸汕頭市總工會領導，過去護法、北伐、清黨、抗日諸役都建立了不少豐功偉績，尤其是八年抗戰期間，更負起協助軍事與海防建設的工作，間且捐輸了他藉以謀生的舟車，自動填塞海港，阻止日艦襲擊，羣策羣力，始終不渝，在潮汕人民心目中已留下深刻印象。復員後因戰禍逃亡或病斃者雖多，惟其組織猶在，且基層更因市總工會的分期設班訓練，故各人對其本身應有的義務權利，國家民族的意識，更深爲瞭解，因此工人羣衆對於抵抗外力，及推進勞工福利等，均悉力以赴。市區未淪陷前數月，在發覺中共力量漸滲入市時，猶自動成立工人糾察總隊協助當局維持秩序，並負責構築防務，修建軍公路運輸的任務，計劃綦詳，惟因局勢變化過速，致成績不著，誠憾事也。

潮汕淪陷之初，中共卽嗾使其先期組成之「汕頭市工人糾察隊」入市。隊長是共幹陳培志，隊部設於永安堂大厦，並分赴各業工會假意宣慰，同時以市「軍管會」名義，分派軍事代表接收所有各工團，更從新籌組「市總工會」，由共幹范勁夫任「主任」，一面高唱「工人爲領導」的老調，一面密由各軍事代表分赴各工人家庭訪問，分化其原有團結，實地監視其行動。在全市舉行慶祝「解放」大遊行中，因不參加行列而被捕改造者，卽有市總工會理事兼運輸工會理事長張文斗暨各組組長及工目一百七十餘人。另在市郊崎碌葱隴飛機場因工作不力，且涉嫌被捕者，有華塢工人二十八名，金砂工人三十五名。因迭次奉召開會，思想錯誤，出言粗魯被押者有人力車及三輪車工人百餘名。

最近更將卅九年「五一」節大巡行中，因途遇飛機，欲離行列走避之運輸工人林永泉等十一名，錯呼「毛主席」爲「美主席」口號之單車工人鄭美惠等五人，暨因船期關係中途奉召回船以便啓碇之員工李植森等七人，經疲勞審訊，均判爲「反動」行爲，影響「革命行列」秩序，蓄意搗亂，顯有「國特」嫌疑，一律執行槍决。至其曾任總會理事監事及各業工會之各份人物雖已自動離開工界，掙扎求生，仍被搜殺淨盡。

隨而「新民主」總工會成立，仍由共幹范勁夫、陳培志等廿二人主其事，原有四十餘業工會，因次第被整肅解散，存留者僅餘十餘單位，負責人均易共幹，並由前時接收之代表任指導員，隨時隨地監管及指揮各該業工人，經共幹之壓迫排擠，會員數目已減少了半數，甚多已淪於失業境地。這是工運人員及工人被整肅與廹害的經過。新的工人領導者，多由中共當局分批調插，工而不作，坐而分值，勞逸不分，勞工福利，更談不到。年來更由共幹組織搬運工會收容大批幹部，奪取過去組織較大的運輸工會，數千搬運工人輾轉溝壑，中共視若無覩，同時又實施工值統壽統撥辦法，規定分撥成份，按日支付，餘則悉數存會做公積金，儲備作「抗美援朝」的『光榮』需用，逐級實行，無形中總工會已變成一個有權威的包工總機構。

在『民主改革運動』中，中共用澈底洗刷汕市的汚垢剷除客棧的敲詐行爲和碼頭的黑社會組織爲名，將搬運工會理事潮陽平湖村人林海龍，和『碼頭惡覇』李豪城，林錦添、林捷基、秦興

裕、林正等人慘殺，因爲他們在碼頭及搬運工會的號召力太大了，共幹爲篡奪林等的領導權，不惜編造林海龍等人的大罪。據汕頭人民法院說：『林海龍於抗戰前在雙卦山，鷄籠山一帶當土匪，日僞時期，曾帶領日僞軍到處焚燒刧掠，其間林與漢奸姚祥三次帶日寇蹂躪潮陽古埕村，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一天中，古埕村被焚燒燬的民房二百多間，被搶去被服、粮食、牲畜數十船，殺死鄉民六十四人，刺傷十五人。日寇投降後，林又搖身一變混入工會當理事，依然作惡』。林捷基是『牛筋黨』的指使人。『行李組』向來由他把持，並勾結各旅店客棧專門向「旅客勒索」等，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現在汕頭市的搬運業是由中共組織的公司獨佔了，工人的工作不但要受它支配，工錢也一律要受他統制的了。

「潮汕人民日報」曾自供說：「綜計本年本市失業工人一千五百餘名，除二百名已分配就業訓練外，其他的已分別輔導回鄉生產」。「回鄉生產」不過是飢餓的別名啊！

第三節　工商界

潮汕「五反運動」於四十一年六月底結束後，「潮汕專員」王更生及「汕頭副市長」兼「工商局長」黃聲，七月一日在「潮汕農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聲明指出「五反運動」的勝利結果促進了城鄉的物資交流，增產節約『繁榮商場』。口號提出後，汕頭市面反應冷淡，中共盤據潮汕三年的歲月，給人民考驗的事實是冷酷的，在被迫害下的今日工商界，再亦提不起復業的心情，於是中共當局又不得不另玩弄戲法。於是成立了名義上是由自由工人與店員組成，實際上却由黃聲操縱的「汕頭市店員工人總工會」並且秘密決定三項在「五反」結束後即對工商界展開鬥爭的行動辦法：（一）針對目前汕市商場冷淡反應現狀，用懷柔與說服方法（即在五反運動中被「檢舉」與「控訴」罪名已成立且經判罰有案的商戶，其罰欵得暫緩淸償，惟須另備資金復業）。（二）指定各該店員、工人，在原日任職之商行、工廠，必須對東主或股東施以壓力，分向海外有關商號、分行或戚友挪移現金，以塡補其在「五反」中被鬥去的資本額。（三）擴大「五反運動結束宣傳，以「放寬出口」，「減收稅額」爲主題，刺激並安撫工商界，鼓勵其復業。以上三項秘密決定，由七月五日以後逐步施行，各行號被管制之經理或副經理，暫時予以有限度的自由行動，由各該店員、工人，迫其親發電信分向海外各地籌欵，同時又要頌揚中共當局在「五反」中的寬大政策，與及今後商業的美好遠景，藉以獲取僑胞信任兼供搾取。

本來，這套花樣是可以收到一時効果的，因爲淪陷初期，當中共當局正忙於整理紊亂的財經，工商業曾有過較自由發展的時期，工業以織布、捲烟、火柴、肥皂等最爲發達，商業以出口尤其土產，爲大宗，入口以經營橡膠、鋅鐵的商行，獲利最豐，於是一般眼光淺短的工商業者，便發生了美麗的憧憬，汲汲乎致力於業務的發展。可是曾幾何時（只短短的半年，「抗美援朝」戰事爆發後，從捐獻，稅收……。以及到「五反」等數不淸的名目，把汕市的所謂「資戶工商界」

擊倒了，在傾家蕩產之下，本身要受管制，這三年多以來，一連串的慘痛教訓，不但美麗的遠景不敢想像，即希冀保存僅有的性命，亦至渺茫，談到「重整旗鼓」的復業，那就無異癡人說夢啊！

今日在中共的迫害下，汕頭市工商業已是破碎了，儘管中共潮汕當局所提出的口號如何「寬大」動聽，工商業也因在「五反」期間不堪摧殘，奄奄一息。何況海外僑胞，看到他們的田產被沒收，眷屬戚友被清算迫害，誰再肯上中共的當呢？

第四節　農民生活

民國四十年冬，中共在揭陽、普寧「試行土改」，四十一年繼續在潮汕各縣由「局部土改」擴大至「全面土改」後，所謂「富農」即首遭清算，因剝削階級及「惡霸」被處決，動產及不動產概被充公不知凡幾。不單如此，擁有五七畝的自耕農，也於四十一年起全部被清算，揭陽、普寧在土改「複查」期中，殺戮之慘爲潮汕各縣中之冠。自土改完成後，所謂貧僱農分得的土地，每一壯丁平均不及八分，農民缺乏耕牛，無力購秧購肥，普遍發生了怠耕現象，中共『人民銀行』，及官僚資本的『潮汕貿易公司』，要趁機大發橫財，放高利貸，剝削農民收穫成果，農民終歲顆粒無存，而天災人禍頻仍，演成很嚴重的災荒，爲潮汕有史以來所僅見。自四十一年四月至

七月，潮汕人民，已淪爲餓殍者達八萬人，因而哀鴻遍野，疫癘相繼。故張希非反正，登高一呼，飢民景崇，紛紛參加反抗組織，實力膨脹之速，出人意外，這也可以說是廣大農民被迫上梁山的原故。它已成爲潮汕中共的心腹大患。

第五節　鹽丁和漁戶

潮汕沿海漁、鹽素來富饒，素有『粵東耕三漁鹽七』之稱。海山、東界、南澳、達濠、馬滘及惠來之招隆一帶，均擁有巨量鹽田，養活鹽戶近十萬人。在國府時期，鹽稅爲國庫主要收入。潮汕淪陷，中共成立『潮汕鹽務管理局』，調『潮陽縣副縣長』方維新任『局長』，開始殘酷剝削，實行鹽斤公收公賣制度，杜絕走私，訂立嚴厲的管制，致鹽戶貧困日甚，現在的鹽晒丁，終日櫛風沐雨，工作達十六小時，僅足餬口而已，鹽戶現均編組爲「防諜班」，「鹽戶民兵隊」，接受軍事訓練。四十一年自五月份至七月份卅日止，潮汕沿海遭受颱風三次，鹽田被海潮所淹沒，崩潰者共約五六百畝，在鹽季的旺月中，損失達人民幣七億餘元，鹽晒丁在米荒嚴重的情況下，已淪爲餓殍，中共當局並未予適當的救濟，其漠視鹽民生活，所謂「窮人翻身」云云眞是荒天下之大唐啊！

潮汕沿海因爲氣候溫和，港灣曲折，海岸綫長逾一千二百華里，優良漁港如達濠、媽嶼、南

澳、海山、神泉、清海、海門，南北新港、東隴、東界均爲漁船寄泊之地，數達一十五萬漁民，終年在驚濤駭浪中搏鬥、掙扎，以搏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在潮汕未淪入魔掌前，各港口的大小漁船，據不完整的統計，約二千四百餘艘，擁有漁船數字最多，漁民人數最衆，首推潮陽第三區達濠埠。達濠與汕市礐石、澳角互爲犄角，距離汕頭祇有三十華里，陸路有汕達公路、直達礐石，交通便利。該島漁業在全盛時期是（民國二十年至廿五年間，）擁有龐大的漁船，如包帆、扣舢、放艚、牽蝦約一千二百餘艘，在抗戰時因被日軍焚燬，敵僞摧殘捕魚業，幾無形停頓。勝利後，陸續新建，據三十七年內潮陽縣第三區漁業公會調查統計，該島大小漁船合共三百四十八艘，舢船共有六槽。（按舢船以舢公一艘，舢麻一艘，舢仔三十六艘，共三十八艘編成）。東界亦有舢船二槽。南北港有蝦米粽六十餘艘，中共於三十九年農曆元月初七日渡海進攻吳超駿的根據地南澳島，各港大小漁船被徵用載兵及運輸者共八百餘艘，在戰火中被擊沉或觸礁沉沒的約二百餘艘，漁民無辜被驅死於炮火下的約五百餘人，事後中共並不予賠償或撫邺，祇各給與「渡海英雄」的虛銜算數。

潮汕共軍海防部隊，恐國軍艦艇襲擊沿海及反攻大陸，因而對漁民加以嚴密組織予以利用，其手段之巧，方法之多，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由『廣東省海島管理局潮汕沿海工作團』，『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等機構分別負責編練，綜計現在潮汕沿海各港及各島之漁民漁船，在共軍的『國防建設』口號下，組織了『漁民民兵隊』，（依照人口比率成立大中小隊）海

上『情報組』，『諜報組』，協助偵查國艦在潮汕沿海游弋踪跡及反共武裝艦艇的行動。二月中旬，由『潮汕邊防局』統一編組了一個龐大海上運輸隊，將各港口各島嶼所有漁船編爲六個運輸區，下轄若干大隊，每大隊轄三中隊，每中隊轄三區隊，每區隊轄若干組，每組以五至七艘編成，由漁民充任舵工水手。其搾取漁民人力物力手段，更層出不窮，茲分別如下：

（一）捕魚區域，須由當局指定，擅離指定區域，至國艦或反共游擊隊活動區域地方，（如南澎列島）一經查出，船隻充公漁民判刑。（二）實行漁民五家聯保；漁船五艘聯保，一戶及一船犯法，五家連坐（如『通敵』，『濟匪』，違抗『政府』命令及徵調法令等。）（三）取消主雇制度；實行分利辦法。（四）各港口由潮汕各縣『貿易公司』集資開設『水產公賣場』，公價收賣魚貨，並以高利貸剝削漁民。（五）漁民每週須參加學習三次，開小組會議自我坦白的檢討工作。（六）互相監視批評。（七）指導共軍學習水性，教練駕駛。（八）藉支援前線購買國防公債，『捐寶挑戰』，儲蓄『福利金』，慰勞「援韓」傷兵等，極吮吸漁民血汗之能事。（見四十一年十月二日潮汕農民日報）這三年來，那汪洋中的滔滔綠波，亦洗不清鹽民、漁民的斑斑血淚呢。

第七章　中共的備戰

國軍反攻大陸，如箭在弦，潮汕爲華南前線，與國軍外圍强大基地金門島亦最接近，兩地相距僅一百海浬左右，朝發夕至。因此中共對這一帶非常重視，觀乎兩年來共軍在沿海，山區，所作的戰時準備，和部署狀況就可見一斑了。

第一節　水陸交通管制

中共常言國軍反攻大陸，如在潮汕登陸，將在韓江下游平原地帶實行澈底的焦土政策，撤退城市所有一切人力物力，引國軍至山岳地帶一舉「殲滅」之。爲配合戰時需要，三年來潮汕水陸交通，經中共不斷的加强管理和控制，與乎新建公路的增加及省道公路主要幹線改良，說明了中共對潮汕防務部署的急迫。茲分別將中共在潮汕水陸交通管理擷要節述如左：

三大河流的護航

韓江發源於贛南蜿蜒流經潮汕平原，出海全長數百里。榕江則發源於五華，以灌溉便利，造成了揭陽田園的肥沃，儼爲潮汕的大米庫。練江亦發源五華，經過普寧，潮陽兩縣於海門灣出海。均爲潮汕區與興梅區城鄉物資交流的三大動脈。兩年來，江上的中共輸送船，迭次發生被刼，焚燬，鑿沉等事故。「潮汕軍分區」及「興梅軍分區」雖實行聯防，組織護航隊，所購置武裝電船巡邏，並由沿江附近十里內鄉鎮負守望之責，仍無法消弭船隻被焚被截等事件。今年入夏以來，潮汕方面的工廠機器、物資，不斷內移，由民間搜刮的存糧及由「農業稅」刼掠所得的粮谷，均循着這三條水路運汕轉穗供應軍需，因此運輸，日見頻繁，中共爲安全起見，於韓江上游以迄潮安之意溪一帶，沿江用石塊或三合土，建築碉樓，瞭望台，哨站，擇險守望，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概。沿江各鄉鎮，對轄境內的航行船隻，必須全力協助防軍，公安隊，護航隊嚴密保護，並具切結，如有發生變故，由各該鄉村鎮負責賠償。在潮汕轄境內並置小型電船兩艘，裝配輕重機槍，來往逡巡，檢查民船，興梅與汕頭，潮安定期對開之電船，由公安隊派武裝隊兵一班在船中保護。

榕江爲潮汕次要流域，自楓口至，炮台，河婆一帶現已仿照韓江護航辦法，由「揭陽軍管會」主任楊英偉兼任「江防指揮所」主任。練江方面，江防處於夏征開始時，經組織成立，由「潮

陽縣軍管會」主任鄭希兼任，各該護航隊的兵源，以所屬民兵爲骨幹，因共軍正規軍及公安隊尙有另外更重要的任務。

一支秘密艦隊

潮汕淪陷初期，閩粵邊區沿海兩大島嶼南澳，東山仍在廣州綏靖公署挺進第一縱隊代司令吳超駿，及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福建軍區王盛傳掌握下，中共之海上交通，時爲反共武裝漁船及炮艇所截斷。自南澳，東山於三十九年春夏間相繼陷落，中共「中南區海軍部」，在汕頭成立「巡防處」，編組小型艦隊，執行沿海護航工作。自「南澳公安局長」楊英勇（卽短手）於四十年三月在汕被扣留處決後，其殘部在原籍惠窖及大港，大埕一帶，因共軍緝捕甚嚴，無法立足，於是糾合流氓出而爲盜在海面以殺人越貨爲生活。楊之部屬對航海極爛熟，行踪飄忽，中共苦之，特秘密編組特種艦隊，實行設法掃蕩。在潮汕沿海各港口徵用各武裝漁船數艘，及閩屬紅船頭兩艘，秘密武裝，加釘防彈鋼板每艘配重機一挺，輕機二三挺不等，名曰「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特種艦隊」，由原有漁船船伕負責駕駛，出海時卽僞裝漁船貨船以誘楊部來刧乘機予以殲滅，頗告得手。自今年中共海軍炮艇相繼增防汕頭沿海一帶，在饒平之西澳，惠來之神泉，汕頭之媽嶼，建立海軍補助站後，小型炮艇，協助游弋沿海一帶，海上治安，確較前良好。此項特種艦隊，現仍保存由饒平縣黃崗人余逢充任隊長，並協助共軍收集反共游擊隊在海上的活動及國艦踪跡

的情報工作。

軍公路的增建

潮汕各縣公路交通，自勝利後異常發達，縣鄉道之已通車者共有二十餘綫。自地方淪陷後，中共爲配合戰時運輸起見，及使閩粵軍事打成一片，事先完成者有潮鳳，鳳饒兩公路，由上饒通入平和縣，接駁直通漳州，在粵境內除利用饒茂公路一段，長約三十華里之舊基外，新建竣成的共約一百五十餘華里，全部均已通車，惟限於軍運使用。其他各縣之鄉道，軍路，直達沿海港口要塞，主要者有澄海縣之南港軍路，由澄城港口鄉橫渡草溝河大壩，乘渡可直達蕪萊島要塞，北港軍路由外埔鄉至北港炮台廢墟沿草溝河至大埔堀村與南港軍路啣接。至於鄉道方面，則以潮安最多，計達二十餘綫，密如蛛網。澄海鄉道約有八處，上蓬中社通至新溪一段已改爲軍路。由新港嘴經官埭，充公至葱隴飛行場一帶軍路之戒備森嚴，禁止人民窺伺，蓋新港於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軍在潮汕登陸之地點，共軍之所以倍加警惕，殆防歷史重演故也。

第二節　「國防」新部署

中共於四十年三月在潮汕向工商界徵借修築捐人民幣一百億之後，卽在汕頭市成立「潮汕修

築公路委員會」。各縣分別成立支會，徵用民工及國軍俘虜，囚犯，開始修填增建所屬轄境的軍公路，省道等，六大幹綫。統有廣汕公路，潮汕公路，汕樟公路，安黃公路，潮普公路，黃九公路。各綫路面舖濶横一丈至一丈五尺，橋樑改用三合土或鋼鐵軌作架，增强載力，同時又興修潮安經饒平鳳凰山，上饒越平和境，接駁至漳州之綫，在扼要地區的隴嶺，橋樑兩傍，掘挖星羅棋佈的散兵壕，輕重機槍炮壘，哨站以資防守。四十一年五月，潮汕軍公路四十七綫由中共特設護路局管理，並派「公安處處長」謝暉充任局長，爲配合「剿匪」行動，頒佈了一項軍事管理辦法，內分「全部封鎖」，「局部封鎖」及，「交通開放」三點，對橋樑之保護尤密切注意，以防游擊隊破壞。

中共對沿海防務尤爲注重，早於三十八年十二月即開始興築，中共四野四十四軍方强部進駐潮汕後，即徵僱民伕，在沿海港口及海岸綫加緊修建。四十一軍及三野入粤部隊，復先後加强，俄籍顧問李亞洛夫等視察後，認爲不滿，又另改建，舉凡遠射炮位，兵營，雷達站及封鎖綫，均密如蛛網。中共備戰之廹切，已可概見。分述如左：

（一）海島方面：潮汕沿海島嶼，星羅棋佈，大小幾七十餘島，惟島上有居民者，祗南澳、海山、信洲、柏洲、西澳、媽嶼、達濠而已。其中以達濠人口最多，約有十六萬人；海山次之，約有三萬五千人。面積則以南澳爲最大，共有一二九、〇〇平方里，距離汕頭一百二十三華里，三十九年二月中共四十四軍攻陷後，即積極在沿海的金交椅、後江、長山尾、龍江、前江、深澳

、雲澳，積極佈防。迄四十一年夏，共軍從新徵用大批民工加緊建築環島工事，及環島公路，另築支綫三條，長凡一百二十華里，工程早經完成，惟禁止通行，沿公路附近五十碼或二百碼，密佈砲壘及輕重機關槍巢。該島上下松柏山，海拔六五五公尺，山路崎嶇形勢險要，經秘密築成軍械庫及糧庫多所，準備一旦國軍登陸，即憑險據守待援，共軍另由吳明寨直達雲澳，挖掘山洞長達三華里，準備在游擊戰時使用，平時禁止人民採樵，港口准許民船寄泊地點，祇限於後江、青澳、雲澳、深澳四處，其餘各渡頭均列爲禁區。每天由上午五時至下午十時爲船舶進口時間，但須受駐軍哨站嚴密檢查。距南澳水程五華里之甕嶼，島上共軍，亦秘密建有砲台，置有遠射程砲。他如達濠島之好望角，赤沃、癲痾山、均建有堅强砲壘。駐島共軍，以「中南區海軍陸戰隊」爲骨幹，常保持一千人之數目。媽嶼位於汕頭港嘴，與港口距離祗二華里，港口水淺，巨輪出進均靠西便港口，媽嶼現爲中共海軍在潮汕三個補助基地之一，島上漁民約五百餘人，均已編爲民兵協助收集國艦在海外活動情報。島上砲兵陣地，爲潮汕沿海各島嶼最强大者。

西澳島位於饒平縣屬柘林對開之海面，島上共有三個小村、花園、西澳、新鄉、人口祗四百餘。西澳已成爲共軍補給站之一，因此共軍對之極爲重視，並由黃崗搬移雷達站一所，並築有兵營，以利訓練陸戰隊及容納巡邏沿海下之小型艦艇之補給事宜。與西澳對崎之旗頭山，已置遠程砲位並有共軍駐紥。

澄海南北港外之蕪萊島（即乳峰山）及乖嶼，建有砲位，並在島上舊砲台廢址築有足以容納

士兵一連之營舍，駐紮軍隊扼守南北港出進口咽喉，檢查船隻。澄海城之南港軍路建築原因，即爲利便該島共軍之給養。四十一年二月，共軍在俄顧問指導下，更在惠來神泉，建立海軍巡防處第三補助基地，爲「中南區汕頭巡防處」在潮汕沿海轄之巡邏艦艇的寄泊及補給站，該港島碼頭倉庫已大部份完成。

（二）港口：韓江主支流之出海，計有五處：一爲汕頭之烏橋。二爲澄海之下埔河新港。三爲澄海外沙南港。四爲澄海之蓮陽港。五爲澄海之東里河東里港。練江在海灣之出海港口。及榕，在鮀浦附近之出海港口。其港嘴及沿江兩岸堤岸都佈有輕重機槍巢及散兵壕，一如省道公路之設防部署者然，其數目之多實難枚舉。過去挖掘時均草草從事，久經風雨剝削崩潰傾圮甚多，現已改用三合土及蔴袋再加修築。

（三）要塞：在侵入中共潮汕之第一年中，對沿海要塞，不斷改建，韓戰爆發後，俄籍海軍顧問羅斯托夫命令共軍强化要塞設備，阻擊一旦登陸之國軍。

（四）雷達站：年來中共在潮汕沿海的警備，在蘇聯顧問積極協助指導下，已漸科學化，中共爲防範國艦在潮汕沿海施行突擊，因在沿海及各島，置有雷達站六處，計開：南澳之媽山一處，達濠之赤坎一處，媽嶼一處，饒平西沃一處，惠來之神泉一處，德洲一處，黃崗一處已移往西澳，故如上數。

（五）佈雷區域：中共「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原轄有一個佈雷隊，由張聞華充任隊

長，負責在潮汕區佈雷工作。四十一年一度傳中共封鎖沿海各港口，已在各港口放置定位水雷查實並無其事。僅僅是「中共海島管理局潮汕辦事處」，及「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先後公佈將潮汕各港口，劃爲危險地區，並指定沿海各島嶼，如柘林、黃崗、東里、達壕、海門、神泉、甲子、黃芒、青澳、后宅等十餘口爲船舶進出口外，其餘海濱一帶不准自由寄泊船隻及起卸貨物而已。因此敏感的人就相驚怕有「以爲中共已在沿海佈雷致墮其宣傳欺騙之術中，不單如此，潮汕三年來迭次發現浮雷，證實係國艦所施放，並非共軍所爲。」

怎樣擺佈「老根據地」

自韓戰惡化，國軍艦艇於沿海一帶日見活躍；中共爲防範未然計，於四十一年七月『中南軍區』特將潮汕地區劃爲防守華南三道防線中之第一線，中共當局除加緊去潮汕佈防，建築防禦工事外，對於後方作戰的補給準備，儲藏及「老根據地」的重建亦不遺餘力。

茲將中共在潮汕計劃防禦國軍登陸，作戰防線地點簡舉如左：

一：第一線（亦稱外圍防禦線）；東地區起自閩省交界的汾水關，循安黃公路至澄海縣樟林，作戰指揮部設於饒平黃崗鎮；終點在隆都（該方面補給站設於店仔頭市）。

此防線像一L形，長達三百五十華里，於沿海左右兩翼增設兩支線，藉輔助漫長陣地兵力不足，防範國軍分段突擊，計開：

（甲）左翼自饒平縣東界區之大埕、大港、惠豁、上窩、下窩至柘林，井洲一帶。指揮所設柘林所城。

（乙）右翼自澄海九溪橋、鹽灶、鴻溝、樟林、東里、蘇南、南北港、新溪，上下蓬至金砂，汕頭附近飛機場。指揮分所設澄海縣城。

西地區方面起自潮陽縣達濠島的癩痾山至馬灣，海門、沙隴、惠來縣之梅林、龍隆，包括神泉港口，西地區作戰指揮部說達埠之鮀浦鄉。此防線蜿蜒若游龍，長達四百七十五華里，亦增設兩支線，計開：

（甲）左翼自潮陽之吳田、磊口、至桑田、西瀘、鳳山、澄海蓬洲之大井，天港、鮀東一帶，指揮分所設蓬洲祈城。

（乙）右翼自惠來之靖海，神泉至蘇公港。指揮分所設葵潭。

二：第二線（亦稱山嶽防禦線；由饒平之浮山，饒平縣城經石壁鄉至鳳凰山「老根據地」。補給站設於石壁鄉，迤邐入潮安縣境意溪，北至斗順縣陷隍市，指揮作戰部設陷隍，該第二線爲劃出支線兩條：

（甲）由潮安縣　巢至揭陽之楓口，以榕江支流爲天塹分段修築炮壘以資防守，以五經富亦補給站，指揮分所設於揭陽縣城附近喬林鄉。

（乙）由潮陽縣之關埠、赤寮、循峽雷公路到達南山區，轉入普寧之流砂，以林栢爲指揮分所，並以林栢、鐵山、流砂三處爲補給站。

各補給站設於山麓叢林中，並建成堅固三合土倉庫以儲藏軍火、粮食。一旦戰事爆發後不虞遺缺源源供應，接濟前方。惟最迅各補給站，如饒平·凰鳳墟，揭陽·五經富，林栢等地不斷地爲反共游擊隊搶刼一空或縱火焚燬。

中共在潮汕流竄時代，在境內高山峻嶺，叢林深壑盤據最久，中共向稱之爲「老根據地」。中共方爲準備國軍登陸預留退路起見，特於各老巢加緊佈置積極經營；計龐大而頗具規模者有下列八處：

（甲）惠來縣與潮陽縣交界之大雷嶺，錫坑。

（乙）惠來縣與陸斗縣交界之海寧嶺（卽龍溪山）。

（丙）普寧縣之南山，鐵山及潮陽縣之林招嶺。

（丁）揭陽縣之五經富嶺。

（戊）饒平縣之望海嶺，大帽山，御史嶺（卽牛屎嶺）。

（己）饒平縣與大埔縣接壤之烏槎山。

（庚）豐順縣之八鄉山，猴子崬，銅鼓嶂，盤陀嶺，蜈蚣嶺，佰公凹，仲坑山。

（辛）潮安，澄海，揭陽三縣邊境之桑浦山，蟹目嶺，及石龜頭山。

這三年來，中共在潮汕大舉屠殺人民，丁壯因不堪殘暴的迫害，紛紛潛入山區參加反共隊伍

，他們多採用化整爲零方法，來逃避共軍的進剿，同時又善於利用時機出擊。中共各『老根據地』，泰半爲反共游擊隊所佔領。自張希非反正後，潮西之南山，鐵山，摩天嶺，鴨母嶺，林招嶺，錫坑，均被佔據爲基地，廣泛出動襲擊共方行政中心，焚燬汽車橋樑，交通幹線，使共軍手足無措。豐順的人民反共情緒，更達最高潮，該縣吳姓，張姓，大多數爲昔日之公務員，致淪陷後被屠殺慘重，幸獲逃生者咸逃往各深山，從事反共，現八鄉山等險峻山嶺，多被此等反共健兒據爲游擊地。中共現已深切明白潮汕的『老根據地』，已成爲自己的心腹大患，一旦國軍在登陸，游擊隊就會蜂起响應，其後果更不堪設想。現負責潮汕治安的共軍最高指揮員陳賡文，正密切與「四野」入潮各部隊合作，强調計劃清剿南山張希非股，及嚴密封鎖各游擊隊活動之山嶺，使共給養無法補充，便可乘機一舉殲滅。然而在今天人民不堪廹害，因而熱烈反共下，中共的陰謀就無異是痴人說夢了。

海軍及其設備

自中共高唱重建『新中國海軍』在大陸成立四個艦隊，而華南艦隊又在黃海造船廠恢復造船及由蘇聯撥給小型艦艇一批後，據說已擁有艦艇一萬三千餘噸，太小二百餘艘，汕潮沿海爲中共華南艦隊東翼防務重要地區，防範台灣國軍艦隊騷擾，特先後由俄籍顧問測量沿海各港口，各島嶼在海軍上戰略的性能及用途，在潮汕沿海之汕頭港嘴，媽嶼，東翼西澳島，西翼神泉港，建立

爲海軍艦艇補助基地，並列爲海軍禁地。茲擷列其設備情形如左：

媽嶼，位於汕頭港口，東毗隣澄海之新港口，西與潮陽第二區達濠之痲哥山要塞對峙，爲汕頭進出口咽喉。該島幅員只一十六華重，居民五百餘人均以捕魚爲生，有游泳塲及敎堂等大廈建築，設有燈塔。中共『中南軍區海軍部汕頭巡防處』，現設於該島上，新建的碼頭有二座，海軍倉四座，以及雷達站，佈雷艇一艘，所屬艦艇常川寄泊該島附近，至其陸戰總隊隊部，亦附設該島上，據悉擁有大小遠射程炮，海岸炮達八門，藉以防守潮汕對外交通門戶。

西澳島屬饒平果界區所轄，爲拓林灣之屏障，面積只一十二華里，與拓林半島之旗頭山只隔半里水程，藉旗頭山建立要塞炮兵陣地爲掩護，使該島在海軍上，補給上，佔了重要位置。島上有西澳，花園，新鄉三個小村，人口不滿四百人，靠漁鹽爲活，四十年四月，中共指定建立爲海軍補給站後，即將花園，新鄉二村人民，一律驅往舊鄉居住，所有住屋，先全徵用，作爲兵營，倉庫及訓練陸戰隊之用。今年在潮汕成立陸戰隊一個總隊，其幹部即由西澳訓練結業之學員充任。現該島新建有碼頭二座，堅固倉庫六座，新營舍六幢，並將黃崗之雷達站移設於島上，在拓林灣由常川有大小艦艇五六艘，用以護航，並防止游擊隊武裝漁船在閩粵邊區沿海近域活動。

神泉港爲惠來縣第一區屬，位於東經一一六，一二九，四四度。北緯二二，五六，二五度。四十一年十月，中共開始測量；計劃建築爲海軍聯給基地，以輔東江大亞灣，彭湃士灣一帶海防之不足。現劃交『汕頭巡防處』管理，在秘密建築下，內容未能探悉，惟建有碼頭三座，倉庫十

餘座，坿近要塞，裝置遠射程炮，海岸炮達七八處，設備較西沃，媽嶼猶勝一籌。中共炮兵獨一旅第一團林銘鑑部駐紮潮汕沿海，在神泉即有一個大隊之番號，共重視神泉港可見一斑。

中共『汕頭巡防處』主任梁作謙於四十一年八月編組成立之中共巡防處海軍陸戰總隊，共轄三個大隊，二個特種連，由梁自兼總隊長，總隊幹部士兵，完全自各縣優秀中學生及農民漁民中抽徵，全總隊人數約一千五百餘人，爲防守潮汕沿海有力部隊，配備均俄式，士兵極少入城市。故無法採悉其詳細實說。

汕頭飛行場

位於汕頭市西郊葱隴村外之飛行場，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國軍胡鏈兵團由汕撤退時，曾將所有跑道，機庫，均予破壞。迨三十九年六月，羅範羣兼任市『軍管會主任』，即徵民工六百餘人，驅同囚犯，國軍俘虜等予以修復。惟迄未見中共飛機降落及空軍地面人員駐場工作，只有『汕頭警備指揮部』遣派北平支隊程茂遠部一個連負責衛戍。三十九年十二月底，中共遣派『志願軍』參加韓戰後，蘇俄技術人員，頻頻赴葱隴，珠池壋，充公一帶測量，開始將該機場增建。經年來積極建築，其範圍已擴元至澄海縣屬下蓬區東墩，元公兩鄉鄉郊，增闢變十字形滑跑道三條，兵營，修理廠，地下機庫已秘密完成若干座，並坿有抽水機及各項新式設備，自雷達站則移媽嶼後，機場另設氣候測量台，葱隴村民完全被驅往媽嶼，崎碌，華塢三鄉居住，飛行場周

圍二華里內地帶，劃爲特別禁區，自四十一年四月以來，經常有飛機二至三架，留駐該機場。地面機械修理人員約有五十餘人，俄籍技術人員五人。

葱隴飛行場因暴露海面，易受敵人海空炮火轟擊，在軍事上原毫無價值，在國府時期，只供郵機客運之用。中共所以積極重建的原因，是爲了韓戰發生，蘇聯准許扶助中共重新建立海空軍，故該機場被指定爲華南空軍第四補助站。嗣因梅縣及漳洲均有機場，與潮汕空中交通，轉瞬可達，故認在潮汕爲無增建機場之必要。

第八章　所謂「動員群衆」

中共的組織羣衆及訓練人民的手段，一向以嚴密見稱潮汕自淪入鐵幕後，共幹的編訓人民，軟硬兼施，詐騙和誘惑並用。對農工界的組織和訓練，則曰「帶頭」，對商行的店員，學校的學生，則灌注施以馬列毒素，俾供驅策利用。如在「五反運動」中，利用店員檢舉，控訴店東，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征糧」，「參軍」等運動中利用學生作宣傳隊及征糧隊（概見前述），至於參軍運動則用團體，個人挑戰的方法來鼓動青年作炮灰。今日的潮汕人民必須參加共幹所領導的工團會社，始能活下去，甚至如婦女，小孩，無論在城市或荒僻山村，都須經過編組訓練，使在土改運動中，協助「防諜防鑽」，監視「地主」，「檢舉丈夫」，「控訴家長」，造成今日人倫蕩然，廉恥喪盡無法無天的境地。姑舉一二以概其餘。

第一節　「小鬼隊」的天下

中共對下一代優秀的主人翁，不但不設法導其成爲良善而有技能的人，甚且，摧殘其天眞無邪賦性，蠱之惑之，使之成爲橫行鄉曲，胡作枉爲，殺人不眨眼之小野獸而後已。中共「小鬼隊」組織均爲十一二歲至十四五歲的兒童，在村有區隊，在鄉有支隊，在區有總隊，在共幹領導下，設立常川巡邏隊，在鄉村通衢大道，詰問陌生人民入鄉，監視鄉民與訪問之親友談話，組織聞香隊，檢舉地主「敢食」，「敢花費」。組織貼壁隊，穿堂入室刺探「特戶」私語等駭人聞聽工作。

潮陽縣第五區峽山義村英河人翁蔑蟹，三十九歲，素業米商，平時須往各處羅粟担，四十年六月二日忽被五區「人民政府」指翁歷向第五區區立中心學校羅入公嘗粟，與管理人有串通舞弊，抑低谷價，賤值買入，圖利嫌疑，不分皂白將翁逮捕，嚴刑拷打，廹令招認數年來聽取該校公谷價值人民幣一千五百餘萬元，應即照數賠償。翁因無力負担，致被拘押其家人，則在「小鬼隊」及「婦聯會」監視中。六月十四日爲翁父忌辰翁妻因買猪肉二斤祭拜，聊表孝思，事爲該鄉「小鬼隊」探悉，糾合無知小童十餘人，赴翁家搜查，當場人證（猪肉）俱獲，遂將翁妻押解「區署」究辦，指翁既無錢賠償欠欵，何以又有錢「敢食敢吃」……翁妻雖說明原委，共幹竟置之

不恤，判罰翁妻於三日內繳交電池十二打。期屆，翁妻無以應，懇再展期，「小鬼隊」不准，廹得囑小叔往外籌借，「小鬼隊」即在家坐待，並强迫翁妻當面跪下，須其叔備欵來贖，始許起身，翁妻受這批乳臭未乾，黃毛小鬼玩辱，吞聲忍淚，遵令跪於地上，直到下午，其小叔借欵歸來，如數清繳，始獲省釋。

又澄海縣上蓬區上社鄉人王和松，二十三歲，素業農，自十九歲時，即往香港傭工，受雇於九龍城禍佬村道，久未返鄉，家遺一母一妹。六月初，其母突被村農會召往問話，據稱因「小鬼隊」某隊員報告，伊子王和松於六年前將其毒打重傷，自行請醫療治痊癒，惟耗欵甚鉅，計申現值人民幣七十五萬元，現因本區展開「鬥爭」，故請求村農會主持公道，責令王母照數賠償。王母稱：伊子既不在家，幼時與何人爭打，實不知情。惟共幹絕對袒護同路人，不容分說，將王母拘留達二夜，廹令賠償，王母無奈，四處搜羅如數奉繳銷案，事後致書往港詢問其子，該王和松竟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中共之無法無天作風，聞者駭然。

澄海縣南門內關帝廟，明初設縣治建城時與孔廟同時鳩工興建，向稱爲文武兩廟，每於朔望之朝地方官吏，例須上廟燒香，以示崇敬。民國以來陋俗雖然改除，而春秋兩祀，地方縉紳，猶提倡舉行不替，自中共兵不血双進入潮汕後，在第一個年頭尙能尊重人民信仰自由，對神敎亦抱不過問。迨至去年十二月間，即以「破除迷信」，「增產節約」爲詞，由「潮汕專署」通令各縣，先從淫神邪廟燬拆着手，繼則蘭若齋堂，亦無倖免，木偶泥像亦被掃除一空，向負盛名之青龍神廟，開元寺等，已遭破壞無遺，世襲奉祀青龍神之縣南謝姓子弟，因拒絕共軍繳銷王侁木刻眞像，竟以「神棍」罪被處决，另謝大白，謝亞五，謝川，謝烏士，謝佑管等五人。亦以同一罪名相繼罹難。四十一年夏，共軍爲訓練各都「小鬼隊」員之胆量，任何荒村僻鄉角落，都舉行公審木偶坭像大會，由區派「文工團」共幹落鄉指導「小鬼隊」執行，將各該鄉地頭宮，城隍各等偶像，拖出廟外廣場，舉行公審，由共幹指定一個十二三歲的「小鬼隊」員，扮神說話，另由一個「小鬼隊員」爲「主審員」，向木偶鞫訊，由代表木偶「小鬼隊員」作供認罪後即用繩索將木偶坭像綑縛沿途拖走，如拖「不法地主」，「惡霸」一樣待得七零八碎後，乃擇鄉中之通衢閙門或大樹上，將本偶吊起示衆。往昔鄉村孩童，都不敢跟家人上城隍廟燒香，就是因爲怕看猙獰的坭木偶像，現在經共幹積極訓練下，胆子越來越大，進一步殺人放火，也將優爲之了。

同月上旬，澄海縣「文工團」突然召集附城五鎭「小鬼隊」三百餘人，將南門武廟之關帝坭像大小二尊搬出至中山馬路，舉行公審大會，情形概如上述，事後被吊在五三馬路旁邊大樹上示衆三天，敲碎沉江。該武廟各神祇木偶坭像，悉被敲碎無遺，現此古香古色之寺廟，經中共改爲「潮汕貿易公司澄海支店」。該廟右傍通南門城邊之光華庵，係一私人蘭若，亦被充公，改爲該公司蔑貨倉庫。

饒平縣共幹竟稱判處死刑的人犯交給『小鬼隊』員讓他們担任殺人的劊子手。這事發生於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地點是饒平錢東區小東墟前曠場。緣月前『錢東區人民政府』民兵巡邏組

在小東市墟期中維持秩序，捕獲了兩個購買大帮手電筒及電池和西藥的嫌疑男子，鞫訊後據供出係潛伏在靑岩洞一帶國民黨某部游擊隊隊員，奉令來墟買辦軍用用品，經區呈縣『軍管會』判處死刑，就地處決，該『區指導員』陳先達，爲實驗該區『少年先鋒隊員』的勇敢精神，特將處決二名游擊隊員，在小東遊行示衆，押赴刑塲，由少年先鋒隊長黃石（十四歲，係小東市協發桶店東之次子）親自用駁完槍一一射殺，黃殺人後，面不改色，博得在塲民兵，共幹及參觀『小鬼隊』齊聲喝彩，並由『區人民政府』賞給紅色彩綢五尺，橫掛該黃石肩前，蜂擁而行，以示勇敢光榮。

第二節　被麻醉了的婦女

中共在潮汕搞「婦運」，十分起勁。他決心把一向罕出閨門的鄉村青年婦女，羞澁的小家碧玉，製造成爲殺人不眨眼的一丈靑，中共利用那些經訓練後，滿腔新八股的前進婦女去控制廣泛的家庭、監視家長，監視鄰里，監視受中共所管制的特戶，進一步而担任防衞、諜報、糾察等工作，一句話她們甘心充任共黨的虎倀。

「婦聯會」爲中共踏進潮汕後應運而生的組織，由城市伸延到荒僻的鄉村，與農會同時成立。初時，潮汕的正當人家婦女，除曾經被煽惑的中學校女學生外，對共幹的花言巧語並沒有引起

興趣。汕頭市的婦運，由女共幹方東平、鄭㥾、林秀華「領頭」，再把一些妓女，女侍等拉來充任幹部。大吹大擂起來。各縣亦由女共幹自己粉墨登場，拉攏了少數寡婦和失意情場的婦女參加。

四十年春，中共爲擴大婦聯組織吸收會員充作爪牙，便硬性規定，婦女自十六歲的少女起至七八十歲的老婆婆，如身家淸白者都得一律要加入婦女會。但是地主眷屬及「特戶」的婦女却不在此例，像過去的美國黑人，無權進入白人的酒店一般。

婦聯會會員增加後，中共便派出大批男女共幹去訓練她們，十分積極，各會員於每天晚飯後便必須集中地點去參加小組會議，一律不准缺席。之後便有許多快樂融融的家庭，在共幹教唆下，發生淸算翁姑，檢舉丈夫的悲劇。在土改時期，「不法地主」行動都受婦聯會組織的守望隊干涉監視。海山島共幹於四十年四月間，利用婦聯會會員，破獲了一個大賭窟，只有這件事是中共組織民衆的好事。其他如澄海縣東湖鄉，婦聯會員蔡陳氏的逼死翁姑、上壕鄉的李黃秀卿檢舉丈夫李信長曾任過鄉公所職員，樟林鄉陳李玉蘭檢舉家翁陳亞獅的破壞資財，逃避淸算，鷗汀鄉袁辛氏檢舉家翁袁逸雪是「惡霸」，揭陽曲溪市的黃周春蓮控訴丈夫黃炳記是一向放高利貸的剝削階級，梅崗鄉的黃張氏檢舉丈夫黃四，藏埋武器，和反共遊擊隊勾結，砲台鄉的周陳秀琴檢舉家翁周老四的「偷稅漏稅」與及潮安縣龍溪區大鑑鄉陳黃木淸檢舉丈夫藏埋糧食，僞說晚造失收，不繳四十二年的第二季「農業稅」，而致被告發死於非命者、比比皆是，難以列舉。

在中共的「新婚姻法運動」和「一杯水主義」下，把過去潮汕的婦女貞操觀念，一定欲破壞

得干干凈凈。丈夫有外遇，或不能人道，或遠行在外地，共幹都鼓勵她們離婚，這固爲中共所准許，但是共幹禽獸行爲，就要編造種種事實，再不然就索性叫女幹部去扮演幾齣做榜樣，作爲帶頭，不錯，那些表演是有聲有色的，但是結局女共幹的自身，却成爲悲劇的主角，姑列擧幾齣來做佐證。

澄海蘇南區槐澤鄉殷戶王少齡，有兩個女兒，大的叫做王潔華，次的叫王少華，俱屆花訊年華，均畢業於省立韓師及縣中；王潔華在蓮北鄉第一中心學校任教，担任是音樂課，和在外埔鄉中心小學教員同鄉陳子忠（中共澄海重要地工）打得火熱，又和該中心學校校長銀沙鄉人林先固因接近的日子多，都發生了肉體關係，在中共的一盃水主義，原不必大驚小怪。潮汕陷後，王氏姊妹均在潮安文工團工作，王潔華任隊長，陳子忠常常去找她。林先固則因去了澄海蓬洲區任區長，所以比較疏遠了。王少華眼看着姊姊縱情淫樂，也跟紅起來。因此亦效乃姊所爲，和數不清楚的男共幹發生關係。

四十年八月她倆奉調蘇南區組織婦女，訓練婦女，爲表示前進，在小組會議中常常大談自己的羅曼斯，力斥女子不該給男人玩弄，而且要大胆的玩男人，在場的婦女莫不駭絕掩耳，面紅耳熱，她們却處之泰然。她們的父親氣得七竅生烟一個多月不出大門，但亦無奈之何。該鄉在「退租退押」中，親算其父被指爲剝削階級逮捕公審，中共的蘇南區長李世平，更要王氏姐妹「大義滅親」「帶頭」表現一番，硬要她們出席指証，控訴其父一大堆罪狀，王少華更指控其母（爲王

的侍妾）是被逼淫後强娶的，結果家財被沒收，眷屬驅到破廟棲身，王還被判五年徒刑。

兩年來王氏姊妹在潮汕婦女界中無形中成爲領導人物，風頭之健一時無兩。她們再不會再愛她們愛過的人了。因爲人盡可夫的結果，王潔華染上了嚴重的梅毒，並且珠胎暗結但又不知是誰的孽種。四十年十月中旬，潔華在汕頭市人民醫院留醫期中，因流產去世，足爲一般誤信中共謊言者戒。

四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寒流襲汕氣候苦寒，一天早上渡亭河附近，突然浮出了一個穿解放装的女屍，由挑水的農婦發覺，馬上傳開去不消幾時便圍攏一羣人來看熱鬧，渡亭河的河岸北畔，便是蘇南區槐澤、建陽等鄉，觀衆當然大部是蘇南人，大家七手八脚把死屍拖上岸邊。嚇嚇竟是曾經在蘇南大出風頭的王少華呢。她如何會自殺？讀者們請思索，自然明白。我也不願意浪費筆墨來揭發中共一手所造成的無數醜事了。

第三節　民兵的組訓徵調

中共自掩有大陸後，一直把民兵看作鞏固政權的資本。潮汕自然不能例外。潮汕的民兵分爲常備兵和預備民兵兩種，是正規部隊的徵調泉源。

常備民兵隸屬於縣政府；預備民兵隸屬於鄉鎮農會（按潮汕各縣鄉、鎮農會，已於四十年十

月先後改爲鄉、鎭政府）惟均須直接受區縣政府及潮汕軍分區之指揮，調遣。

茲將三年餘來中共在潮汕各縣民兵組織及徵調補充各正規部隊經過情形畧述如左：

三十九年四月，中共「潮汕軍分區」，開始派員赴各縣督導抽選青年優秀壯丁，舉辦第一期輪廻集訓，每區選派約自二十五名至五十名不等，作爲整理各鄉基層民兵隊基礎，地點設於各該縣縣城。因各縣民兵，毫無訓練，品質複雜，且多屬過去地方團隊，思想亦有問題。

三十九年十一月，中共「廣東軍管區」兼司令員葉劍英，爲充實預備兵源，以備各公安部隊及正規軍補充缺額，特訂定廣東省民兵集訓辦法，及新兵抽送入伍訓練辦法兩種，分令所屬各軍分區施行，因中共已正式遣派「志願軍」援韓，對開拓兵源，至爲急亟。「潮汕軍分區」奉命後，卽擇定潮陽之司馬浦，爲潮、普、惠民兵集訓營。揭陽縣之炮台，爲潮、揭民兵集訓營，澄海之樟林爲澄、饒、澳民兵集訓營。抽調潮屬八鄉民兵共三千四百餘名入營訓練。

三十九年八月，潮汕區奉令開始配新兵，補充留粵「四野」部隊，八縣奉徵數額，計汕頭市五十七名，潮安縣九十六名，潮陽縣一百三十五名，揭陽縣九十三名，澄海縣六十七名，饒平縣六十五名，普寧縣六十一名，惠來縣六十名，南澳縣八名，共六百四十二名。由「潮汕軍分區」司令吳鐵堅召集各縣首長於潮安開會，決定於潮陽、揭陽、澄海各民兵集訓營中，以「志願」名義，强抽受訓期將屆滿之民兵充數。

十月，各縣鄉、鎭農會民兵隊，開始整理，編造花名册呈報派員點驗，並派遣訓練期滿的民

兵各回原籍，担任小隊負責人，自行訓練。並由各縣撥給年來沒收的民槍一部應用。第二次徵兵約三千名，係响應穗垣方面之發動囚犯參軍，潮汕共軍卽不分皂白將在南沃之役，俘虜吳超駿部及在隆都解决陳漢英部之俘虜撥充。

三十九年十二月，潮汕區第三次奉令徵調新兵一萬三千名，補充赴韓國作戰，全軍覆沒後調回湘南重新整編，再調潮汕補充之「四野」十三兵團陳漫遠部的四十七軍李天佑，及四十九軍揚翼如兩個軍的缺額。按照人口比率徵，計潮安二千五百八十三名，潮陽縣三千一百三十六名，揭陽縣一千九百七十三名，澄海縣一千六百七十六名，饒平縣一千四百九十五名，普寧縣一千四百七十五名，惠來縣一千一百一十九名，南澳縣三百二十七名。這個數字極爲龐大，而且需要急如星火，各縣難於應付，收兵部隊更派員赴各縣坐催，致各鄉廹得以民兵整班，整小隊以「志願」名義劃交補充。每名由各該管鄉、鎭一次過發給安家費人民幣二百萬至三百萬元不等。此欵係向轄內商民以慰勞「志願軍」名義强行指定捐獻者。

四十年十月，潮汕區奉令作地方淪陷後第四次徵兵，計共一萬五千名，依照人口比率，計潮安縣配徵一千四百五十八名，潮陽縣配徵二千一百三十六名，揭陽縣未詳，澄海縣配徵一千二百五十三名，饒平縣配徵一千三百六十四名，普寧、惠來、南澳未詳。此次潮汕奉令征兵數額之鉅，爲自有徵兵史以來所未見。

四十一年一月，「潮汕各縣民兵輪廻訓練所」，開始第五、六期幹部集訓。惟受訓民兵因獲

悉訓練後即開赴韓國作戰，所以紛紛逃亡。「潮汕軍分區」爲消弭逃風，除嚴向逃兵鄉鎮索人補充外，並拘押逃兵家屬作質。故各縣民兵紛紛譁變，相率參加反共游擊隊。

同年三月，潮汕適齡壯丁，開始受强廹訓練，由「廣東軍區」與各部隊派來退伍軍官佐四百餘人，担任訓練之責。據規定：凡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民，年齡自十八歲起至三十五歲之壯丁，均須接受軍訓，作爲預備兵役，經明令指定抽選入伍受訓者，概不准頂替規避，各縣按照人口密度，適齡壯丁之人數，組織若干支隊，實施訓練。潮汕中共爲防範壯丁逃避兵役，開始停發出國護照。同時又因龐大人力已從事軍訓，影響生產，時適春耕正忙，中共竟因噎廢食乃「大力」發動婦孺落田工作。

四十一年五月，中共「廣東軍管區」接「中南軍區」電令，限六月底前征集新兵二萬人，送往漢口，聽候分配，蓋彼時鄂、湘、桂各省之「四野」部隊正待補充。「潮汕」、「興梅」兩軍分區奉徵名額，共方指定撥交十三兵團陳漫遠部接收補充，時陳部業已離開潮汕，調往桂粵邊境。並指定潮安之龍溪庵埠、大鑑、澄海之葫蘆市、岐山、月浦、蓬州一帶爲該批民兵臨時集訓所。被徵入伍者凡七千餘人，經編爲一四五師第四三四，四三五及一四七師四三九三個團。迨八月中旬，始開撥入桂。

由於韓戰停火遙遙無期，中共爲充實各部兵源，增加作戰力量起見，粵共軍區於七月初旬電飭各軍分區，號召青年參軍，更利用各中上學校暑假期間，編組夏令營，召集學生入伍，施以軍

事訓練；各縣同時組織民兵預備營，發動青年工人，農民參加軍訓。澄海縣的夏令營教育長楊宏，提出保証說：「把『人民洶湧澎湃』的『抗美援朝熱潮』，用以鞏固海防，守備邊境，保衞祖國！」中共此次大規模集訓潮汕青年，說實了共目的不過在開拓兵源，準備長期戰爭吧了。

四十一年九月，中共「汕潮軍分區」司令員符鐵堅，奉令在潮汕作歷史上大規模的編組民兵計劃，各縣公安隊、民兵隊、採取戰時編制，一等縣須規定組織一個常備民兵總隊，以三三制轄三個大隊另一獨立中隊，兵力須在一千五百人左右。二等縣規定組織二個大隊或一個大隊，由縣「公安局」直接指揮。揭陽、潮安兩縣擁有常備民兵兩個大隊，潮安、澄海、饒平、普寧、惠來各一個大隊，負責協助正規軍，公安隊維持地方治安。

自中共於三十九年冬以志願軍參加韓戰，死亡慘重，潮汕區民兵，公安隊撥入「三野」「四野」補充者，先後逾五千人，公安隊缺額則抽調區鄉民兵逮捕。中共現正計劃實現全國皆兵的政策，對於後備兵源，正積極擴充。「潮汕軍分區」自七月中旬已奉廣東軍區命令，着手將潮汕各縣區鄉級民兵按照人口比率，每縣成立若干總隊，由於環境和人口關係，有很多區之總隊，由原日兩個大隊擴編至七八個大隊。查潮安、潮陽、澄海、揭陽四個人力，物力比較充裕縣份，經由「潮汕軍分區」派出高級參謀張可權，洪在正等前往督導編組完竣，總隊長業經委出。茲探錄如下，計開：

潮陽縣中山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黃旭。仁和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小隊，

總隊長楊碁。榮溪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隊，總隊長石世中。秋東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小隊，總隊長林光戎。江桂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小隊，總隊長未詳。雲隆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李向前。江東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小隊，總隊長黃偉。龍溪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小隊，總隊長陳戰。綜計潮安縣六十四鄉鎮，編成八個民兵總隊，計共一十六個大隊另三個獨立中隊，人數八千四百餘人。

潮陽縣附城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鄭烈。海門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未詳。達濠總隊轄五個大隊另一獨立大隊，總隊長吳甫南。平和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馬義。峽山總隊轄四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周立剛。赤寮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李英盾。沙龍總隊轄二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未詳。關埠總隊轄八大隊另二個獨立大隊，總隊長李大江。陳店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大隊，總隊長黃俠。綜計潮陽縣一百五十六鄉鎮，編成九個民兵總隊，計共四十個大隊，五個獨立中隊，人數約一萬九千人。

揭揚縣附城總隊轄三個大隊另一個獨立中隊，總隊長王春榮。桃地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劉抗。棉湖總隊轄三大隊另一個獨立中隊，總隊長林憲中。新亭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楊震。河婆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柳鳳。梅崗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莊繼光。鯉湖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趙紹賢。磐嶺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藍石。綜計揭陽縣八十六鄉鎮，編成八個民兵總隊，一十九個大隊另九個獨

立中隊，民兵約一萬人。

澄海縣附城總隊轄三個大隊另一個獨立中隊，總隊長陳戎。上華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陳奎。月浦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余友三。蘇南總隊轄三大隊另一個獨立中隊，總隊長王琿。蘇北總隊轄三大隊另一個獨立中隊，總隊長彭起新。樟林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陳月雲。上蓬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王永勝。下蓬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林周。蓬洲總隊轄三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陳光中。隆都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未詳。海濱總隊轄兩大隊另一獨立中隊，總隊長李大金。綜計澄海縣以自然村爲單位，共編成三十個大隊另十個獨立中隊，人數約一萬二千人。至饒平、普寧、惠來各縣後備民兵，潮汕軍分區已派員蒞縣編組，擇在九月中旬，即可編組完竣，中共全國皆兵的政策，對地方兵源之掘發。甚爲積極。

這些預備民兵隊隊兵，在集訓期中，待遇和中共正規部隊並無二致，月支零用錢人民幣七千元，隊員每日食米二十二両，菜錢一千元，每星期打牙祭一次，每次每人猪肉半斤，又鑑於民兵多來自農間，文盲極多，故仿照中共正規軍推行軍中文化運動。每鄉派文化幹事担任教員，並灌注馬列思想，同時又是上課和開會的召集人，從識字到簡單的寫作學習，每天有二小時至四小時的文化課。

四十一年十一月，中共再度在潮汕徵兵一萬八千名，計潮安縣配徵二千四百廿五名。饒平縣

二千一百三十四名。潮陽縣三千六百四十七名。揭陽縣三千一百一十五名。澄海縣二千一百八十四名。普寧縣二千三百一十二名。惠來縣二千一百八十三名。惟因潮汕人民，三年來在中共暴虐統治下，普遍發生仇共思想，中共當局深以新兵素質可慮，故決定從夏間整編完竣。現在集中訓練之各區，鄉民兵隊抽調改編，至民兵隊缺額，另徵適齡壯丁入伍，逐步遞升，截至現在，潮汕區所屬七縣，常備民兵共有十四個大隊另三十七個獨立中隊，人數約一萬四千人，預備民共約三十餘個總隊，另若干大隊及獨立中隊，人數已逾七萬人，在各野戰軍兵源需要補充時，公安隊兵及常備民兵即調升為正規軍，預備民兵調升為公安隊及常備民兵。其徵兵工作，均以硬性驅迫規定方法來增加兵源，共民心士氣如何，就不難想像了。

第九章　面目全非的潮汕

經赤魔三年來的蹂躪，大好河山，已面目全非了。潮汕在抗戰時為日軍盤據六年，城市雖曾遭炮火洗禮，惟建築物損失不大，元氣並未大傷。日軍的佔領區中，無法內撤的人民，仍可渡其「順民」的生活。但是在中共統治下則不然了，不單小康的人民被「清算」淨盡，即一般安份守已的老百姓亦被弄得家破人亡。地方古蹟，文物典籍，更在「剷除封建」的口號下，蕩然無遺了。今日的潮汕，滿目荒涼，雖然春到人間，然而市城蕭條，農村慘淡，田園荒蕪！中共的瀰天大罪，單從潮汕一隅之地便是證明，雖黃巢、張獻忠、李自成輩，也瞠乎其後。

第一節　沒有春天的鳳城

向稱潮汕首府潮安縣，自中共第一任「縣長」李習楷因患病去職後，繼任「縣長」的潮陽人姚木天，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接事後經他一手屠殺的所謂「國特」、「惡霸」、「不法地

主」公開宣判（按姚兼人民法院院長）的，就達二千人左右。另以秘密方法或軍法從事的（姚又兼「軍管會主任」）就無法統計了。

查潮安縣卽舊潮州府，又叫海陽，爲潮汕九縣首富之區，夙有「金潮安」之稱，在國府時代爲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中共裁併「潮汕專署」另設省府「粵東行署」亦設於此。攷府誌：秦始皇三十三年潮安卽屬南海郡，迄唐代韓文公被貶南來爲潮州刺史，因而敎化大開，人文蔚起，遂成名郡，歷史文獻，古跡之多，爲各縣冠。海禁大開之後，潮屬人士，遠涉重洋，踪跡遍國內外，尤以南洋羣島及泰國更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每年潮僑滙寄回梓，廣置良田大厦者比比皆是。潮人聚族而居，對於婚喪慶吊，悉遵古制，故民風淳樸，爲粵東三十餘縣中風俗良好而最堪推崇表彰者。自三十八年十月杪共軍兵不血刄進入潮汕後，卽每感該縣封建勢力殘存影響潮汕各縣社會改革的潛力極大，「新政」推行不易，初因地方甫行接收，千頭萬緒，正待着手整理，爲求「安定民心」，故一切措施，以「寬大」做幌子，欺騙人民。

王更生對於潮汕人民的守舊風俗，極表不滿，認爲欲改造人民，對封建的殘存勢力必須竭力徹底剷除，二年來王氏之「新猷」其犖犖大者計有：（一）解除民間會社舊有組織，樹立蘇維埃生活的新社團。對農村姓氏自衞，團結最堅固的更館組織，認爲是封建殘存勢力留在下層社會中最頑固的毒瘤，這些更館的領導者僅是「地痞」、「惡覇」一類，所有更館都用「阻碍新政措施」的藉口一律被封釘，另由「前進份子」組織「農協」、「合作社」、「俱樂部」來把持鄉村的

行政，自衞及公益等事業。而那些更館的頭目，均被中共處決或放逐。（二）毁拆歷代名賢勳功節孝亭碑及寺觀廟宇。四十年一月迄四十一年夏，中共「潮安縣長」姚木天下令將太平洛大街之狀元、四獅、八賢、四進士、榜目……等十八個亭碑，橫街的岳伯，……等四個石亭及太平橋頭的百花台，一律拆除，南門外的王伉廟、三妃宮、開元寺、北帝廟等泥像木偶，均被搗毁，廟宇沒收作公共機關。潮安城區的繁華，過去有小汕頭之稱。在「五反」後商店破產倒閉，或因「地主身份」被「清算」所拖累，幾家大百貨公司如金華、潮合、光興、鄭義成及金銀號等，均已易主，或由店員管理，面目全非，城區到處頽垣斷壁，景象之蕭條及貧窮程度比鄉村更甚，街上行人大都蓬首跣足，鳩衣百結，面有菜色，對中共「抗美援朝」中的志願軍大捷的宣傳毫不關心。

潮安城區最鼎盛的買賣就是私娼充斥，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概，這些爲生活而出賣肉體的可憐虫，不論晝夜，都成爲「人民解放軍」的洩慾機器，故「潮安人民政府」不但沒有禁止，而且以「檢驗衞生」爲名抽收手續費，自「三野」增兵潮汕，二十四軍侯振遠的司令部附設縣城，（按該軍於今年四月調越東江）娼妓的生意特別好，春風一度僅人民幣一千元至二千元，無怪解放同志，如蟻赴羶了。

本縣著名風景區的西湖中山公園，現被中共盤佔爲軍政區，金山學校被逼遷汕，數十幢校舍被中共「潮汕專員」王更生佔爲專署，後合併爲粵東行政公署，仍設於原址。

在人口稠密，糧食匱缺，春荒日趨嚴重的今日潮汕，將演變至如何程度眞是不堪設想，在城

區僻處不斷發現路屍，一向視人命如草芥的中共，自然是無動於中了。在殘暴統治之下，那里還有春天呢。

第二節　奄奄一息的鮀島

汕頭扼韓江出口，爲閩、粵、贛邊區各縣的吐納港，亦是旅居國外近三百萬閩、潮及客籍華僑的出國港口。在中共統治三年餘以來，讀者可從上面叙述就可知道對潮汕的摧殘，到了多麼可怕的境地了。

四十二年的初春，在農曆說；正是新年，去年的「五反運動」雖然怒濤駭浪已經過去，但是商民却被搾得奄奄一息，只能作垂死前的掙扎，然而中共却把汕市看作一隻肥羊似的宰割永無止境。由於苛捐什稅，是多如雨後春筍，對人民擠搾財富，「毛主席萬稅」的口號迅速流行各處，這種對中共政權的諷刺，反映出人民對中共的憤怒。如果不是有人在牆壁上寫出「萬稅」的字樣，中共還以爲是「萬歲」呢。現在汕市如非有慶祝會集，人民是不准隨便高呼「毛主席萬歲」或「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假如有人不經意這樣叫嚷時，那麼就會有立即惹起共幹和警察的注意與詰查的厤煩，如果被認思想上有問題，卽有遭受到監視的危險。

中共在潮汕的苛捐什稅名目之多，除去本文第四章中畧舉犖犖大者數項外，連同國，省，市

及地方附加，臨時徵借等統計在內，僅四十一年的一年，卽共達五百六十四項，（見汕頭市稅務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所公佈稅收概况報告書）。

一九五二年第四季的「工商稅」，現中共稅務局正在加緊追繳中。這時正是商塲年關結算的時候，各行業銀根短細，肆應困難，而又須繳納一年中的最後和最鉅之一次稅欵。叫商人如何去應付呢？自一九五二年春，中共北平「工商部」與「稅務署」卽頒佈「工商稅」徵收條例，爲使工商界無法「避稅」「漏稅」起見，不徵盈餘，改徵資本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此舉已使工商界面臨崩潰。再經過了「五反運動」之後，人民預料一九五三年汕市的商情，更不堪設想。果然就在農曆年關，汕市中共「稅務局長」鄭蘇民，爲配合時機，抓着商民心理，定下了完納本季「工商稅」的辦法如下：如在一月十日以前完納者，准以九三成繳收；在一月二十日以前完納者准以九五成繳收，在一月底完繳者免罰，在二月五日以後，則以逾期分別輕重懲罰。因此只聞全市一片追稅聲，藉以點綴殘年急景。汕市的工商界因資本虧蝕淨盡，向「工商局」申請停業，又被駁不准，處於進退維谷之境者，約二千家以上。

第三節　棉城改觀了

潮陽縣面積一九二零平方里，人口逾一百萬，爲僅次於潮安的富庶縣份。潮汕陷共前，爲廣

東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物阜民豐，文化昌盛，風俗淳美，左右倚山，前後臨海，西毗普寧，南連惠來，北通揭陽，本省省道公路東西橫貫，汽車直通各縣，南北濱海，汽車直達汕頭香港，水陸交通極便，爲潮西各縣商旅貨運往來必經之地。故商業繁盛，與潮安縣城相埒，民國二十二年粵民廳長林翼中，將全省九十六縣劃分甲、乙、丙、特丙四等縣份，以人口、土地、稅收爲比率，該縣列於甲等二十一縣中之第九位，其富庶可見一斑。

潮陽縣人民刻苦耐勞長袖善賈，在國內外擁有龐大商業財力，執當地商業牛耳者，比比皆是，人民「封建思想」，極爲濃厚，縣屬文化水準，更冠他縣。陷共後，首任「縣長」吳揚，以剷除封建與破除迷信爲名，縣城書院一十七處，除城內之文昌院，北門外之龍首書院尙稱完整外，文光塔附近之文光書院，與棉陽、東山、源泉、西隅、南黃等書院，在日軍佔領期中，一部業遭破壞，勝利後由縣中熱心人士向國外僑胞捐欵重修，泰半已恢復舊觀，現均被共方機關佔據。最奇者，歷代名人所題署之碑聯，亦均被削去。東郊之東山書院，設立於宋成，淸中嘉慶年間由總兵方昌耀重修，聘碩學鴻儒爲院長，招童生，授以課藝，以應科舉，科舉廢後，改辦小學，至民國四年，改爲縣立中學，抗戰時燬於戰火，勝利時願前邑人兩廣監察使劉侯武向旅港潮商勸捐，得僑領袖馬澤民、林厚德、馬錦燦慨捐巨資並予贊助，重建校舍，其功之偉，未可泯沒，現該學校已被併合停辦，自去年六月中旬，改辦幹部訓練所，據曾往參觀者云；捐資重建校舍人士芳名石碑，亦被剷去，中共對出錢出力興學育才人士，憎惡乃爾不知是何用心？

縣人迷信亦較他縣濃厚，每年四月八日爲浴佛節，盛况空前，士女咸趨各寺廟頂禮進香，故菴寺林立，建築堂皇，名勝古蹟，益增淸雅。目今中共厲行破除迷信，縣屬各處菴院、寺廟、均被沒收拆毀，僧尼被驅迫還俗，改嫁生產。西岩寺爲有名古刹，廟產甚豐，中共予以沒收後，因該寺主持及寺僧十人仍戀棧不去，竟被「縣府」誣指爲串通反共游擊隊槍决。於是全縣僧尼八百餘人，除遵令還俗外，餘均被驅迫勞役，亦死亡殆盡。

縣城雙忠聖廟，向爲邑民虔誠供奉之處所。每年舉行遊神賽會，其熱鬧情形與潮安之青龍王伉。殊不多讓，自前年年底，神像被拆毀後，廟址被改爲「軍管會」，歷代之碑文及文獻均被毀滅，卽棟樑之龍鳳花紋，亦刷得乾乾凈凈。現爲潮陽縣殺人王鄭希御用宮殿，人民經過其地，莫不低首迅走，其戒備森嚴，得未曾有。蓋自張希非在和平反正後，鄭卽加强防衞。

潮陽自厲行「淸算」、「鬥爭」、「土改」後，人民已普遍淪於貧窮，無論在任何墟市場所，正如潮汕各縣一樣，所看到的，都是鳩形鵠面，蓬頭跣足的人民。自中共「勞動增產」的口號提出，尤使人民於疲奔命，每日賣盡勞力，尙無法一飽。縣屬各中學小學校員生，在物資奇缺下，咸提倡一天足運動」（卽不穿鞋子），這也是中共「新政」迫出來的後果。

目前潮陽的七十鄉鎭，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七個自然村，一切都劇變了，飢餓、騷動、迫害日趨嚴重，已非未淪陷前的昇平狀態，昔日的甲等縣高冠，已有名無實，僅剩下一個虛有其表的空殼而已。

第四節　鳳山在苦難中

中共在潮汕各縣的「鬥爭工作」，的確做得有聲有色。共幹就得意洋洋地說過：「廣東全省的「清霸」「肅特」工作，要向潮汕看齊，潮汕的「清霸」「肅特」工作，要向澄海看齊，澄海的要向蘇南區看齊，蘇南區要向竹林村看齊……。由此可見澄海縣在中共統治下三年來的情形是怎麼樣可怖了。

澄海縣城基，於四十年春天，由共幹動員附城，蘇南、上篷、下篷等處五萬以上的人民開始拆卸完竣，曾無辜犧牲了華坑村兩個農民的生命，只博得「英模」的虛銜。城牆的磚石被拆下來去建築外沙，蓮陽等河渡頭的碼頭。附城東郊鷄奇埠及南郊的鳳岡里等處年久無人祭掃的墳墓，均被中共逼令「囚犯」、「地主眷屬」等挖掘遷移，改爲農塲。惟各該荒崗均屬沙積地並非土質，一到秋風吹刮，飛沙走石，縣城市街，沒有城基擋阻，便像沙漠的孤城一般，沙塵蔽目，如陷瀚海之中，利未見而害已明。

中共第一任澄海「縣長」佘錫渠，是一個目不識丁的村夫，在任二年餘，自詡爲建設家，號召「開拓水利」，在各區挖掘了十多條人造水渠，如冠山鄉繞鄉的防風圍牆部被拆去鋪鄉路，冠隴塘鑿通韓江，使汕市的「四肚船」（即儎重數十担之木船）可直駛在村內，說是水運利便，小

題大做，使人殊難索解？鷗汀鑿了一道人造水渠，蜿蜒於官棣向珠池壋出海，說是爲消除下蓬每年的水災。事實上珠池壋的水平高及鷗汀鄉的門楣。這不但不能導水出海，反而被鹹水灌了入來，因此漁洲、鷗汀、浮隴許多田園都給弄壞了，二年以來，該區還鬧了幾次水災。共幹的愚昧無知，一意孤行，勞民傷財，由此可見一班。澄海縣三年來的破壞，多屬人爲，此殆謂大破壞而後建設歟？

四十一年四五月，澄海大鬧飢荒，祇附城一隅，淪爲餓殍達三千人，這和民國三十二年日軍佔領時期的慘狀可謂「後先輝映」，被餓死的人民，大多數是因被清算破產並受管制的地方士紳，及地主華僑眷屬等。今年的春荒，其嚴重正在伸延中。

「中共給人民帶來了災害」！這句話是不容否認的眞理！

今年一月，地方共幹，又再來了一套建設「新澄海」的口號，籍以粉飾昇平，特將北門外埔美鄉一個沙池，挖鑿爲縣人民公共游泳池，計深一丈，濶十丈，長三十六丈，工程浩大。同時又要替學生銳減的縣立中校增建新校舍四幢，在鳳山書院廢墟重建人民戲院一座，使用的人力，是驅逼四千被中共列爲「黑戶」的人民去担任勞役，在春寒料峭中加緊工作，因而致死，塡屍窩中者，迭有發現，一幅人間地獄圖，見者色變！

第五節　荒凉了的南澳島

由於今年一月十八日負責保護台灣海峽的美第七艦隊海軍巡邏機「P二海王星」號及後來試圖救援受難生還人員之「水手」號兩機先後被中共高射炮擊落於潮汕沿海的南澳島附近後，南澳的名字，和去年十月十一日爲反共游擊隊所佔領並獲輝煌戰果的南日島，都名傳遐邇，揚聲國際！

南澳島爲潮汕沿海五十七個島嶼中之最大者，全島廣袤約一百二十四華里，與汕頭港口距離計一百二十華里，境內多高山峻嶺，最高峯爲上下松柏坑，海拔六五五公尺，攷南澳之名始見於宋東里志境事紀，淳熙七年揚萬里爲廣東提點刑獄，海寇犯南澳，萬里命諸郡兵討平之，此爲南澳一名見於紀載之始。又攷齊誌：南澳雖是一個懸於海外孤島，爲海防前哨，於明萬曆三年，由福建巡撫劉堯誨疏請設南澳總兵。島上的深澳、隆澳、劃屬潮州府饒平縣轄。雲澳、青澳劃屬漳州府詔安縣轄。迨至萬曆四年，築三城於深水澳、雲蓋寺、龍眼沙、互相聯絡，以防倭寇，清雍正十年，設南澳廳。民國元年，改爲南澳縣。島上居民，多由饒平縣東界，海山、鴻門各區移來以鹽漁爲生者，民廿三年據廣東省民政出版之廣東省行政特刊中所調查，全島人口計共男女五萬二千餘人。抗戰爆發爲粵省最先被日軍所佔據縣治。在日軍盤據六年內，因迭遭糧荒，人民淪爲

餓殍或流亡閩南一帶覓食，迨勝利後亦仍未能重返家園者，比比皆是，故人口大減。

三十八年四月據縣長李少如任內調查，全縣僅賸男女二萬七千餘人。自淪共後，據中共縣政府於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公佈，僅存一萬八千餘人。島上耕地甚少，糧食產量極微，故易發生饑荒。四十一年十月，中共因經費匱缺，特取消縣治的行政，併入澄海縣，僅於該島設「縣政辦事處」由中共「澄海縣副縣長」許宏才兼任主任，全島劃爲兩區，各設「區人民政府」。

自大陸變色後，南澳島的形勢更具軍事價值。如國軍將之佔領，即可控制整個閩粵邊區沿海交通，封鎖潮汕十七處港口的共軍供應線。並作反攻潮汕的跳板。現在共軍盤据下，由於三年來在該島上的積極佈防，增加陸海及防空力量。無形中已成爲潮汕大陸前哨的堡壘，減少粵東的海空威脅。作用之大，無庸否認。

當「四野」四十四軍方强部攻佔南澳後，俄籍顧問即踵接來澳，指導建築防禦工事，防務漸趨牢固。現環島公路，自後宅、長山尾、西樓、雲蓋寺、龍地江、青澳、深澳、隆澳、吳朋寨蜿蜒啣接各要塞，工程已全部完成，惟均列爲軍事禁區，泰半封鎖，沿各公路附近五十碼至二百碼，構有海岸炮位，機槍陣地，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概！上下松柏坑等處之險峻山嶺，已秘密建成軍火庫，糧食儲藏所多處，準備一旦國軍登陸該島後，即在山區展開游擊戰。由吳朋寨可以直達雲澳長三里許之山洞，業已改造，以備將來「鼠穴戰術」之用。該島港口二十餘處，現在中共「廣東省海島管理局辦事處」管理下，僅指定後江，青澳，深澳等八處爲漁船寄泊地點，

每天由上午五時至下午十時爲船隻進出口時間。自美機在南澳遭受中共防空部隊擊落後，島上共軍深恐沿海反共游擊隊艦艇報復，戒備異常嚴密。

島上人民所靠爲生活之捕漁業，在去年七月的「民主改革」聲中，已被摧殘殆盡。漁船大半又被共軍徵用於進攻東山，南澎諸役時損失得一乾二淨。現該島祇有大小魚船三百七十餘艘，（根據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潮汕沿海工作團報告書所發表）。已被共軍編爲運輸隊，準備在戰時隨地隨時徵調。南澳島人民的生活怎樣，自不言而喩了。

第六節　寥落山城豐順

豐順爲多山縣份，民性慓悍，大部貧困，過去在剿共戰事上著名的八鄉山，卽在縣屬湯坑附近。該山蜿蜒至五華縣境，中共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於民國十八至二十三年時卽據以爲老巢。該縣縣城爲潮汕各縣治最先淪共者。民國卅八年，爲謝育才率部攻陷後，縣長吳式均棄職逃亡，改由縣參議長吳柏蒼接篆，惟湯坑以北各區無法收復。三十八年九月杪，湯坑、留隍亦告棄守，吳乃率地方團隊入潮汕依洪之政。豐順遂爲中共「潮梅人民行政委員會」主任林美南，明令劃入與梅區管轄，以邱海帆（湯坑人）任縣長。邱登台後卽濫用「國特」、「惡霸」等名義來「清算」地方人士，三十八年秋後清算鬥爭卽趨劇烈。僅僅三年中，總計全縣死於殺

戮、飢餓者，數達三萬餘人，「被迫而上梁山」參加反共游擊隊伍者，數亦不少，使治安日趨嚴重，於是，這貧瘠的山城，益趨寥落了，人民生活之苦，實不堪言狀！

在過去，豐順山城的封建勢力在各大姓氏中，根深蒂固，因而爲中共今日所利用，作爲挑撥鬥爭的工具。附城吳姓，湯坑羅姓，曩昔均曾出任軍政要政，在鄉間族人，難免有恃强凌弱情事，因此在民國十六年間，附城弱姓如鄒、黃、李、林等族青年，泰半參加共黨。吳姓則站穩立場，奉委辦理淸鄉工作，舉凡捕獲而查明確係參加共黨組織者，均予殺戮，因此遂成夙仇。二十年來，吳逸志、吳式均、吳柏蒼在本省及地方均任要職，故各姓側目不敢正視。

當三十八年豐順陷落後，便開始了弱姓尋仇的機會，吳姓紳耆先後被殺的逾二百餘人，祠堂房屋，紛被拆燬或佔據，以洩私怨。於是，人民紛紛入山，參加反共游擊隊伍，實行反迫害、反暴政等的英勇事蹟。這不啻是寥落山城中的插曲！

四十一年五月初旬陷隍市，五月十四日白石、兵營等村鎭被反共游擊隊先後攻入，中共區長羅昊等十餘人被擄殺。共軍大爲震驚，自五月底卽發動淸鄉工作，在附城至留隍，湯坑各區，凡屬與「反動份子」有姻親關係，或過從較密者，輒被共幹指與反共游擊隊暗通，加予逮捕。兩月來身陷縲洩者達五千餘人，其中以附城吳姓子弟爲最多，被捕人民，均被集中在附城仙宮祠、關廟及湯坑留隍各處臨時監獄，與外界隔斷消息，以後如何鞫訊及審判情形均不得而知。惟自六月中旬起，賡續監提出刑塲處決者已屢見不鮮，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五六十人爲一批。綜計一月內

慘被屠殺的人民，已達一千餘人，尤以附城吳姓子弟爲多，統計六月十七日一批共六十四人，六月廿一日一批二十三人，六月廿二日一批三十一人，三批合計已達一百餘人，吳姓的知識份子，被殺殆盡。

三年來在附城專司淸算吳姓「反動」罪，負責執行殺人的劊子手是鄒平安。縣城三十八年六月淪陷後鄒首任「豐順縣第一區人民政府區長」迄今。鄒係附城弱姓，平時被吳姓所欺已積不相能，又因十六年淸黨時該鄒姓子第被吳姓藉辦理淸鄉處決數十人，故此含恨在心，當鄒在廣州中山大學肄業時，即秘密參加共黨。尋共黨盤據八鄉山，凡遇有殺人機會，鄒必自告奮勇親充劊子手。鄒自任該縣「第一區區長」後，因大權在握，對吳姓犯人多判死刑，並親自執行，故人民畏之如惡魔。此次大舉屠殺吳姓子弟，據說大牛由鄒親任劊子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豐順縣城爲反正之「三野」第二十九軍八十六師二一七團鄧世途部糾合八鄉山銅鼓嶂、蜈蚣嶺、猴子崠、伯公凹一帶反共游擊隊攻陷後，邱海帆即被中共省府撤職留任，並把縣府移徙至湯坑，重要物資搬遷至陷隍，湯坑以北地區，均在反共游擊隊勢力控制下。其賓主異勢情形，一如三十八年夏間國共對立的情況。

查豐順地居潮安縣韓江上游，東亘饒平鳳凰山，東北抵大埔是烏槎山，西通揭陽縣揭嶺，西南鄰逕仁區，楓洋山西北繞大埔縣鋼鼓嶂，北出梅縣盤陀嶺，四週百數十里，萬山圍繞，叠嶂層巒，形勢險要。縣境東南的關上嶺，西北方面的言嶺，交通僅靠羊腸小道，極爲險峻。猴子崠及

正南伯公凹雖有採樵小徑，但是懸崖峭壁，商旅須扳援而行，民國以來地方不靖，爲匪盜淵藪。目前在强大反共人民武裝盤據下已成爲潮汕中共的心腹大患。中共時時打算恢復其在八鄉山游擊時代之「老根據地」，自去年十一月迭次遣派大軍進勦，擬一舉將盤據八鄉山游擊隊驅逐，但迄未奏膚功。現八鄉山已成爲潮汕區與大南山、桑浦山、靑岩洞、並稱的四大反共游擊基地之一。

第七節　反共游擊根據地大南山

中共說：「歷史永遠地不會重演了，」並搬出他的「辯證法」來証明一番。民國十六年葉挺、賀龍、澎湃流竄潮汕，蹂躪了自民國肇造十多年來一向安定的僑鄉後，雖經國軍驅逐，但是殘存的餘孽却逃入了潮西荒僻、險峻、峰巒層叠，山陵蜿蜒横亘於潮、普、惠三縣間，長逾百餘華里的大南山，建立了二十餘年搗亂潮汕治安的根據地。在大南山範圍內六十多個山村，因爲民風慓悍，住民生活窮困，思想單純，更易梃而走險，便於不知不覺之間被中共甜言蜜語利用了。

當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間廣東省政局正動盪不安，南山的紅軍實力漸漸壯大起來了。它威脅着潮、普、惠三縣，各該縣縣城幾無日不在風聲鶴唳中，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爲求潮汕治安的安定，派駐防粤東的第三軍軍長李楊敬兼任東區綏靖委員。負責綏靖潮州、嘉應州、惠州三區匪氛。在潮汕的第一集團軍兵力，除該第三軍有第七師黃延楨，第八師黃質文全部外，還有

獨立第一師黃任寰的第一旅曾友文部及獨立第二師張瑞貴全部一共有十五個團兵力，負責封鎖南山，執行清勦工作，並指定由張師指揮。張瑞貴於二十二年二月設南山移墾委員會，將環繞大南山之潮、普、惠三縣的鄉鎮，劃交管理。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粵省府第四二五次省務會議議決將南山移墾委員會裁撤，設置南山管理局。十月一日組織就緒，由獨立第二師張瑞貴荐委該師特務營長潘榮森為首任局長，局址設於林招鄉，局轄三十二鄉一鎮。該局所轄各鄉村，由潮陽縣劃讓者：計两英鎮、河浦寨、古麁寮、金甌、四美、古溪園、牆圓、山仔、仙斗寮、風吹寮、三順流、汾水、梭棚、秋風嶺、林招、牛角圧、龜山灣、林者世、赤竹楹、店前等村。由普寧縣劃讓者：計磐岱、大溪墘、百吉嶺、碗仔、錫坑、白馬仔、下嶺仔、鴨母嶺、打鐵寮、胡吹、潘仔岱、無水田、猪母窖等村。由惠來縣劃讓者：計河田、林棹、泗水埔、石鼓、叮咔樹、鵝地、雙溪、東洋茶園、鹽田、樟樹坪、蜜蔗寮、龍頭坑、將軍湖、大分水、田坪、羅坑、馬頭丙村等。成立鄉公所，舉辦聯保，惟迄至勝利後，共軍在大南山的勢力，不但沒有撲滅，而且日漸蔓延。三十八年十月向潮汕進軍的土共劉永生轄下的二支張希非都，三支馬毅友部，其誕生及長大均以大南山為發祥地。

潮汕變色後，中共「潮汕專員」曾廣將南山管理局裁撤。原由潮、普、惠三縣劃入鄉村交還各該縣。在中共心目中以為天下從此太平，此磽瘠荒涼僻偶，無庸另行設立機構，增加負担。詎知潮汕淪陷後，第七行政區所屬地方團隊，不願降共接受共軍當局招編者，皆率部潛入南山，逃

避共軍追剿，雖然反客為主，但為避共軍耳目，不敢公開活動。這一幫亡命之新顯貴，久困山僻間的共軍共幹，甫踏進潮汕城市，觸目的是繁華的花花世界，正以肆意縱情追求享受不遑，那裏有心情去再念那蔓草叢生荒涼寂寞的山區呢！這便給了兩年來羽毛漸豐的反共游擊隊一個滋生的機會，加以四十年度以後，中共在潮西廹害人民的手段漸見兇暴，壯丁逃入山區日衆，自四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共的「潮汕軍分區」公安第二團張希非反正後，更使大南山的聲勢為之一壯。潮汕以西各地的民變、兵變，均以大南山為逋逃淵藪，七八個月來潮西各縣的重要市鎮如林招、两英、流砂、梅林、葵潭等地，迭被反共游擊隊攻入，都是大南山反共游擊隊的傑作，大南山的名字，已令粵省共酋感到頭痛了。

現已受國府改編的反共游擊隊張希非部，在大南山區共有二個縱隊，另三個獨立總隊，大南山區最險要的林招嶺、百吉嶺、鴨母嶺、錫坑、白馬仔、赤竹楹、秋風嶺、仙斗寮、猪母窖、泗水埔、龍頭坑、將軍湖均被張部盤據建立了牢固不拔的基地。舊南山管理局轄下的二十餘個鄉村的行政現在都入了張部的掌握下。中共的農會機構招牌，久已絕跡。自四十一年七月駐潮汕的「三野」第十兵團二十九軍陳廣文派出負責清剿大南山區的李光師廹令潮西各縣於沿南山附近一帶一律增建碉樓，實行封鎖政策，禁止物資、糧食流入山區後，仍無奈張部何。大南山，無異是潮汕中共身上一個潰爛了的毒瘤，那毒液正侵害着中共的性命呢。

解除台灣「中立」的命令頒佈後，潮汕是粵省沿海距離國軍強大基地金門島的最近地區，無

論國軍總反攻，或局部突擊，大南山上的那支強大的反共游擊隊，一定會以主人的身份接應他的伙伴們的。

第八節　神秘的南澎列島

南澎列島爲位於閩粵邊區海外的四個蕞爾小荒島所結成屬於閩省管轄。自從三十九年潮汕區的南澳島，漳州區的東山島相繼爲共軍攻陷後，便在反共游擊隊佔據下，把閩粵邊沿海中共的交通綫切斷，並且作爲襲擊大陸的基地。去年九月至十月間國共發生了三次的南澎島爭奪戰，它的名字在報張上登出來，因此海外人士對之決不陌生了。

自韓戰爆發後，美總統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沿海的戰爭便平靜得多，國軍突出外圍的游擊基地，和大陸沿海中共所盤據的島嶼，兩年來並未發生過劇烈的戰爭，直至去年十月中旬，游擊隊在南日島登陸成功，激蕩了水波不興的海洋後。南澎列島在軍畧上更得到較高的評價。南澎列島在閩粵邊區，孤懸海外，以南澎、中澎、頂澎、琴澎四個島嶼連串結成。位於東經一一七度東。北緯二四度北。北廻歸線南。主島南澎，拔海一五〇公尺，廣袤十華里，島上於一八七七年由英人建有燈塔一座，指揮大洋船隻，中澎島拔海一百公尺，廣袤九華里、頂澎、琴澎僅屬礁灘露出海面，爲水族所聚居。每年出產祇魷魚脯一項，卽達一萬五千餘担，爲潮汕沿海

南澳、拓林、海山各地漁民每年衣食所繫。自珠江口的萬山羣島爲中共佔領後，南澎島爲反共游擊隊在粵省沿海的唯一基地。該島距離雲澳島約一百二十華里，距離閩南的東山島宮前僅九十華里，某軍事家曾把南澳、東山兩島比作閩粵邊區的兩隻眼睛，那末，在反共游擊隊佔領下的南澎島，怎不叫中共憂心？

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東山島被共方「三野」第七兵團廿一軍渡海攻陷後，作者卽隨軍撤至南澎列島，居停三個月，踪跡踏遍南澎、中澎、頂澎、琴澎各島並隨武裝漁船游弋粵東沿海。潮汕各重要港口如東界（距汕頭四十四浬），海山（距汕頭四十六浬），媽嶼（距汕頭五十五浬），南北港（距汕頭五十五浬），達濠（距汕頭四十七浬），海門（距汕頭五十一浬），神泉（距汕九十二浬），遇着順風時，瞬息可達，卽東江區的三門關、龜齡島，亦可朝發夕至。今年來，以南澎列島爲前進基地的反共游擊隊卽不斷利用炮艇奇襲南澳，登陸信洲，轟擊潮汕沿海港口、要塞，封鎖閩南粵東海上運輸，癱瘓了中共海上的交通。因此中共視這些島嶼爲眼中釘，非拔去不快。

在國人的心目中，南澎列島的名字是陌生的，在地圖中，僅是一粒小黑點，另附有燈塔標誌，當然無法令人熟知內幕。但是潮汕和閩南濱海一部份富有冒險性的漁民，却瞭如指掌。南澎島的燈塔屬厦門海關管理，大陸失陷後改隸台灣，各該島因距離公海祇三里半，洋船影子常可望見。在每年秋盡以至春殘時，島上波濤洶湧，白浪滔天，漁船卽告絕跡，據該塔長李亞芳（南澳後宅人）告訴作者：每年九月底由台灣派來的運輸船載運糧食，卽須預備供應直至明春三月。因爲

要到立夏後，各該島附近才逐漸風平浪靜。這時各地漁船雲集，每至晚上燈火齊明，儼若海市。南澎和中澎兩島上的漁民，臨時紮搭棚寮，並售賣食物，戰前煙館、賭場林立，自被海盜周德洗刧後，始告滅跡。

各該島因環境不適合居民，故始終爲無住民之荒島，鬼話連篇，令人聞之，毛悚髮立。作者看過曾在南澎管理燈塔前後四十餘年之俄人吳可夫的華文日記，其中一段記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一艘三千噸的輪船長納號，因遇颶風，在頂澎觸礁沉沒，淹死搭客二千餘人的情形。据老漁人告訴我：每逢颶風來臨前，頂澎島上，鬼影幢幢，隨潮浪激蕩而起落。

中澎島在遜清時，海盜朱逢陽等三百餘人出沒之處，後來因截獲一艘潮州戲班由汕頭開赴閩南上演的紅頭船，逼令戲班在島上演唱，樂而忘形，被大隊官兵奄至，一一就捕，環跪斬首於島上一平坦之草坪，惟塗花臉及戲裝打扮者得免。該批海盜正法地點，濆血成渠，迄今該島青草坪仍染着腥紅顏色，他處則不然。作者前往査驗，果然不爽，此齊東野語，有待科學家之研究。中澎島多大蛇，長逾一丈者隨地可見，惟從不傷人，作者初次遇見心頗驚懼，久亦相安，不以爲異，傳說蛇係島上「伯爺」所飼，蓋此島僅有之建築物一座，即龍王行宮，爲南澎最有權威者，每値魚汛季節，各地來澎捕魚之漁民，頂禮如儀，虔誠之態見者失笑。不管南澎列島過去如何神秘，自大陸全面失陷後，反共游擊隊健兒即建立爲封鎖沿海的崗站，反攻潮汕的跳板，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了。

南澎島在軍事上的階段，其價値有上述的重要，但是格於氣候、環境、攻固困難，守亦不易，反共游擊隊在該島建立起前哨基地後，二月來三度爲共軍進攻，且被共軍二次登陸成功。其原因：南澎、中澎兩島，均不能容納龐大兵力，一屆風季來臨，增援即甚困難，炮艇在附近更不適合寄泊，無法遏止進攻的敵船，故豎立防禦線在海上或地面而保衛該島，都是最蠢的行動，因爲犯了易被包圍和孤立無援的大忌啊。

附錄潮汕各縣人口今昔比較表

中共侵陷潮汕雖僅三年又四個月，比過去日軍佔據時期爲短，但其恐怖，廹害，鬥爭清算，人民相繼死亡之衆，遠較日軍超過十百倍。在這些日子裏，中共在潮汕究竟屠殺了多少善良的人民？整個潮汕區城鄉人口的變化怎樣？讓我把民國三十五年潮汕專員公署人口調查統計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中共潮汕區專署在潮汕黨政軍聯席會議席上所公佈的戶籍登記數字表列出來作一比較，便可以了解到減縮的程度了。而且又可從這小小潮汕區的角落裏，看出今日大陸農村在極權統治下人口減縮的程度。不管中共怎樣的顚倒是非，大力辯護也不能把鐵一樣的事實抹殺掉的。

謹將各縣人口比較列表如下：

潮安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男	人口 女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在城	一四,二三三	三四,〇四七	二八,五三三	六二,五八〇	一二,一一五	四四,二八二	減 一八,二九八	
東廂	八,〇三一	一九,二四七	一七,六三四	三六,八九一	七,〇〇四	二二,一〇八	減 一四,七八一	
西廂	四,四一九	八,五七一	八,二九九	一六,八七〇	三,八八七	一一,四五八	減 五,四一二	
南廂	三,九七一	八,一一四	六,九六一	一五,〇七五	三,五一〇	九,三二五	減 五,七五〇	
北廂	三,八五一	八,七六九	八,〇八五	一六,八五四	二,四一四	一二,四〇四	減 四,四五〇	
歸仁	八,二六一	二〇,一一三	一八,二一六	三八,三二八	七,〇〇五	二八,四二五	減 九,九〇三	
大和	一〇,九三三	二三,八四七	二〇,七〇九	四三,五五六	九,〇〇七	四〇,〇五二	減 三,五〇四	
登榮	七,二九七	一九,五六六	一七,二〇五	三六,七七一	七,〇二四	三〇,一〇七	減 六,六六四	
意溪	五,三八四	一二,三八六	一〇,八五〇	二三,二三六	七,五四五	二〇,〇二二	減 三,二一四	
秋水	八,九三四	二〇,九八四	二二,四〇一	四三,三八五	七,七四六	四〇,〇八八	減 三,二九七	
南桂	八,九九九	一九,〇六四	一九,四三七	三八,五〇一	六,九九五	三〇,五五〇	減 七,九五一	
江東	七,二八八	一六,八〇七	一五,六〇三	三二,四一〇	六,九八四	三一,二四一	減 一,一六九	
登雲	八,二四二	一七,九四三	一六,〇七二	三四,〇一五	六,九九五	三二,二七三	減 一,七四二	

登隆	五,五五二	男 一二,九二九 女 一三,一五八	二五,〇八七	四,八八五	二五,〇三三	減	六五
隆津	四,六〇三	男 一〇,七八五 女 九,八七九	二〇,六六四	四,二三八	二〇,四二三	減	二四一
東莆	七,五二一	男 一八,〇四八 女 一六,四九三	三四,五四一	七,一三五	三一,二四三	減	三,二九八
莆東	七,一八二	男 一五,〇六三 女 一五,〇五四	三〇,一一七	六,二〇三	三一,二一七	加	一,一〇〇
莆西	六,四〇七	男 一四,五二一 女 一四,四六九	二八,九九〇	六,一〇五	二九,八七〇	加	八八〇
內龍	四,三七八	男 一〇,三七八 女 一〇,六三〇	二一,〇〇八	三,五七八	二三,〇三八	加	二,〇三〇
外龍	五,九〇二	男 一三,五一七 女 一三,九五八	二七,四七五	五,七七五	二三,七三一	減	四,七四四
合計	一四一,三七八	男 一三三,七〇八 女 一三〇,六四六	二六四,三五三	一三六,一二〇	五四七,〇一三	減 加	六八,七六五 四四,〇一〇

潮陽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興歸	一,三八〇	五,五四一	一,〇五三	四,二二四	減	一,三八〇	
錦南	一,五九六	七,五〇三	一,二二三	三,二一四	減	四,二八九	
金浦	二,四五一	一一,三九八	二,〇二一	九,五七八	減	一,八二〇	
梅花	二,三七八	九,四五七	二,〇一五	七,三五二	減	二,一〇五	
淳化	一,九八三	九,四八二	一,五三五	七,二六九	減	二,二一三	
南薰	二,五五七	九,六七二	二,〇一七	六,六二四	減	三,〇四八	
平東	一,八〇八	八,一三五	一,二五七	三,六一七	減	二,五一八	
平西	二,二九四	八,八五七	二,〇〇一	五,八二三	減	三,〇三五	
海門	四,一三七	一五,五九九	二,八三五	一〇,三五九	減	五,二四〇	
鳳崗	二,一〇〇	一〇,二五〇	一,五一七	七,〇二四	減	三,二二六	
南塘	八四六	三,二四五	五五三	二,二四三	減	一,一〇二	
外四	一,〇〇〇	三,八五六	七五九	二,七九三	減	一,〇六四	
達濠	四,一一〇	一六,六一六	二,八五三	一二,九四二	減	四,六七四	
潮光	一,二六一	五,九一九	一,〇二三	三,八四七	減	二,〇七二	
珠園	二,四一五	一〇,三五八	一,六三二	七,二二五	減	三,一五〇	
河浦	二,三五四	九,〇六八	一,五三三	六,四五八	減	二,六一〇	
鳳安	四,六八四	一七,九四四	三,二八五	一三,七八九	減	四,一五五	
南衡	一,二四七	四,九五七	八七五	三,五六七	減	一,三九〇	
和平	二,五六一	一〇,七二九	一,七六三	七,五四三	減	三,一八六	
里美	二,四八二	一三,六一九	一,七三二	八,五六三	減	四,〇五六	
溪頭	三,八三三	一九,三七〇	三,五三四	一七,九六五	減	一,四〇五	

港頭	二,五五一	一一,七三一	二,一一〇	七,八九四 減	三,八三七
石美	一,四九七	六,二三五	八九八	四,四五四 減	一,七八一
華溪	二,九八六	一三,八四二	二,〇九八	九,六五四 減	四,一八八
義溝	二,〇二八	八,五一五	一,四二九	七,一六八 減	一,三四七
洋陂	一,二三一	五,四一二	八三五	三,八六九 減	一,五四三
東浦	一,二八九	五,五〇一	八三五	三,九二四 減	一,五七七
港英	二,四四九	一〇,三四七	一,七三八	七,二三二 減	三,〇九五
圖溪	九二七	三,六四一	七〇三	二,五六五 減	一,〇七六
峽山	一,九九七	八,六六三	一,四三三	七,一五三 減	一,五一〇
泗聯	一,三一九	六,五三九	九二五	四,六八七 減	一,八五二
溪尾	一,三一九	七,三二七	九八二	五,一六二 減	二,一六五
臚泗	二,八五七	一四,四一一	一,九五七	九,九五七 減	四,四五四
宅堡	二,五八二	一一,六七二	一,八九五	八,〇九六 減	三,五七六
深石	二,二七二	一〇,〇七六	一,七九八	七,一三八 減	二,九四八
仙亭	一,七九八	一〇,一七六	一,一九八	七,二〇六 減	二,九七〇
橫山	一,一五六	五,九七二	八五八	四,二三七 減	一,七三五
勝溪	二,〇五七	九,九五七	一,四九二	七,四五八 減	二,四九九
谷饒	三,七四五	一九,〇五四	二,五五三	一四,六二〇 減	四,四二四
上練	三,七五九	一八,六六七	二,五八九	一三,七〇五 減	四,九六二
下練	六,八二七	一四,〇四二	五,〇二五	八,四六一 減	五,五八一

華美	一,七五一	八,二三三	八八九	五,七九三 減	一,四三〇
南上	五,〇三五	七,五四七	一,四二五	五,四六七 減	二,〇八〇
南下	一,六三九	八,七七七	一,二〇三	七,一六七 減	一,六一〇
沙隴	五,九五三	一九,七三五	四,八七五	三,四六五 減	七,二六〇
井都	五,一三四	一四,三九三	三九五	一七,九六七 減	六,四二六
成田	三,八九七	一一,七六五	二,五七八	七,八五二 減	三,九一三
華樸	二,八八四	一〇,四七〇	一,九三三	七,一二七 減	三,三四三
華陽	二,一三五	一〇,四〇三	一,五一〇	七,〇六三 減	三,三四一
桑田	一,六八一	七,二四七	一,〇三五	四,九六七 減	二,二八〇
八海	三,七九八	一八,六四二	二,六〇一	一五,八六三 減	二,七八〇
鳳西	四,〇三七	一九,四七七	二,八三五	一八,六七四 減	八〇三
大泉	二,三七〇	一〇,五九〇	一,六三〇	七,二六二 減	三,三二八
關埠	四,一九五	一九,一四九	二,九二五	一八,四〇九 減	七四〇
橋南	二,四四三	一〇,六四三	一,六三〇	七,一二八 減	三,五一五
灶浦	四,八四二	二一,五九五	三,五〇一	一五,六五六 減	五,九三九
宗柳	三,五四〇	一四,二三二	二,四三三	一〇,九八二 減	三,二五〇
金玉	三,二九五	一三,九九七	二,三五六	九,五九七 減	三,四〇〇
東蘆	一,六二七	九,二六五	一,二〇五	六,五四八 減	二,七一七
長隴	三,三六五	一〇,一九〇	一,七二〇	七,二〇五 減	二,九八五
仙城	二,二二〇	九,九七九	一,五六一	七,一九八 減	二,七八一

大布	五,〇九〇	一〇,二〇九	一,五〇一	七,三五六	減	二,八五三
共維	二,四六九	一〇,九五六	一,七五八	七,四六五	減	三,四九一
六禾	二,七七三	一三,九三七	一,九二四	九,五九一	減	三,三四六
司馬	一,七一七	七,九六六	一,一二八	六,四五二	減	一,五一四
西北	五,八四〇	一七,三六一	二,八二〇	一三,三五七	減	五,〇〇四
東南	二,六八六	一三,三〇九	一,八二〇	九,六八一	減	二,六二八
金溪	一,〇九〇	五,一五七	八五二	三,六五八	減	一,四九九
中練	一,八七一	九三,九三〇	一,二三四	六,四六七	減	二,九二六
五善	一,六四一	七,六五三	一,一五一	五,六四一	減	二,〇一一
橋頭	一,三三七	七,〇八七	九五三	四,九三二	減	二,一五五
合計	一七九,七七五	七八八,七八一	一三一,六四三	五八四,三七五	減	二〇四,四〇六

揭陽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北關	二,五三三	六,三三九	五,六七三	一二,〇〇一	一九三	七,九五一	減	四,〇五〇	
朝桂	三,三一五	六,三三五	六,二一六	一二,六三一	三五三	七,九九八	減	四,六三三	
魁西	七,七九五	七,三七五	六,九七〇	一四,三四五	六,〇五三	一〇,三六一	減	三,九八四	
元龍	四,九七七	五,三一一	四,六八六	九,九九七	四,〇一三	七,〇九八	減	二,八九九	
東道	一,七六八	三,九二九	三,五七七	七,五〇六	一,二〇三	五,八九七	減	一,六〇九	
魁隆	二,三四〇	四,四四三	四,二八〇	八,七二三	一,五九八	六,〇九四	減	二,六二九	
公安	三,三八二	一〇,二二六	九,五五八	一九,七八四	二,四八三	一四,九三五	減	四,八四九	
集和	三,五一〇	一〇,八九三	一〇,四〇七	二一,三〇〇	,三〇〇一	一五,八三七	減	五,四六三	
厚安	四,一五四	一〇,八一八	九,九八八	二〇,〇〇六	三,三四二	一五,〇八三	減	四,九二三	
南安	一,一九三	四,七四八	五,五四三	一〇,二九一	八五九	七,一五六	減	三,一三五	
維新	一,六五一	四,四九二	三,六一五	八,一〇七	一,二四二	五,七六〇	減	二,三四七	
漁東	三,〇〇七	六,五一九	五,七九四	一二,三一三	二,二〇九	八,五三六	減	三,七七七	
漁北	二,三四五	七,二七三	六,九二四	一四,一九七	一,八二四	九,〇六七	減	五,一三〇	
漁南	二,五二四	八,三三八	七,四五三	一五、七九一	一,八九五	一二,六八三	減	三,一〇八	

智勇	三,一九二	男 九,五七七	女 八,七二三	一八,三〇〇	二,三八五	一三,八九八	減	五,三一二
漁西	三,四三四	男 八,七四四	女 七,九六五	一六,七〇九	二,九三三	一三,六〇五	減	四,一〇四
磐喬	三,〇八三	男 七,九四八	女 七,一六一	一五,一〇九	二,二四五	一〇,五六二	減	四,五四七
永樂	二,〇三〇	男 七,七四六	女 五,四九六	一三,二四二	一,四三〇	九,五六七	減	三,八七五
磐中	二,五八九	男 一〇,四〇八	女 九,〇三二	一九,四四〇	一,六六二	一四,六五六	減	四,七八四
地中	三,三七五	男 一〇,二一七	女 九,五九九	一九,八一五	二,三二四	一四,六九七	減	五,一一八
地東	三,四〇八	男 七,八三八	女 七,六五九	一五,四九七	二,六三四	一一,六七五	減	三,八二二
地西	二,一七三	男 五,一〇一	女 四,八五九	九,九六〇	一,五六三	七,三五七	減	六,二〇三
桃中	三,〇三〇	男 九,一七八	女 八,八〇〇	一七,九七八	二,二〇四	一三,五八九	減	五,三八九
桃南	二,七三三	男 五,九二六	女 五,二四〇	一一,一六六	一,九二〇	八,〇六九	減	三,〇六七
桃北	二,一二七	男 六,〇七九	女 五,三三八	一一,四〇七	一,五九八	七,六五八	減	三,七四九

睦溪	三,七七二	男 八,七一二	女 七,八五三	一六,五六四	二,五八九	一二,三六六	減	四,一九八
淇安	三,九〇七	男 九,四九一	女 八,三三六	一七,八二七	三,一〇三	一三,六八五	減	五,一四二
棉湖	三,一六三	男 八,八四九	女 七,九九三	一六,八四二	二,三五二	八,六九一	減	八,一五一
錢坑	三,五一九	男 一〇,八二三	女 一〇,九四五	二一,七六八	二,四九八	一六,八五八	減	四,九一〇
磐桂	一,八六二	男 四,〇八一	女 三,九三二	八,六一三	一,二五三	八,六九五	加	八二
共安	二,四六二	男 九,九六二	女 八,四七〇	一八,四三二	一,七二四	一三,六二五	減	四,八〇七
兩安	三,六四四	男 八,七七四	女 八,〇三八	一六,八一二	二,九五二	一二,五〇八	減	四,三〇四
寶惠	三,九四六	男 一一,八二一	女 一一,二五三	二三,〇七四	三,五二〇	一六,八九五	減	六,一七九
安寧	三,八六四			一八,四三五	三,一〇三	一三,四五八	減	四,九七七
永康	二,四七三			一〇,八七三	二,〇二一	七,二五二	減	三,六二一
和貞	二,九六四			一七,六一三	二,三四五	一二,九五六	減	五,六五六
永睦	一,〇八八			六,五五一	八九六	四,五六七	減	一,九八四
鴻江	一,二九二			八,七八五	九九六	五,六八九	減	三,〇九六
河順	一,五六五			一一,二〇四	一,〇一〇	七,六五九	減	三,六三五

永平	一,四二八		八,八三六	九九八	六,一三五	減	二,七〇一
東園			一〇,九五七	一,二九六	九,六五八	減	一,二九九
陽夏			九,五二四	九,二五七	七,三六二	減	二,一六二
鳳湖	一,四三三		一〇,七五三	一,〇二〇	七,二五二	減	三,五〇一
金坑	一,四〇四		九,三五七	九九八	七,一六八	減	二,一八九
新華	五,九九一	男 一五,七九五 女 一三,六一七	二九,四一二	四,五二四	二六,一〇二	減	三,三一〇
義康	五,〇六三	男 一〇,七二八 女 一一,一三九	二一,八六七	四,六二六	一五,〇六七	減	六,八〇〇
致和	四,三八八	男 九,九七四 女 九,七五七	一九,七三一	三,二八六	一四,一三七	減	五,五九四
梅北	六,三二七	男 一七,七七八 女 一六,六二九	三四,四〇七	五,〇二〇	二八,三六二	減	六,〇四五
梅南	五,三七六	男 一三,九一五 女 一三,六七九	三五,五九四	四,〇二四	一九,八四三	減	五,七五一
梅東	四,二二五	男 一一,〇五四 女 一〇,〇二九	二一,〇八五	三,一五二	一五,六四三	減	五,四四二
梅西	三,一七五	男 一一,五一三 女 一〇,六五七	三三,一七〇	二,二四五	一六,〇九二	減	六,〇七八
藍寧	三,〇七七	男 九,四〇三 女 八,一〇四	一七,五〇七	二,二五八	一三,四六四	減	五,〇四七
藍濟	一,四八〇	男 五,二三九 女 四,四三五	九,六七四	一,〇二八	二七,六八	減	二,六〇六
藍和	二,八五九	男 八,三九三 女 七,三六九	一五,七六二	二,〇五五	一三,三六八	減	三,三九四
藍益	一,四四八	男 五,三七二 女 五,三九二	一〇,七六四	一,〇二四	七,四六八	減	三,二九六
翔龍	一,八三一	男 七,六一〇 女 六,九四五	一四,五五五	一,二四二	一〇,五六二	減	三,九九三
惠和	一,八四八	男 八,二六七 女 七,九二四	一六,一九一	一,二四八	一一,四九六	減	四,六九五
下灘	二,九二五	男 二一,八八七 女 九,六三四	三一,五二一	二,二〇二	一七,七六九	減	三,七四二
灰寨	一,〇〇七	男 五,四八六 女 五,三一四	一〇,八〇〇	八二五	七,〇六九	減	三,七二一
霖南	二,四五三	男 七,六五七 女 五,七九四	一三,四五一	一,七八五	九,一六九	減	四,二八二
森和	二,二四七	男 六,九四七 女 五,七七〇	一二,七一七	九五八	八,〇六二	減	三,六五五
龍埔	三,二四四	男 九,八〇四 女 七,九二四	一七,七三八	二,三五四	一三,四四六	減	五,二九二
龍潭	二,九六八	男 一〇,三三九 女 八,二四三	一八,五八二	一,五〇九	一三,六七七	減	四,九〇五

鄉鎮	戶數	人口		總數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大溪	一,〇八五	男 五,一五四	女 四,四三三	九,五八七	八〇五	七,〇六二	減 二,五二五	
合計	一八五,三九三	男 五一八,九八一	女 四六七,〇一八	九八五,九九九	一四四,二〇五	七一九,四二九	減 二六六,五七〇 加 八二	

饒平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深峻	七三〇	男 二,一〇八	女 一,六六六	三,七七四	五三三	二,七六五	減 一,〇〇九	
苠貝	一,六五五	男 五,一一三	女 三,四五四	八,五六七	一,二二四	六,一二三	減 二,四四四	
陳塡	九〇一	男 二,三三四	女 一,六九四	四,〇二八	八〇一	二,八三二	減 一,一九六	
石井	九〇一	男 二,三四〇	女 一,六九四	四,〇三四	七五二	二,九〇三	減 一,一三一	
祠口	二,四三〇	男 五,七一四	女 四,三八八	一〇,一〇二	一,六三三	七,一三二	減 二,九七〇	
新豐	一,二三六	男 三,〇六五	女 二,五六一	五,六二六	九二四	三,九六七	減 一,六五九	
[illegible]村	一,五〇五	男 三,九九八	女 二,九六五	六,九六三	一,〇一三	四,九八七	減 一,九七六	

鄉鎮	戶數	人口		總數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瀠康	一,五七八	男 三,八六九	女 三,四八〇	七,三四九	一,二二四	四,九六〇	減 二,三八九	
附城	一,三二七	男 四,六〇九	女 三,三八三	七,九九二	一,〇〇一	五,六四七	減 二,三一五	
東北	二,四八六	男 五,九三六	女 四,六六九	一〇,六〇一	一,八六二	七,一三六	減 三,四六五	
西廂	一,七〇七	男 三,九一七	女 二,九四二	六,八五九	一,〇二一	四,八五四	減 二,〇〇五	
鳳凰	二,七八〇	男 七,四八四	女 五,五三八	一三,〇一二	一,九八五	九,二〇三	減 三,八〇九	
東官	一,四八〇	男 三,一八六	女 二,九七七	六,一六三	一,二三四	四,三六八	減 一,七九五	
東四	二,五六五	男 四,四六五	女 四,九五〇	九,四一五	二,〇二四	七,〇六九	減 二,三四六	
漁村	四三九	男 一,一四五	女 一,七一八	二,八六三	四〇〇	二,一六五	減 六九八	
南四	二,三三五	男 七,七一〇	女 六,二五四	一三,九六四	一,六九八	九,九八九	減 三,九七五	
西四	二,七五七	男 五,八七六	女 五,八〇五	一一,六八一	二,〇八二	七,八二九	減 三,八五二	
黃崗	二,七六六	男 六,九四一	女 七,〇九二	一四,〇三三	二,一八二	一〇,六五八	減 三,三七五	

山楚	一,〇三一	男 二,五一九	女 二,七八八	五,三〇七	九〇二	三,五六九	減	一,七三八
霞繞	一,八四〇	男 四,三六六	女 四,六九八	九,〇六四	一,一五八	六,三三五	減	二,七三九
區北	二,二四四	男 六,一七七	女 五,九六七	一二,一四四	一,六一四	八,二五六	減	三,八八八
大河	二,〇八二	男 三,五九五	女 二,八四九	六,四四四	一,五八〇	四,四六四	減	一,九八〇
大新	八四七	男 一,七三三	女 一,九一五	三,六四七	八〇一	二,一六七	減	一,四八〇
鴻江	一,五七三	男 三,六七四	女 三,八八一	七,五五五	一,二六三	五,二三六	減	二,三一七
鴻程	二,六七七	男 六,一〇六	女 六,一五七	一二,二六三	一,三三四	八,四六九	減	三,七九四
拓林	一,〇二九	男 二,九二九	女 二,七九一	五,七二〇	八二四	四,一〇八	減	一,六一二
東界	一,二八七	男 二,八〇三	女 二,九二一	五,七二四	九五八	四,〇六七	減	一,六五七
泮洲	二,五二九	男 六,九三一	女 六,四五八	一三,三八九	一,六二九	九,二五三	減	四,一三六
海北	二,〇〇〇	男 四,六〇四	女 四,四七一	九,〇七五	一,五〇〇	六,三六〇	減	二,七一五
頭東達	一,七七五	男 四,三四七	女 三,八二六	八,一六三	一,一二四	五,七六五	減	二,五一八
黃石港	一,〇八三	男 三,〇七四	女 二,九〇〇	五,九七四	九八五	四,二三九	減	一,七三五
錢東	二,〇九三	男 五,六五四	女 五,二八八	一〇,九四二	一,五二六	七,六八九	減	三,二五三
東三	二,七九四	男 七,〇八八	女 六,五九三	一三,六八一	一,八九三	九,一六九	減	四,五一二
黃徑	一,〇三八	男 三,〇六三	女 三,〇二八	六,〇九一	八二四	四,二三六	減	一,八五五
樟溪	二,〇一三	男 五,四六三	女 五,三一〇	一〇,七七三	一,四五三	七,二五二	減	三,五二一
高堂	一,八九三	男 三,六〇四	女 三,八八三	七,四八七	一,〇九五	五,二六七	減	二,二二〇
隆郁	二,七二七	男 七,二六一	女 八,三四三	一五,六〇四	二,〇三五	一三,〇八六	減	二,五一八
西章	二,三一〇	男 六,一三四	女 六,八四四	一二,九七八	一,九五一	九,一六七	減	三,八一一
西隆	一,九六九	男 五,二六四	女 六,八八四	一二,一四八	一,三四五	八,五六七	減	三,五八一
隆新	一,六七六	男 四,七七五	女 五,四九〇	一二,〇六五	一,二四七	七,一五九	減	四,九〇六

合計	七三,三三八	男 一八〇,七六三 女 一七〇,五五五	三五一,六一八		二四七,四六七	減 一〇三,八五一	

惠來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附城	三,二七六	八,八二五	七,八五五	一六,六八〇	二,三七五	一三,〇八五	減 四,五九五	
隴西	一,七三四	三,〇五八	二,五九二	五,六五〇	一,一三四	四,一五一	減 一,四九九	
東隴	一,一〇八	三,四六一	三,二〇六	六,六六七	八五二	四,二三六	減 二,四三一	
溪洋	九三九	一,九三四	一,八八一	三,八一五	六四八	二,八〇七	減 一,〇〇八	
鳳洲	二,〇四〇	三,七一一	五,三三七	九,〇四八	一,四三〇	七,〇六三	減 一,九八五	
神泉	八八一	二,二四三	一,九七〇	四,二一三	六三五	三,〇六五	減 一,一四八	
香山	六九二	二,〇五七	一,七九七	三,八五四	五六三	二,八六五	減 九八九	
赤溝	六三八	一,〇八一	一,七四七	二,八二八	五七三	二,一五一	減 六六七	

鄉鎮	戶數	男	女	總數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前宮	七九八	一,九九五	二,四一八	四,四一三	七二四	三,二五七	減 一,一五六	
秀溪	八九二	一,六八五	一,八三一	三,五一六	七二四	二,五六五	減 九五一	
東福	九〇三	二,六八四	二,四〇六	五,〇九〇	八二五	三,五九〇	減 一,五〇〇	
華堡	九七二	一,五四八	一,七八六	三,三三四	八五三	二,三四五	減 九八九	
華春	八七七	一,五五五	一,二六八	二,八二三	七五二	二,〇八九	減 七三四	
靖海	一,六二五	三,四三八	三,一六七	六,六〇五	一,三一五	四,一〇九	減 二,四九六	
資深	一,五七九	二,五六二	二,五〇四	五,〇六六	一,三二五	三,五六〇	減 一,五〇六	
杭美	八二四	一,三二三	一,一八三	二,五〇六	六二四	一,七六九	減 七三七	
獅石	一,五九四	三,三一五	三,〇二六	六,三四一	一,二四五	四,四六七	減 一,八七四	
京隴	二,〇九四	二,七四九	三,〇〇九	五,七五八	一,七三四	三,八九〇	減 一,八六八	
錫田	一,六六六	二,〇二八	二,〇〇一	四,〇二九	一,二四五	二,八六九	減 一,一六〇	

仙點	一,二九九	男 二,七三五 女 二,二三三	四,九六七	一,〇八五	三,五六〇	減	一,四〇七
周田	二,〇六一	男 四,〇二三 女 四,一一八	八,一三一	一,六三四	五,八三一	減	二,二〇〇
十三	一,〇九〇	男 三,〇二一 女 二,九四八	五,九六九	八五七	四,二六一	減	一,七〇八
田心	一,〇〇八	男 三,一七四 女 二,五六〇	五,七三四	八〇一	四,〇六九	減	一,六六五
龍江	一,一八三	男 四,一〇一 女 四,三五一	八,四五三	八二五	五,八九四	減	二,五五八
龍美	一,四一二	男 四,二一〇 女 三,八〇六	八,〇一六	一,〇三三	五,六三六	減	二,三八〇
鳳鎭	一,四八九	男 三,〇五三 女 二,五七四	五,六二六	一,〇四五	四,〇六五	減	一,五六一
鳳山	一,六七四	男 二,九一二 女 二,五九七	五,五一九	一,二三四	五,〇六一	減	四五八
西聯	一,七四二	男 三,七八〇 女 四,三三六	八,一一六	一,三一四	五,六四二	減	二,四七四
溪嶺	一,五二五	男 三,八六五 女 三,五六二	七,四二七	一,一四五	五,三六二	減	二,〇六五
繁梅	一,八五〇	男 四,六〇一 女 三,六八六	八,二八七	一,四二四	五,七二四	減	二,五六五
鼎澳	一,九五〇	男 六,〇五六 女 五,〇一五	一一,〇七一	一,六二四	七,七〇七	減	三,三六四
葵潭	二,〇四五	男 五,〇七六 女 三,〇六四	八,一四〇	一,四三四	五,七六〇	減	二,三八〇
新東	一,三一七	男 四,三三〇 女 四,四四三	八,七七三	九二四	六,二三三	減	二,五三一
南溪	一,二二四	男 二,七九六 女 二,二八八	五,〇八四	九〇三	三,六〇二	減	一,四八二
東墩	八七四	男 一,八〇三 女 一,四五五	三,二六八	六二五	二,三四三	減	九二五
月南	一,〇五九	男 二,一〇四 女 一,三三二	三,四三六	八二四	二,四〇四	減	一,〇三二
葵龍	二,一九三	男 四,二六二 女 三,〇八五	七,三四七	一,四九一	四,三三六	減	三,〇一一
高埔	一,七七六	男 三,六四二 女 二,六五九	六,三〇一	一,三四二	四,四六九	減	一,八三二
梅峰	一,六三二	男 三,五六六 女 二,一六五	五,七三一	一,二五八	四,〇六九	減	一,六六二
松陽	一,五七三	男 三,三〇四 女 二,二三四	五,五三八	一,二三五	四,一二七	減	一,四一一
雲落	一,七〇〇	男 四,九六六 女 三,五四四	八,五〇〇	一,一三三	六,〇六七	減	二,四三三

南陽	一,一七〇	男 二,一二〇 女 一,九五〇 四,〇七〇	八三五	二,九五〇	減 一,一二〇	
合計	六〇,〇七七	男 一二四,七三五 女 一三〇,九八四 二五五,七一九	四五,六〇四	一八四,〇五〇	減 七一,六六九	

澄海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人口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城中	二,七四四	一三,五七七	一,八九七	一〇,六五九	減 二,九一八	
城北	一,九一四	九,〇〇七	一,二四五	六,三六三	減 二,六四四	
城南	一,九六三	一〇,二八九	一,三四三	七,〇九〇	減 三,一九九	
上中	四,三九九	一六,五四七	三,五八六	一三,三九五	減 三,一五二	
冠華	二,五〇〇	一四,二二三	一,九一二	一〇,五二二	減 三,七〇一	
龍華	二,〇六〇	九,三二三	一,五二四	六,四六九	減 二,八五四	
秀水	四,〇〇九	一四,六六七	二,八二九	九,九〇二	減 四,七六五	
東隴	二,四六四	一三,一五四	一,七六五	八,五〇六	減 四,六四八	
樟林	二,六二〇	二三,一九七	一,四二四	一九,六五九	減 三,五三八	
鹽鴻	二,四三一	一五,七九五	一,八二一	一二,五六二	減 三,二三三	
蓮北	二,三三四	九,九三七	一,六三四	七,七六九	減 二,一六八	
蓮南	四,六四一	二〇,三七三	三,五八二	一四,六九五	減 五,六七八	
蓮中	五,〇二一	二四,二四六	三,六二四	一九,六九九	減 四,五四七	
南砂	一,五六〇	一二,〇〇〇	一,二四三	八,五〇六	減 三,四九四	
水南	六〇二	四,七二〇	四三二	三,七二五	減 九九五	
銀砂	四,六六〇	二〇,九四四	三,七二四	一四,四六一	減 六,四八三	
灣渡	二,八〇二	一五,〇五八	一,九七八	一〇,二三六	減 四,八二二	
上社	二,四六一	九,八四〇	一,七九八	六,八二四	減 三,〇一六	
堤頭	二,八七三	一三,五〇〇	二,〇五八	九,四六三	減 四,〇三七	
中社	四,〇八六	二三,八六二	三,〇二四	一六,六二七	減 七,二三五	
大東	二,八六二	一三,三三一	一,九八七	九,一六四	減 四,一六七	
漁洲	二,八〇三	九,九一〇	二,〇二四	七,〇六一	減 二,八四九	
鷗汀	三,四七八	一〇,七一〇	二,六二七	七,二三六	減 三,四七四	
浮墩	二,四七二	一〇,四五一	一,九二四	七,二九八	減 三,一五三	
金華	二,八九一	一八,三四五	二,一二七	一三,六〇二	減 五,七四三	
官埭	二,二〇六	一〇,〇二八	一,七二五	七,〇六二	減 二,九六六	
鮀西	一,九二六	六,六七〇	一,一〇二	四,七〇八	減 一,九六二	
鮀中	二,七五〇	九,七二三	二,一五七	七,〇二三	減 二,六九九	
鮀東	二,一〇三	一二,八九八	一,九二〇	七,六五七	減 四,二四一	
鱷浦	二,八六一	一〇,七一二	二,一二四	七,三四七	減 三,三六五	
岐山	三,四三一	七,四四一	二,八八五	五,二六二	減 二,一七九	
合計	八八,八九七	四一三,四六七	六五,四五九	二九八,五七六	減 一一三,八九一	

普寧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普城	四,一九七	一一,七六二	九,九六〇	二一,七三一	二,三二四	一五,六九一	減	六,〇三〇	
新貢	二,三五三	六,八四九	六,三二七	一三,一七六	一,六二四	九,一六七	減	四,〇〇九	
西美	三,四八九	一〇,四一八	九,六八三	二〇,一〇一	二,四六九	一四,六五三	減	五,四四八	
庒河	三,〇一五	八,五六九	七,六一四	一六,二一三	二,二〇三	一一,三六九	減	四,八四四	
四山	一,九二五	五,八五四	五,三五七	一一,二一一	一,〇三四	七,八〇五	減	三,四〇六	
十三	三,三三九	八,六六一	八,一三六	一六,七九七	二,三四六	一一,九五六	減	四,八四一	
睦和	三,五五〇	九,二八九	八,三一六	一七,六〇五	二,七二四	一三,三四六	減	五,二五九	
十二	一,七〇八	四,〇六八	三,七六七	七,八三五	一,一三八	五,五六四	減	二,二七一	
和平	二,七五三	七,五五五	六,六六七	一四,二二六	一,九二四	一〇,六五九	減	三,五六七	
振東	二,五九二	六,七〇一	五,八五四	一二,五五五	一,八五六	八,五〇六	減	四,〇四九	
仰山	二,四九九	七,五〇六	六,五二〇	一四,〇二六	一,八五八	一〇,六三四	減	三,三九二	
新斗	二,四五三	六,九一七	六,〇五七	一二,九七四	一,八五三	九,一六九	減	三,八〇五	
十赤	二,五五四	六,七七六	五,九四四	一二,七二〇	一,九五四	九,二〇八	減	三,五一二	
南泗	二,二八二	七,六二七	六,二七〇	一三,八九七	一,七五六	九,八六二	減	四,〇三五	
馬四	二,五七七	六,九九八	六,一四九	一三,一四七	一,九四五	九,一三六	減	四,〇一一	
秀郭	三,三三四	一〇,八二八	八,八七五	一九,七〇三	二,四二八	一九,〇六二	減	六四一	
六八	三,六一二	九,七一四	八,六二六	一八,三四〇	二,五五四	一三,七〇八	減	四,六三二	
果隴	一,六三一	五,七〇七	四,三七二	一〇,〇七九	一,三〇三	七,〇 九	減	二,九八〇	
彌烏	三,〇九四	一〇,〇四四	八,三一〇	一八,三五四	二,二八六	一三,八九八	減	五,四五六	
鯉和	二,八〇九	九,二六二	七,二七七	一六,五三九	一,八六七	一三,二四八	減	四,二八一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和安	二，五五一	七，九四九	六，二四一	一四，一九〇	二，〇八〇	一〇，六九六	減 三，四九四	
梅峰	二，九九一	一〇，三九三	八，九四八	一九，三四一	二，一五八	一八，一二六	減 一，二一五	
安溪	二，一〇七	八，五八一	六，七四三	一五，三二四	一，六〇一	一〇，九八六	減 四，三三八	
六仁	二，八二六	九，六五〇	七，三二五	一六，九七五	二，一五八	一三，九六八	減 三，〇〇七	
埠塘	五，三一八	一四，八四六	一三，三四〇	二八，一八六	三，九二〇	二三，六五六	減 四，五三〇	
四維	四，〇三四	一二，七二六	九，五三〇	二二，二五六	三，四二五	一五，六七八	減 五，五七八	
十八	二，八六四	七，七七一	六，三九三	一四，一六四	二，〇二四	九，八六二	減 四，三〇二	
湯蓮	四，四八六	一一，七九四	九，八六二	二一，六五六	三，九二〇	一五，六五六	減 六，〇〇〇	
橋杜	二，五五六	七，八三八	六，六〇一	一四，四三九	一，九五三	一三，六二四	減 一，八一五	
祥麟	四，三一一	一一，八一四	一〇，三七六	二二，一九〇	三，五六二	一五，六二六	減 六，五六四	
大四	三，三六一	一〇，二二六	八，二二三	一八，四四九	二，七五八	一五，四二五	減 三，〇二四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德安	三，九七九	一〇，九八一	九，五七二	二〇，五五三	三，一〇二	一七，六〇六	減 二，九四七	
貴碧	四，二五〇	一一，五〇三	九，八六四	二一，三六七	三，六五四	一五，二〇六	減 六，一六一	
合計	一〇一，二三〇	二九六，二一三	二五三，〇九六	五四九，三〇九	七五，七四七	四一四，八五五	減 一三四，四五四	

南澳縣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男	女					
隆澳東	一，二三〇	二，八八〇	三，〇二八	五，九〇八	八二四	五，四二六	減 四八二	
隆澳西	二，〇四一	四，八四三	四，七一九	九，五六二	一，四二四	七，〇六八	減 二，四九四	
雲澳	一，七一〇	三，二六九	三，四一一	六，六八〇	一，二五四	四，七六七	減 一，九一三	
深澳	一，三三一	二，五四一	二，六三一	五，一七二	八五八	三，六〇六	減 一，五六六	
合計	六，三〇二	一三，五三三	一三，七八九	二七，三二二	四，三六〇	二〇，八六七	減 六，四五五	

汕頭市

區局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第一分局	住戶	八,三三八	男	三九,三三九	六七,二三一	住戶	五,九五六	四九,六九五	減 一七,五三六	
	商店	二,二九四	女	二七,九〇二		商店	一,六九八			
第二分局	住戶	六,九二八	男	三三,三九〇	五三,一六三	住戶	四,五五六	三五,六九五	減 七,四六八	
	商店	六六一	女	一九,七七三		商店	四,三三五			
第三分局	住戶	一三,六六六	男	四一,四一九	八二,八九一	住戶	一〇,一二四	六二,五二六	減 二〇,三六五	
	商店	七七四	女	四一,四七二		商店	五三五			
礐石分局	住戶	六〇五	男	一,三七七	二,九六七	住戶	四三三	二,六九七	減 二七〇	
	商店	一八	女	一,五九〇		商店	二〇			
水上警隊	船戶	一,四三三	男	四,九〇二	四,九〇七	船戶	一,〇五三	三,二六九	減 一,六三八	
			女	五						
合計	住戶	二九,五三七	男	一一〇,四一七	二〇一,一五九	住戶	三一,〇六八	一七一,〇三六	減 三〇,一二三	
	商店	三,七四七	女	九〇,七四二		商店	六,五六八			
	船戶	一,四三三				船戶	一,〇五三			

南山管理局

鄉鎮	三十五年各縣縣政府調查報告 戶數	人口		總數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據中共戶籍公佈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兩英		男	八二八	一,二一三	一〇二	九〇八	減 三〇五	
		女	三八五					

鄉鎮	戶數	人口		總數	戶數	人口總數	比（人口）較	備攷
河浦		男	二,八五三	五,八八四	三五二	三,九六四	減 一,九二〇	
		女	三,〇三一					
四美		男	二,二一一	四,四三三	三六一	三,一六二	減 一,二七一	
		女	二,二二二					
古處		男	二,六九六	五,一二二	八九一	三,六一六	減 一,五〇六	
		女	二,四二六					
古閩		男	二,二九三	四,七四六	五二四	三,三六一	減 一,三八五	
		女	二,四五三					
金甌		男	三,四六九	六,七二七	七二四	四,八五一	減 一,八七六	
		女	三,二五八					
風吹		男	六〇〇	一,一七九	一五二	八九六	減 二八三	
		女	五七九					
仙斗		男	一,二六二	二,二六七	二〇三	一,七九七	減 四七〇	
		女	一,〇〇五					
圓山		男	一,〇四三	二,一〇二	二五四	一,五六五	減 五三七	
		女	一,〇五九					
林招		男	一,五九六	三,一一四	四五〇	二,二三二	減 八八二	
		女	一,五一八					
龜山		男	九七九	一,九二六	三二二	一,五六七	減 三五九	
		女	九四七					
竹坵		男	九八六	二,〇二八	三六七	一,四六二	減 五六六	
		女	一,〇四二					

林溪	男 七三三	女 七三九	一,四七二	三一七	一,二三六	減	二四六	
鵝溪	男 一,二六〇	女 一,二三一	二,四九一	三八九	一,七八二	減	七〇九	
東園	男 一,〇八〇	女 一,〇八一	二,一六一	四二三	一,四六九	減	六九二	
磐嶺	男 六九四	女 六二〇	一,三一四	三五八	一,四二八	加	一一四	
河田	男 一,五〇五	女 一,五〇九	三,〇一四	四九一	二,一二五	減	八八九	
錫坑	男 一,一七三	女 一,〇九〇	二,二六三	三五三	一,五六八	減	六九五	
吉安	男 七六九	女 六八四	一,四五三	三〇一	一,一〇九	減	三四四	
合計	男 二八,一五〇	女 二六,八五九	五五,〇〇九	六,九三三	四〇,三五九	減	一四,六三六	加 一一四

說明

（一）本表各縣戶數人口，係根據三十五年廣東省第五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調查所公佈。

（二）一九五二年所列之戶口數字係根據中共潮汕區專員王更生於該年十二月一日在汕頭農

民日報公佈。

（三）潮汕各縣淪共後，鄉鎮制度雖由共方任意分裂及割併，或恢復以自然村爲單位，爲便利於比較，仍照三十五年各縣鄉鎮制與共方公佈數字加減比較。

（四）豐順縣已被共方劃入興梅區專署，故無法查明該縣現有人口數目。

（五）南澳縣雖爲共方併入澄海縣管轄，爲便利對核起見，仍以該城作一單位以資比較。

（六）汕頭市於三十五年調查戶數人口及總數計共二〇一，一五九，潮汕各縣淪陷初期內地人民紛紛搬遷往汕市避難於三十九年四月一度曾增加至二八三，五三七人。現僅存一七一，〇三六人。

（七）各縣人口因遭中共殖害、移徙，屠殺以澄海縣樟林，蓮中兩鄉人口遞減最鉅，佔全部百份之四十至四十五。

（八）三十五年各調查表內於鄉鎮欄有未填註戶數人口及總數者，係廣東省第五區行政專員公署未據各該鄉呈報。

（九）中共以保持軍事上秘密爲理由，對各鄉男丁女口數字向不公佈。

（十）照三十五年廣東省第五區專署據各縣呈報人口，除大埔豐順不列於統計表外，總數共四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九人，按中共潮汕專署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所公佈數目爲三百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二十五人。相差竟達一百一十萬五千四百九十四人之鉅；除少數

因不堪中共迫害逃亡海外外，其餘那些人的下落，讀者心裡明白，毋須作者多贅。

（十一）表內所列各縣鄉鎮有戶數相同而人口差額甚大，或戶少人多，戶多人少者，揆其原因，厥爲中共實施「退租退押、清霸肅特」時，凡被指爲「地主」、「特戶」、「惡霸」眷屬均被驅逐遷徙，其本人之戶籍雖被註銷，惟原戶仍無變動，故形成戶多人少狀態。至於造成戶少人多之原因，蓋由共幹宣傳按口授田或按丁配給土地，一般農民因而四出覓取螟蛉，冀多分田畝，故戶數與人口比率相差甚大。

亞洲出版社即將出版新書

類別	書名	作者	定價
文學創作	鴕鳥	林適存著	港幣二元
專題研究	中共財政解剖	何雨文著	港幣二元二角
翻譯名著	隔牆有耳	田義仁神父著 李潘郁譯	港幣二元五角
報告文學	陝北奴工營	蘇偉楨著	港幣二元二角
	回向人道	前紅軍司令員 孟伯謙著	港幣二元五角
	飛越三大洲	蘇源昌著	港幣二元
	潮汕淪陷三年	蔡慕華著	港幣二元
連環圖畫	突擊南日島	蔡漢生繪	港幣六角
	烏龍王靠攏記	雷雨田繪	上集港幣八角 下集港幣八角
	烏龍王獻妻記	雷雨田繪	港幣八角



潮汕淪陷三年

全一冊基本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著者：蔡慕華
出版者 亞洲出版社
發行者 亞洲出版社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
印刷者 田風印刷廠
高士打道二二一號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初版



基價

田風印刷廠承印
香港高士打道二二一號